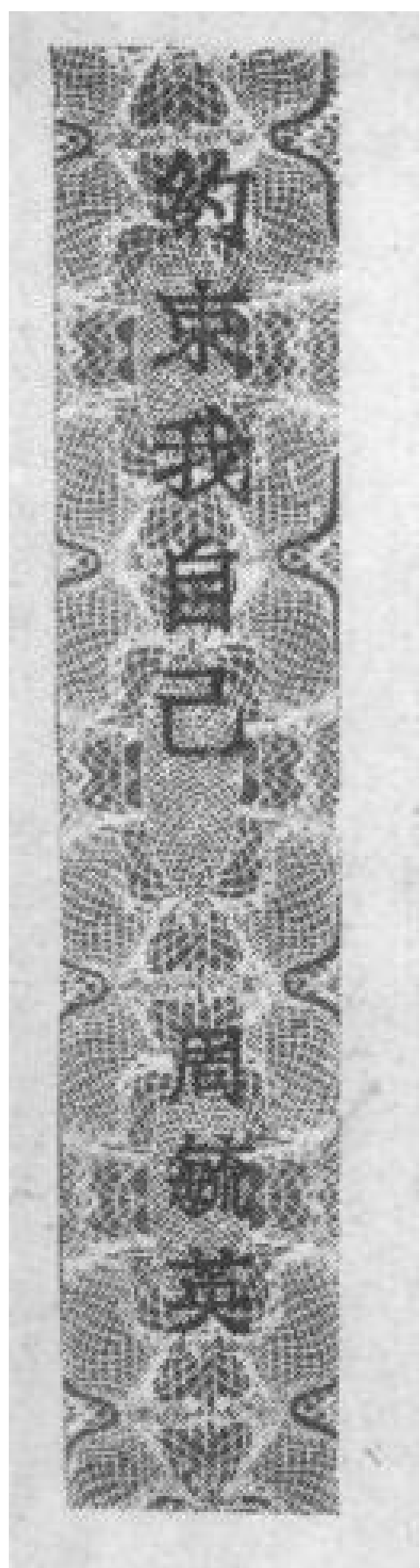


隨筆



一

二十年前寫稿子，常常愛寫身邊瑣事，後來便漸漸的轉換過來，自己的事情很少寫。近十年來，稿子雖仍寫得很多，自己的事情簡直不寫了。沒有社會意義和積極作用的文字，無病呻吟，自己白費氣力，也給看的人討厭。所以我覺得近年來的不寫身邊瑣事是一種進步，很抱樂觀。

身邊瑣事有的人寫來很有價值，文壇上亦很風行，但我却怕犯「自我宣傳」和「賣老牌子」的毛病，不免有所怯懼而不敢寫。個人在組織和社會中的存在，雖不必自卑為「滄海之一粟」，大不了是機器上的一個件頭，必須和全部機件裝配起來纔能發出力量，拆散開來便毫無用處。為自己宣傳而寫自傳自述之類，當時或很得意，過後却會覺得沒有意思，

是浪費。

去年夏天熱到華氏表一百二十度，生活不安定，飲食沒有辦法，連害了兩次痢疾。在第二次好起來的時候，考慮着自己的生活基礎，當然應該節儉，但衛生上也不能不有個防禦辦法，否則第三次再吃了什麼不潔淨的食物害起痢疾或其他毛病來，雖不說死，吃苦和多花醫藥費用也犯不着，睡在床上苦心焦思的結果便決定夏天吃素。可是這一吃素就多了事情，朋友們不懂我為什麼吃素

傳的色彩，那末見仁見智，要請深深原諒了。

二

我吃素的中心目的是在約束我自己，其餘的目的也許很多，但有的我自己不好意思說，有的說出來人家決不相信，或是覺得很平凡的。譬如說世界浸沉在戰禍中，生命財產犧牲的太多，而時期還將延長，我便以吃素來祈禱和平，我自己或有此宏願，人家却不信我有那麼偉大。又我是佛教徒，吃起素來就離不了佛徒的規模，有個至好朋友勸我吃「心素」，出外應酬把葷亦當素吃，這是個通融主義的辦法，如果葷素可通融，善惡亦可通融。中國吃通融的苦頭已經不小，「心素」不敢領教。

中國人的從權辦法可以把葷當素吃，科學上的分析也說明葷素同屬一體，把物質分成原子只有幾十種，若更進而分為電子，就只有原子核，陰電子和陽電子了。生命之謎沒有澈底研究清楚，物質現象如何轉為生命現象，在無可解答之際，宗教的解釋實有不可磨滅的價值。所以宗教在約束人心，我的信仰佛教和吃素便在約束我自己。處目前這個年頭，由

惡向善需要約束，就是自己想求安心，少煩惱，在種種的慾念和性情方面也以多多的自我約束為上策。否則可氣的事情將氣破肚皮，可怕的事情將日夜不安，可貪可愛的將使人發狂，可憎可恨的更使人輕生拼命，簡直一時一刻都活不下了，自己不好好的約束一下，恐怕不自殺便要殺人，或者被惡勢力所征服，墮落下去了。

我信佛是很早的，自從幼年有知識的時候起就覺得佛可尊敬，而城隍廟中道教的神就覺得太煩囂，太世俗化了。民國十七年在漕河涇監獄裏的時候，纔對印元老和尚磕了無數的頭，跪在地上唸皈依的經典，老和尚給了我一個法名。生活奔波，此後就再沒見過老和尚。戰爭中，偶爾在報紙上見到老和尚的消息，接着老和尚死了，沒機會再見，也沒去看他焚化，我只算是個最不肯的徒弟，野性未脫，老和尚不會再來降服我，「印光文鈔」也少機會和時間去讀。但我想我需要約束，別人不會來約束我，於是我自己來約束我自己，吃素是一種約束，是佛徒的一種活的儀式，乘着天熱魚肉貴，吃素很好啊！父親在那一年死的也忘記了，我做人家的兒子

也不肯，但記得他的忌日是陰歷八月初一，那末為他老人家多活幾天也好，這真像老太婆吃素，但吃素要像老太婆，那纔真有約束的功效。

三

一個人需要自己約束自己，這是修養的最大原則，也是宗教對於人世的最高價值。能自治的人纔能治人，不能自治的人便一定受治於人，宗教家本是治人者，但後來因為遠離現實，流為空想，這纔把治人的責任移到政治家手裏去，而真正偉大的政治家也仍能得到宗教的幫助。

宗教約束你的心靈，道德約束你的生活，政治則要約束你的活動，約束你的工作，一個人必須把握這三重約束，纔能確實的自己約束自己，也纔能享受到幸福和自由。否則野心未脫，心無所主，即使世界的人都死光了，讓他佔有了一切的空间與時間，或讓他做了秦始皇拿破崙，他還是覺得不自由不痛快，還是歇斯里的對世界生氣，對其他的一切生氣，自己是莫明其妙地不滿足，他人却視之為瘋狂，視之為發神經病。

孟子主張「養吾浩然之氣」

，這是培植正氣的說法。但要發揮正氣，先要掃除邪氣怪氣，而邪氣怪氣的掃除便要注意約束。所謂約束的話，開始是被動的約束，後來則漸漸的養成了自動的約束，一個人能夠做到自動的約束，做人便成功了。換句話說，就是做人的出發點，在惡的方面要「約束我自己」，在善的方面便是「養吾浩然之氣」，自己約束得住，便自然有一種浩然之氣，可以正大光明地做人。文天祥作正氣歌，正是肅清了一切邪念

惡念，在惡的方面約束得住，把持得住，不為威脅，不為利誘，不為權勢所動，在善的方面發揮得開，可以做一代的大忠臣。

人莫重於自信，總覺得自己是好的，可是我覺得自己惡的方面仍是難免，雖然今天比昨天好了一點，但也留了若干後悔的事情。過是改了，處境也越困難了，爲了保持正氣，養吾浩然之氣，越加需要約束我自己，吃素便是約束我自己的方法之一種。



「你們猜Sunkist賣到多少錢一打？」

在一次茶話會上突然有一位朋友提出了這樣一句問話。從這句話的語氣看來，自然是暗示着這種水果的不便宜，於是

我猜說：「大約總要兩百塊錢一打吧？」

朋友把頭搖了搖，嘴角有一絲微笑。像是說：你沒見過市面呢！

立刻有一位「派頭奇大」的先生接着說：「恐怕兩百塊錢祇能買到一只！」

這真是驚人的語氣。而事實

上那位問話的朋友又笑了笑：「差得遠呢！——一打真正的美國橘子要賣到一萬六千元。」

座中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把這當作神話，但是朋友說：「我知道確實有人願意出了這麼大的價錢買Sunkist，居然也有人找到了這樣的奇貨來賣給他。」

花一千三百三十三元三去買一只並不含有鮮汁的水菓的人，決不會承認自己是「瘋生」。相反的，他祇會罵那些吃不起這種橘子或是聽到這價錢便伸舌頭的是「起碼人」。

吃了這樣貴重的橘子對於人

體究竟有多少補益，我不敢說；咱們中國出產的橘子是否絕對不能上口而必需要用黃金國出產的黃金橘來替代，我也不敢說。不過我很想分析一下拿一萬六千元買一打Sunkist的人的心理。

人們都有一種自大的心理。不獨自己心裏是這麼的感覺到，並且還希望別人能代他們感覺到。因此，許多人不用種種方法表現自大，同時也讓別人知道他們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物。

可是有些人表現自大的方法是相當愚笨的——雖然在他們看來是求勝心所慫恿，在無辦法當中想出最好的方法。一個學童的成績考得很壞，他故意破壞公物，讓記過的條子上有他的大名高懸在佈告欄裏，使全校知道有他這樣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一位心理學教授告訴我們，有人存心犯罪，目的要使全國的報紙上都載有他的名字。他這個理想終於實現了，自以爲是光榮，是愉快。

二天這消息給傳開，名氣也就更大了，地位也就更高了。至於躺在醫院裏的究竟是哼曲子，和女護士撩天，或是寫些自我宣傳的妙文都不礙事。到底說你裝病的人並不多。再有，就是說自己遺失了價值幾十萬的鑽戒鑽鐲之類的東西。能丟得起這樣貴重的東西，其本人身份之偉大則可想而知了！就小事而言：例如香煙吸了半寸就丟掉，從三等車廂裏擠到頭等車廂裏，（有時頭等車廂並不比三等鬆暢）看京戲祇看最後的半齣等等，都是表現自大的方法。

有人跑起路來，匆匆忙忙，見了人說一句話就走，表示他時間的寶貴。有人接着一束外來的信件，說這些信件真害人，其實是說：你們瞧我多了不起！有人與人談話，眼睛斜視着別處，嘴唇闔得緊緊的，在喉管裏輕輕的哼兩聲，以示他不屑和人家多談。有人處處顯着嚴肅，不和人親近，讓人家知道他的尊嚴。有人說話愛提到他的朋友某某要人並且決不稱某某先生，總是說「老X」或單呼這人的名字，表示與自己關係之深，用來襯托自己地位的高大，正好像用黃豆粉做的藥丸，外面必須配以精巧的瓶盒，讓別人把它視作珍品一樣。

在了一本小冊上我發現有這麼一段記載：「有一個五十六歲的癡狂老頭子，能說他是七十九歲，他的妻子曾經生了四對雙生子，他有五百六十五位本家，其中七十五位是他的兄弟，三百七十五位是他的姊妹，他有三百個祖父，七百個祖母，允許給他的侍從每人一千五百萬萬的金洋，他相信他擁有數千萬股票，廣大地產，他的一切行動都覺得是在一個極大極好的世界裏……」這都是因爲他覺得自大。

這樣，我們便可以明白爲什麼有人情願花一千三百三十三元三吃一只小小的橘子。

有人說買這樣的橘子的人，不一定自己要吃這東西，他不過是把它當作古董送人罷了。他之所以要這麼做，是希望接受禮物的人能體念到他的一番苦心，物以希爲貴，即使不是吃，擺在客堂裏做裝飾於主人也可以增加不少的面子。主人有了光彩，說不定在什麼地方稍微幫助他一點忙，他便可以得到比一打Sunkist的代價多十倍或百倍的收穫。這樣看來，花一千三百卅元三去換一只橘子可並不貴，並不貴！

如果你明瞭了一般人的自大的心理，然後再把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表現這種心理的方式參考一下，一定覺得非常有趣。爲了要使觀衆對你特別注意，在舞台上不妨多暈倒幾次，第

（3）

（3）

節尾職業感

真意平

總在想要有一個事情做，已記不起這個想頭開始自什麼時候。可是更那樣想的是在去年的年底，因為在那時，到現在的還記得很清楚，嘗去看過A，總在以爲，也記不起從什麼時候起，能從他獲得一個可做的事情的。可是A並沒有看到，在去年的年底。於是一直在想再去看他一次，却一直沒有再去。

實在怕去看人，尤其想要從他獲得一個事情做的。

於是一直在想要有事情做的情境中吃力又吃力地拖延着無事情做的日子。

而終於來了無法再拖延過去的這個節期——端陽。節期是被有些人稱做節期的，想不到這抽象的關會真像是一個具體的關似地站立在前面。看到無法若無其事地走過它，只有逼着自己再去。看一次A，既然在以為能從他獲得一個事情，而事情正可作爲這關，以及隨後來的同樣的關，的過關證。

可是不管自己着想着怎樣周密，在去看他的時間上，以及地點上，到頭來還是像去年

的年底一樣，A並沒有看到

自己要做事情，却要去看人，這原不是一件可說得上近情合理的事情；並不是一件近情合理的事情也着——甚至逼——已去做，這實在要活得太不顧一切了。

同時也不由不想起有那樣多的人所在做的事情不曉得是怎樣得來的。

在街道上有那樣的人在他們的手裏不曉得是不是都有一個以至幾個事情，或者也是連一個都沒有，而且也是才去看人，看着而終至落到了這街道上。

先坐了一段路黃包車，到了一個叫得出地名的地方停下來。

在這曾經相識而現在已變得陌生的街道上緩步着，也自有一種情趣，感想，無論經的或者緯的，一個都沒有。或者零零碎碎的跳東跳西的想頭有人就叫做感想，可是就是零碎而雜亂的想頭也並不多。甚至對於這個關的該怎樣過也並不在怎樣顧及。

經過了幾家賭場，而折進了一兩家去看看。在上午就有那樣多的人在賭，這是在今天看到以前所從沒有想像到的。在模糊的意念中所會有的，所謂通宵營業，是賭到天明停止了，等到下午再開始。

而隨後在電車上遇到了一件比較緊張的事情。

因爲今天出門顯然是一個職業獵取者，免得給人有一個是一個書獃子的印象，把一本老是隨帶着的書留在家裏沒有帶

未經檢查

柳雨生

我不願意說我過去沒有編過雜誌，因爲，我曾經編過幾種很特別的刊物。如學校的校刊之類，是其一；報紙上面的週刊，也是其一；還有，定期發行的月刊，也是其一。最早編的，自然是校刊，專門給同學看的。

大約是民國十八年罷！我在上海崑山路的東吳大學附屬第二中學唸書。校內有一個期刊，叫做「學籟」，我曾經「榮任」過一次編輯羣中的一人，但是我並不是主編。其內負責的人，頗多後來有點名氣的，記憶所及，如袁家萊君，後來

，而把原夾在書裏的幾張十元票，五元票，一元票，以及零星的角票，都塞在上衣的外面的一只口袋裏。而結果，這全部的財產都給人摸了去。這不由不使自己皺了皺眉頭，想一個人自以爲在各方面都想着想得很周到，或者正由此顯露着或一方面的忽略。

這倒有些像是一個感想。或者自己的一副心定神泰的樣子，不會僅僅是表面的——自己終於有些懷疑自己。

他的名字叫做袁牧之，是很享名的戲劇家了。蔣蔭恩君，後來似在北方唸書（燕京大學），近年聽說任桂林的大公報總編輯，桂林版的開辦，聽說他很有功績。在當時，是除了袁君之外，沒有人在社會上已經有一點聲譽的。袁君呢，辛酉劇社却早已轟動劇壇了。

「學籟」印得厚厚的，內容很難。我總記得蔣蔭恩寫的都是一些過舊曆新年在馬路上閒逛看女人，或是描寫娼門女人的苦況。在他的文章內，娼門叫做「堂子」，我是初到上海的外省人，「堂子」的名字先是

不懂的。我祇知道筆記中清代故俗有「萬歷媽媽，堂子祭祀」一類的故事，誰知「堂子」二字在江浙人上口音之間的意思却大不相同呢？孤陋寡聞，我真是。

我在級中發起自己印一種週刊，名字叫做「鴻聲」。內容的惡劣，正與名字的不典成了正比例。它是在外間鉛印的，大概是北四川路崑山路口的四達橡皮印刷公司罷。每期排費大洋肆圓，我出二圓，其餘二圓由同學二三人負擔。我的筆名叫做「林拂」，什麼用意，至今也記不起來了。第一期出版，是清晨四點鐘我由滬西乘洋車趕到虹口去拿的，祇印四百份，分贈同學。

第二天早晨晨會，我竟被孫校長公開的訓誡一頓，因爲我們編的刊物，未經校方當局的檢查！

好在，我們的刊物是完全「清白」的。小說，校聞之類而已，連論文也沒有。然而，毛病就出在「校聞」上，好像有一條是：「昨日飯堂的搶飯潮」。

三十二年六月，記於存仁堂。

破襪子

陶泰

足上穿了雙絨襪，天初熱，就感想足趾裏熱氣騰騰地不好受，決定下了班，回家以後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把絨襪脫去，去換上一雙紗或絲襪。

一進房，就請妻給我一雙薄襪，自己坐到床邊，脫去了鞋子。出現在我眼底的是一只自己的大足趾，露出在深灰色的絨襪頭上。我覺得有些寒酸，很快地把那隻襪子脫去，恢復了我足的本來面目。我舞動了一下我的足趾。

文

「多自由呀！」我這樣想。「這是我的足，但是爲什麼要穿上一雙人家代我做好的襪子呢！」

立刻，我就代我的另一只尚未脫去鞋子的足難過起來，「快一點把鞋子脫去吧」，動作和思想同時進行，立刻我的另一只足也恢復了自由。

(5)

呈現在自己眼前的是一雙白哲的足，我用我的手撫摸了一下。我開始驚奇了，我的手，我的足，同屬於一個身體，可是色彩爲什麼這樣的大不相同呢？足是白哲的，說得怕羞一點，它還帶上一些「嫩」，

然而手呢？完全兩樣了，粗，老，什麼醜的形容詞都可以放上去。

但是我很清楚，我很正義地替我的手辯護，它曾經做過許多事，寫過很多的字，餵飽了我的口，可是足呢？它除了走路之外，它幫了我什麼呢？我代我的足慚愧，我想也許這是因爲它太養尊處優的關係吧，整天的穿在襪和鞋裏忘去了去和手競爭了。

於是，我拿起了那雙深灰色的絨襪，細細地看，細細地看。我好像要從那雙襪子上看出它的魔力。

可是我沒有做到這一步，我看見的是一個一個補釘，和那個處在襪端上的大窟窿。

這雙襪子，我購買了好幾年了，它是在前年冬天破的，可是我不忍把它拋棄，我請妻替我打一個補釘，到去年冬天，它更破得不堪了。實際上我的破襪很多，它不過是其中一雙吧了，可是因爲質地方面，它比較最柔軟，穿了似乎比其他幾雙來得溫暖舒服，所以我常常把它穿在足上。妻也知道我

最喜歡這雙襪，所以儘可能地把這雙襪子補救。到今春，這雙襪子簡直是每穿一次，必破一次，妻補得有些不耐煩了，我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啓口，所以曾經把它擱在抽屜裏好久。

那天爲了前幾天下雨，襪子都掛在竹竿上晾；無法，打開了抽屜，在一大堆破襪子堆裏，還是挑中了這一雙。大足趾是露出來了，可是外面還有一雙鞋子可以掩飾，足跟上沒有窟窿，尚可掩人耳目，於是又穿上了。雖是破襪，補釘處處，可是它還能使我滿意。

我懷疑地對這雙破襪看，我覺得自己太慳了，爲什麼一定要留戀這一雙襪子呢？是它的質地嗎？不，它的原來的質地已經剩得很可憐了，代替它的都是些碎布，絨線，七零八落地連在一起，它那裏還有可愛的地方？

「如果我再不把它拋棄，我實在太辜負我的足了！」我這樣想。我怪我的足太養尊處優，然而穿在這樣一雙襪子內的足，怎麼會養尊處優呢？我開始覺得有些愧對雙足了。我應該把這些破襪子拋走，另外買新的了。妻曾經這樣對我提議過，她

說：「你的破襪太多了，整個的抽屜全是破襪。門外常常有收買舊襪的人，我們可以把這些賣去，把兌來的錢，買幾雙新的。」

她常常對我這樣提議，可是我不置可否，她也就沒有做。妻把薄襪送到了我的前面，是一雙短統的絲襪，這又是一雙我很喜歡的破襪子。我拿了襪子，對妻看了一眼，她笑了。

我不好意思再把襪子穿上去。我把它放在一旁，對妻說：「明天再有收買破襪子的人來，你把這些全賣了吧！我要穿新襪子了！我不能再穿破襪子了！」

「爲什麼？」妻問。問得很怪。好像在譏笑我覺悟得太遲了。我並不因此生氣，我心平氣和地和她討論將來：——「你想可以賣幾個錢？」我問。

「我不知道。」
「把賣來的錢去買新襪，有幾雙可以買？」
「我也不知道，不過價錢最近貴得怕人，前天……」
我怕妻會再說下去。自己插入了句怪論——「其實，不穿襪子也可以。」我對着自己

的一雙赤足，一面欣賞，一面說。

「女人可以，男人不穿襪子像什麼呢？」妻在怪我太沒有智識了。

於是我又沈入苦思。男人不穿襪子像什麼呢？難道不像人嗎？我奇怪是誰發明穿襪子的？我要問他：「穿了襪子究竟有些什麼益處？」

習慣，一切都是習慣造成的！自己的足爲什麼要穿上人家代你做好的襪子？

我心裏惱了。我恨襪，我更恨做襪的人，我誓言不進襪廠，不走近賣襪的櫃台！

我對着我的一雙赤足，痴痴地看，痴痴地想。

窗外吹進一陣晚風，足趾上有些涼，我對拋在床上的短統的絲襪望了一望。我的氣平了，我拿過了那雙破絲襪，穿上了陰冷的足。

「可憐的足！它連這一點風都受不住了！穿上破襪子吧！」我輕輕地唸着。我爲我的足惋惜。

「我何必拋棄破襪子呢？」我又這樣想。



論中國統制經濟

中央儲備銀行
顧問

木村增太郎

統制經濟是由於戰時經濟和世界需要而出現的。縱使世界戰爭不爆發，以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恐慌爲契機，資本主義經濟，也不能不採行統制經濟，以打開其陷於窮途的情勢。這種情勢由於今次世界戰爭，愈加嚴重，終於促進了戰時統制經濟的推行。因此，在戰爭下，固不待言，即就世界的一般情勢上說，深信資本主義經濟應該轉向於統制經濟。

甚至許多人力言：像中國那樣站在自由主義經濟上面的經濟情態，要轉向於統制，是極爲困難的，也許是不可能的。然而中國在過去雖沒有站在政治上的經濟，但在社會的統制之下，可說比任何一國都發達。本來中國的經濟自昔時至近年止，都是政治和經濟分離着，這一點是中國經濟的特徵。如同中國有一「政治委託於官，經濟屬於民」的話一樣，政治和經濟是分離的。這是在世界任何一國也見不到的特色。這就是說，經濟都由人民建立秩序，並加以運用，毫無受到國家政治的支配。這是中國長久的歷史上的經濟實情。這種政治，經濟的分離，隨着民國革命以後國民對國家意識的高揚，遂變成建設近代國家的熱烈要求。同時由於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的樹立，便進到建國以來未曾有的政治中央集權。而由於中央政府的努力，近代國家的形態，便告整備。於是政治和經濟便實行結合了。其明顯的表現，就是民國二十四年的幣制改革，這是中國歷史上劃期的經濟革命。

原來中國自二十年以前雖已進入貨幣經濟，但支配國民日常生活的貨幣，並不是依國家政治力制定的，而是依民間經濟的自治力規定的。由於民國二十四年的幣制改革，「國家政治的制度化」方始實現。換句話說，從前的貨幣，已改爲國幣的形態了。以前的貨幣是以銀的實貨價值爲基礎的，而自貨幣改革以後，則改爲以政府政治力爲基礎的政府管理的通貨了。根據民國二十四年制定的貨幣，要稱爲完全的管理通貨，自然多少有議論的餘地。但依另一方面的見解，也可稱爲一種匯兌通貨。無論如何，法幣的流通價值，是依國家的政治力支配的，這一點可說是管理通貨。就這一點而言，由於幣制改革，可以明白政治和經濟是站在不可分離的關係上的。此時，中國的經濟在某種程度，已置於國家經濟的統制下。如前面所述，中國經濟在歷史上未曾站在政治統制上面，而置於社會統制之下，這是表示「經濟屬於民」本身，是在社會統制之下的。政治力不直接達到民衆，所以民間的經濟自治制度極度的發達，於是國民經濟便在民間的經濟自治，即社會統制上面，整備了自治形態。換句話說，如一切國家一樣，規定國民經濟生活的一切制度——貨幣制度和度量衡制度等——並不是由國家政治力所發動的法律力制定的，而是由社會經濟，自治力制定的。由此看來，一般國民的經濟活動是由中國的社會統制規定的。我以爲世界沒有一個像中國實行過

這樣完全的社會統制。然而其後中國的社會統制，是以個人利益和經營者利益爲中心而施行的，國家的意志絲毫未發動過。這一點是和其他國家的政治統制，異其趣的。如我最初所述，現在的世界經濟本身，既然進到基於國家意志和需要而統制的情態，則對於國民經濟的統制，始終非以國家需要爲基礎不可。這是當然的事。尤其在現今世界的戰時經濟下，基於各個人自由意志的經濟活動，必違反國家的意志和需要，或社會的意志和需要。各個人的經濟活動在現今情態下，必須始終根據和適應國家社會的需要而加以統制，這是不用說明的。我以爲：如果一般中國國民能夠理解這一點，則在多年順應社會統制的中國，一定能夠實行適應和切合時代要求的經濟統制。因之，統制經濟之能否實行，將視一般國民對於時代之覺悟與否而定。

如前面所述，中國在昔時，經濟自治統制極爲發達，所以由於這些自治機關和政府的協力，引導國民於根據國家社會需要的統制經濟，未必是困難的問題。但是，中國舊來的經濟自治機構，自從國民政府中央集權化以來，其性格稍起了變化，加以因此次事變的勃發，而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動輒有發生崩潰的情勢。要挽回這情勢，以謀重建，是目前的急務。業已着手的全國商業統制機構下部的確立，不過是重建的一端而已。在重建途上的經濟自治機構中，由於加入

國家社會的需要，這裏便能夠看見新統制經濟機構的發軔。

這裏欲稍加說明的，就是商業統制總會。這次對華新政策的推進，不但國民政府表示十分好感，並且財界也表示十分好感。這從其後的財界動向看來，也可明白。過去日本的居留地和公共租界，今後將如何處置，現在雖未定，但相信中國財界人士的自治機構要加入。就這意義而言，他們不但歡迎新政策，並且對於日本撤廢治外法權和交還租界的誠意也加以讚揚。日本雖提出近衛三原則，但向來一般中國人還對日本抱着疑惑，根本的消除這疑惑，而解釋日本有誠心誠意，對中國漸漸採取新政策，不能不說是對中國財界人士表示着巨大的效果。

中日事變以來，中國財界人士感到最痛苦的一點，是物資移動受到極度的限制。中國財界人士在經濟上不能充分發揮根據自己創意活動，而且他們多年所經營的事業，也在各方面受到限制。自根據新政策緩和了物資移動限制，以及創設全國商業統制商會以後，這種現狀不但在相當廣範圍內已見其緩和，並且今後他們在自己的意志和計劃之下能夠實行。所以他們都

額手稱慶來歡迎。

這裏成爲問題的就是：中國財界人士對於物資的統制毫無經驗和準備，今後要自己負責來實行。這一點，中國財界人士似乎抱着危懼之念。今後即使實行物資統制，其唯一的方法，就是像現在計劃中以商業統制總會爲中心，組成各個同業公會，以創立其下部機構，然後以這同業公會的自治組織爲基礎，實行統制經濟。這種組織目下正在準備中，尚須許多的時日始能完成。中日事變前，因爲當時的國民政府採取中央集權政策，以剝奪經濟自治機構的勢力，並且同時以工部局爲中心的行政組織，已經整備，發揮同業公會的自治機能之必要性減少等關係，這些自治團體的同業公會的性格，便漸趨稀薄，加之中日事變後，這種指導階級都離散，逃至腹地及其他處，所以這種自治組織，便陷於崩潰的狀態了。因此，今後要重新編成尚需相當的時日和努力。原來同業公會是從經營者自衛的見地來發展的，所以今後要賦以公共性，而爲中心團體的統制總會，也須予以種種的指導。去年無論怎樣的勸誘財界人，結成統制商會，但來參加的並不是殷實的商人，不過是追求一時利益的捐客而已。這

次多年誠實的經營業務的人，都是熱心從事於結成公會的。這不能不說是表示着他們怎樣的理解時代，在自己責任下，和日本協力努力於重建華中經濟。

如果以中國多年訓練的經濟自治統制爲基礎的新統制經濟，發展起來，則在各國未見其例的理想統制經濟機構，便能夠確立。因此，在根本上獲得一般國民的理解，便成爲最必要的條件了。這點是要特別期望指導者階級的奮起和努力的。要完全實行統制經濟，左列三大要素是必須的條件：

- 一，強大的政治力
- 二，得以實行統制經濟機構之組織化
- 三，國民的理解和協力

向來世界任何一國的統制，都由強大的政治力的發動而實行的。如前面所述，因爲在中國代替政治力的強大的自治力存在着，所以自治機關的指導者必須先理解現在的國家社會的需要，而和政府協力，以指導民衆和經營者。於此我們便能期待中國統制經濟的發展。總而言之，民間指導者的覺醒和努力，將成爲中國今後經濟統制上的中心和基礎。這是我力主促進中國指導階級奮起的理由。（保祿譯）

營業種目
醫藥賣藥
醫療器械
度量衡器



股份有
限公司

重松大藥房

代表電話四二三九〇番

上海崑山路一二八號

本埠 廣東路 · 吳淞路
支店 靜安寺路 · 霞飛路

外埠 南京 · 漢口

辦事處 無錫 · 鎮江

談談兒童問題



邵鳴九

六七年前，有人對我這樣說過：社會上許多的大人的事情都辦不了，還有什麼閒情去注意兒童這樣，兒童那樣。我想起這些話來，實在說得太含糊，並且有些強詞奪理，或者有些武斷。我覺得這些話都是廢話，殊不知人類的綿延得百年千年，甚至於萬萬年；追其根源，還不是每個人的推演下去；而在每個人的推演中，必定要經過從童年而到少年，青年，壯年，老年，這是一點不能勉強的。可見人類推演的根基即包括在兒童這一個最寶貴的時期裏。還有宇宙內一切一切的創造和種種未來的希望，無一不是寄託在兒童的肩子上。照這樣說起來，兒童的關係何等密切；兒童的重視，自然不必說了。

我們可以斷定兒童的價值在人類史上已經佔極重要的地位。絕對不是靠文字上的宣傳，更不是少數人說就是，說非就非；現在全地球的人士們也一致認為兒童是未來的主人翁。照本人對於兒童的說法：沒有兒童，就沒有世界，沒有世界，還有什麼人類的存在。至於說到兒童教育，兒童事業等具體問題，本人早就發表過下面二句答案；就是，「兒童教育，是種種教育的基礎，兒童事業，是種種事業的發端。」總括說起來，兒童問題，是如何的嚴重，既不容忽視的，同時更需要急急的倡導，我想全地球的人士們，絕對不會否認吧！

提到兒童這個問題，不是被人看得很輕微，就是被人看得很空洞；我記起十

本人還有更進一步的觀察，兒童一切的問題，自被確定最需要，最急迫的一件事。為什麼到現在，還是進步很慢的

，這個原因，不是倡導者不努力，也不是衆人們的不注意，唯一的理由，就是全世界都忙着應付戰爭的事，短時間沒有精神注意到這個最根本的問題罷了。但是，本人時刻不忘的，就是兒童問題沒有積極的推動起來的以前，本人的注意研究，也決不會受環境絲毫的影響；在沒有普遍的發達前一天，本人更是絕對不會罷休的。本人認為世界的戰爭，總有停止的一日，這一日，就是我們來實行解決兒童問題唯一的好機會。目前兒童問題暫時的受着影響，據本人看來，並不十分要緊，因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沒有停過一天一分鐘；我們還是時時準備着等着有用的機會；免得機會一到，手忙腳亂，說不定那時的工作比現在十倍百倍的增加起來了。此刻，本人還有幾點重要意見發表於下：

「體」的方面：兒童問題，第一件注意，就是這些活潑潑地的小朋友，他們的體格，怎樣把他培養好好的，不要使他們中途夭折；或者是衰弱而多病的，甚而至於壯年的時候，忍不住刻苦耐勞的習慣的，這些缺點，發生的緣故，在在都是我們成人，要如何的為他們擔心，為他們負責去改正才對呢。所以本人就主張解決兒童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兒童身體的健康，這件事情，怎樣下手去做，在本文範圍內研究起來，實在覺得太多太大；現在，祇好舉出一個例子來說一說。譬如兒童進了學校，就算是

一切都有辦法了嗎？以本人常常想到兒童受教育的開始，決不是馬上要求知識，很快的進步；也不是要求做一個斯斯文文的小朋友，這兩種希望，恐怕做父母和做老師的，天天等着要實現的，更依本人指導兒童的辦法，並不如此。要兒童一進校門，第一件工作，不論做老師做父母的，都不要忘記兒童本來的真面目他是如何的活潑可愛，我們實行指導兒童的時候，就要注意他的一舉一動，根據各人的體質和環境，施行着護養得宜；年齡或智力程度較低的，那麼受知識訓練的機會愈少愈妙。反過來說，首先指導的，使兒童游散的機會要特別多，做些有規則的體格訓練，這是最需要的。目的使兒童活潑，一天比一天的進步，身體一天比一天的健康，這些根本辦法，也就是兒童初受教育的唯一成功。

「德」的方面：兒童開始受教育的時候，第二件要注意的，並不是使兒童都一個個學做了呆呆板板的樣子就算是品行好，道德好，這些抽象的名詞，固然好聽；但是，我們想想實實在在的情形，是不是像這種空泛的希望，就有好結果得到呢？本人對於這種根本錯誤的思想，絕對不相信的。因為，指導兒童注意德育的訓練，第一步要養成兒童多些好的習慣，把已經發覺的或者是兒童最容易發現的不良的行為動作，隨時隨地，積極指導兒童去保持好習慣而除去不良的習慣；使他學做好的事情，一天一天的增多，壞的事情，一天一天的減少，這才算訓練兒童德育的好基礎。絕對避免消極的體罰，或者是把一種

文

友

不自然的行動，強迫威脅兒童去學，這樣一來，使好的結果兒童沒有得到，壞的習慣反而學得十足。當老師和做父母們應該覺悟到訓練兒童的方法，不是要兒童多讀些抽象的訓條，多學些莫明其妙的動作，應該注意兒童有好習慣發現的時候馬上實行獎勵；如果，遇到兒童有錯誤的行為，訓練的方法，就是設法使他快快忘記，萬不宜引起他再遇到第二次的機會。等到兒童年齡長大，知識比較有進步些，再一步一步提高訓練兒童德育的目標，品行如何純良，道德如何高尚，這些才使兒童感覺有興趣學習，兒童既有興趣，也就能夠了解德育真正的包括些什麼。我們更應該明白兒童身體不好，要如何達到訓練德育的目的，這是不可能的，結果，益少而害多。訓練德育的程序，是由淺而深，由易而難，更由簡而繁；將來的希望更有把握些。

「智」的方面：兒童在受教育的開始，第三件要注意的，纔論到求知識的問題。但是，一般人所主張的，都是以爲兒童一進校門，就希望各門功課，都要得到八十分九十分，或者希望一定得到優等超等；或者希望早點畢業，設計爲小孩子越級以爲減少受教育的年限，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識，一次學了。這些思想，確是有些錯誤，本人以爲年齡愈小的兒童，或者是身體不大健康的兒童，在這兩種情形之下，都不應該使兒童早受知識的灌輸，因爲指導兒童接受知識上的方法是要根據兒童的生理和心理變化的程序而決定快慢，斷不是勉強強使兒童求知；假如次序顛倒，兒童不但沒有知識求到，而兒童的身體先受其影響，甚至於兒童一生的幸福極大的打擊；這是的確有的事實，並不是藉文字以宣傳出來的。本人還能舉出一個例子以證明這種事實，就是現在許多小朋友進了學校之後，本當按部就班順着次序逐漸求進步，殊不知事實不然，

小孩每日在校所讀的功課，往往日間受到鐘點的限制，老是嫌時間不夠，功課門類又多，而兒童的精力有限，不得不利用晚上的時間拼命補習，結果，兒童雖然得到各門功課的平均分數，勉強都能及格，究竟兒童這種分數，能代表真正的知識嗎？却還是一個問題。但是，兒童的身體，自然一天衰弱一天，這種現象是常有的事。我們爲教育前途着實想想，趕快要想補救的方法，唯一注意兒童身體健康在前，兒童求知識的問題應該在後面。

總括上面的三點意見，是本人認爲整個教育問題，應該根據兒童的生理和心理作出發點；尤其以兒童教育爲種種教育的基礎上着想，更不容抱着懷疑的態度，片面的眼光，還是依着老的說法；以爲教育的程序不外乎是「德」「智」「體」三育，或者說是「智」「德」「體」三育，這兩種說法在現在或將來，對於改革教育進程中，必須大大修正才是。尤其在兒童教育這階段裏，本人絕對主張以「體」字當先；這種事實，就是如何把兒童的體格，逐漸使他健康起來；再進一步爲謀兒童品行的陶冶，知識的誘導，作一個極堅固的根基。本人更肯定的說，兒童沒有好的身體，要談到兒童品行如何好，知識如何好，這是絕對辦不到的。本人不得不在改革教育之前說句武斷的話：不談教育則已，要談教育，非趁早實行「體」「德」「智」三育爲原則不可。至於以兒童教育爲整個教育的基礎，乃更不得不重重的注意實行。這種說法，在以前還沒有人說過，很希望中外的教育同志，一致起來倡導而積極的推進。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百老匯路二一九號
文友總社廣告部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寫真應用 高級美術印刷

上海印刷有限公司

本社
 第二工場 上海蘇州路三十三號A 電話四〇〇三七四五九二四〇一四一
 第三工場 上海華盛路一一〇〇號 電話五一一三七 五一二三一
 漢口工場 上海昆明路四〇五弄三七一四三號 電話五一九七七
 漢口日本租界和平街一一五號 電話二二七九四



「第二國際」的解散與「中共」的突變

蔣 中 俊

第三國際已於五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宣佈解散了，有許多人很驚異，也有許多人以為是反軸心國內在的矛盾或可因此而消除。我個人認為這是沒有什麼可驚異的，這也許是「克里姆宮」赤化世界的預定陰謀之一，至於說此舉是可以變更反軸心國歷史上所不可消滅的內在的矛盾性，不僅是言之過早，而且是太沒有政治常識的判斷！

友 我們知道，所謂第三國際(Third International)是一九一九年組成的，其時正是蘇聯一九一七年共產黨(即波爾塞維克黨)所領導的十月革命成功的二週年，很顯然的，這一帶國際性的組織雖然也有各國共產黨的代表參加，實際上完全是蘇聯共產黨所御用來赤化全世界——擴張斯拉夫民族政治及領土野心的一個工具！這個在蘇聯成立的共產主義的國際組織，其所以名之曰「第三國際」是有一段歷史過程的，即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降，歐洲的學者，為圖世界大同永久和平的實現，反對國家主義而倡

導國際主義，中有馬克思(Karl Marx)其人，除在理論上作有資本論，以後成為共產黨人所舉行的「聖經」外，並在實際行動上聯合各國勞動者組織第一國際。嗣在歐戰發生以前，於一九〇七年萬國社會黨又開大會於斯札得額特(Stuttgart)，通過萬國社會黨在國際戰爭時應盡力使其急速終止的議決，此即所謂第二國際是。及大戰開始，各國社會黨中途變節，均各為其祖國打算而贊成政府的軍事費案，此為第二國際最大的失敗。後至開戰第二年即一九一五年，發現反戰爭社會主義者的國際運動，即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哲姆美爾恆特會議，列寧在此會議中提出「變帝國主義的戰爭為階級戰爭」的口號，未能得多數同意，其後又有侃泰爾會議的召集，在這會議中決定由「和平的社會」進而為「革命的社會主義」，但列寧在此會議中所提出來的另組「第三國際」以代替第二國際的主張仍未獲通過。及至一九一七年斯得戈爾摩會議才更進一步的

有創設新國際的決議，其組織則於一九一九年設在莫斯科，主張直接行動及世界革命，各國極左派的勞動團體和共產黨均加入其中，與大戰時已形破裂戰後復行結合的代表緩進派的國際勞動階級的第二國際(又名黃色國際)於對峙。從上述第三國際成立的歷史上看，在蘇聯共產黨人的眼光中，所謂第三國際是繼承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在社會運動上所負的歷史使命而在現階段來執行國際共產運動的唯一組織，它的根本解散——完全取消它策動世界革命的陰謀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表面上宣告解散而實際上仍暗中繼續其策動世界革命的陰謀，在蘇聯現時的處境及共產黨人一慣的作風，當然做得到，而且唯有如此做才能維持蘇聯(策動世界革命的大本營)的存在，不過這種行動，把英美帝國主義當做「猴子」或「狗熊」而已！

本來在這次歐戰剛爆發的時候，蘇聯的「如意算盤」是掀動這次人類的大廝殺來消耗英法德意諸大國的力量，等到這些國家殺得「可以」的時候，它再策動各國的共產黨掀起勞動階級革命推翻其本國政府而代以「蘇維埃政權」，這樣，不僅她赤化歐洲的毒計成功，且各國都殺得精疲力竭，只有蘇聯雄厚的軍事力量及經濟力量仍屹然未動，照這樣下去，它簡直可以稱霸全世界了！可是「凡事不如人意者恆十之八九」，這一「如意算盤」沒有打通，反惹得來「遍體鱗傷」，不知斯達林午夜捫心，不亦後悔否！

現在以蘇聯消耗已達兩年的蓄力，不堪與集中全歐洲的人力物力的德國繼續硬拚下去，這是眾目所睹，毫無疑義的。然而言和罷戰又是「暫不可能」，它唯一的要求當然只有增加英美物資接濟和速開歐洲第二戰場了。我們在這裏姑且把第二戰場能否開闢的問題丟開不談。即假定英美援助蘇聯一切都不成問題的時候，號稱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英美兩國，至少也應考慮蘇聯在歐洲勝利後是否利於它自己！從一九一七年蘇聯大革命成功之時起直到這次戰爭，第三國際策動英美國內共產黨人擾亂社會，反對其本國政府的苦頭英美資本主義者已吃夠了，在這次戰爭爆發以前蘇聯的無信義，公然拋棄「英法蘇的聯合戰線」的問題不談，而反轉去和德國訂立「互

文

友

不侵略協定」，也使英美政治家「領教」過了！所以英美固然希望把德國的力量打倒，同時也不放心蘇聯打敗德國而稱雄於世，這種矛盾的心理，絕不是什麼蘇聯表面上宣告「解散第三國際」可以消除的，更何況第三國際這次的突然宣佈解散還拖出一條「狐狸尾巴」——即是這次解散未經任何會議形式及未經各國共黨代表簽字，且最後一句話是嚴飭各國共產黨支援作戰，反對法西斯主義，這就是它的「留有下文」！


我總以為共產黨人是最會玩手術的，她以為與人間的一切問題都可用「手段」來解決。「第三國際」的招牌為適應現時的需要，雖然暫時把它「收起」，但是有蘇聯共產黨人在暗中策劃「赤化全世界運動」，其作用亦與「第三國際」的名義存在時不相徑庭！本來所謂「第三國際」的主人翁就是蘇聯共產黨人，其他各國共產黨的代表，只不過是「奴僕」或「配角」而已！自成立迄今，一切主張都是以合乎蘇聯的需要為主，觀其於一九二九年中蘇邊境發生戰事，而第三國際會議決：「號召中國勞動者起而反對本國政府出兵抗蘇：」即可知「第三國際」原不過蘇聯御用以保衛蘇聯侵略他國的機關。至於「解散」，我認為只不過是「臨時」玩花頭的，共產黨的「辯證法」向來是會變的，也許過了這種「需要」以後，它又會藉口各國代表

未簽字表示贊同，而為「適應另一種需要」而予以「恢復」，本來「把戲人人的會耍，各有巧妙不同」。共產黨人向來是不顧信義的，「窮則變，變則通」，在共產黨人看來，這算不了什麼希奇！

從「第三國際」這次的突然宣告取消，我又聯想到我國共產黨徒在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六日的突變是處在奄奄一息的逆境，希望藉此以延長壽命，今日的蘇聯，也是正當被「強敵」打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想藉此以博得英美的歡心，救一救垂死的國運！當民國二十六年「中共」宣佈放棄階級鬥爭，取消紅軍，服從國民政府的時候，有些人都在額手稱慶，以為中國共產運動從此絕跡了！共產黨人真正覺悟了，可是他們的轉變是假的，所有宣告的文件都是騙人的廢話，「紅軍」改為第八路軍不過是名義換了，組織仍舊，人事未改，表面上揚言服從國民政府，實際上到處反對國民政府，「蘇維埃政府」雖改為「邊區政府」，但仍然自立系統，自頒政綱，自委官員，自發紙幣……，這種與渝方的「國民政府」分庭抗禮的行爲，與她「蘇維政府時代」毫無區別！所以我們可埃

以說「中共」二十六年的突然宣告「變質」，不是中國共禍的結束，而是共禍的擴大；這一幕騙人毒計的成功，奠定了「中共」今日到處「活躍」的「根基」，挽救了「中共」及其軍隊當日奄奄一息垂死的生命，不過我們整千成萬的民衆便因此而要續受無窮的禍害了，我們無數英勇戰士們在綿延十年的勦共戰爭所流的血都已成爲白流的，寫到這裏，又深恨「吾家介石」太爲逞私而不顧國家民族的前途了！

中國共產黨人對理論的認識和對於策略決定的深謀遠慮雖不及蘇聯共產黨徒，然其狡詐善變，不顧信義，則真是好像「一個娘肚子出來的」。「噉哈差別」。所以我堅決的認爲這次第三國際的宣佈解散，在共產黨人的策略上是等於民國二十六年中國共產黨的宣佈放棄蘇維埃運動和階級鬥爭。她們的宣告第三國際的解散，不是國際共產運動的結束，而是國際共產運動的擴大，從名義上的解散，便能換得來英美積極的接濟，在已逼近「死亡線上」的蘇聯看來，是異常得當而必須的。寄語羅斯福邱吉爾不要再踏上「吾家介石將軍」的覆轍，否則，你們的被蘇聯共產黨人玩弄在手掌之上不打緊，害得我們全世界無辜的老百姓都要飽受「赤色恐怖」的禍害！

營業科目 賣飾負 小裝 卸內請 類室計 物具 織家設		營業科目 業品類 入用貨 輸用雜 一般需類 軍食料
(華名九華公司)		
<h1>白木實業公司</h1>		
上海吳淞路四八六號		
電話代表四二三〇五番		



前清籌辦駐外使館的經過 (上)

楊 鴻 烈

我國從前向來不肯以平等待遇別的國

友 文

家，所以凡外國使臣若不攜帶貢品的固然要禁止入境，即携有貢品的也不許常來，至於自動的派遣使臣駐劄外國那更是成爲所謂「祖宗制度絕所未聞」的事。在乾隆帝時英使遠來覲見之後，荷蘭也派使團來華，其中有一個歷史家叫做萬勃安 Van Braun 的會說：「在華人的腦裏假若會有派遣一使臣到外國去的觀念，那真算是一樁奇跡出現了。」

以除邦國之慝」。又說：「諸公之臣，相爲國客。」這些話不論其是否即爲事實，但距今兩千年以前，春秋列國間有所謂「人質」的名稱，即是把本國的重要人物交與別國作爲擔保，如：魯隱公三年（周平王五十一年）——公曆紀元前七百二十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這是交質式」的一個實例。若祇一方需要保證，就採取所謂「單質式」，如：「宣公十二年，楚克鄭鄭伯以弟子良出質。十四年，鄭使子張代子良爲質。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宋以華元爲質，後使公子圍龜代之」。這種「人質」在歐洲外交史上也未嘗沒有，如公曆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締結的愛克斯拉沙白耳 Aix-la-Chapelle 條約裏還規定着英國允許以兩個重要人物質於法庭，以做退還柏來登 Cape Breton 和加利濱海佔領地的擔保。這種「人質」，據黎庶昌的與莫芷升

書所說：「今之遣使，純是周鄭交質故智」，我們雖不能就附會爲與今日國際間的「駐劄公使」一樣，但很可說其性質多少有點相像。兩漢而後，南北史的本紀裏記載交聘的事件頗爲詳細；唐代麟德二年曾派劉德高赴日本爲通好專使，到宋朝和遼金兩國每歲賀正且賀生辰而外，有「泛使」，（即今日所謂的「專使」），元太祖時亦曾派使到義大利法蘭西等國聘問，然皆事畢即行，不是常駐的性質，所以要追溯「近代性質」的「駐使」的起源，最正確無誤的記載，還是在歐洲的十五世紀的前後，（即當我國明成祖與明孝宗之間），外交通義有說：「自希臘羅馬以迄中古，所謂外交官者，不過特派之官吏而已，非如今日之有常駐外交官也。常駐外交官之萌芽，始於十五世紀之前後，東羅馬帝國覆沒以前，羅馬法王派遣常駐使臣於康斯登丁怒薄爾及巴黎，稱之爲 *on-Aoles on affectariarum* 雖不過宗教上之使臣，實爲今日外交官之起源，當十

五世紀之前後，正世界文化日漸發達，人民之交通日以繁，國家與國家交涉之事亦日以多，常有事之日而始派遣外交官，必至不堪其煩，不如常駐外交官之便，且得以體察外國情事，於是外交官之制度漸爲各國之所承認。此時代之外交中心，以義大利諸邦爲首，如弗洛林司維尼斯羅馬自十三世紀以來，即爲各外交家輩出之邦，我國遲至咸豐八年（公曆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強迫清廷締結天津條約 *Treaty of Tientsin* (1858)，其第三款便有規定：

「大英欽差各等大員及各眷屬可在京師，或長行居住，或能隨時往來，總候奉本國諭旨遵行。……至在京師租賃地基，或房屋，作爲大臣等員公館，大清官員亦宜協同勦辦，雇覓夫役，亦隨其意，毫無阻攔。……」

最可注意的還是同時締結的中法條約，其第二款規定：

「茲兩國幸然後復舊太平，欲垂之永久凡有大佛國特派欽差大臣公使等，予以詔勅前來中國者，或有本國重務辦理，皆准進京僑居，按照大西各國無異。中國大皇帝欲派欽差大臣前往大佛國京師僑居，無不各按品級延接，全獲施恩，照大西各國所派者無異。」

從這條款看來，是當時我國和法國已議及派遣使臣駐劄巴黎了，另據陳文進氏說：「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北京條約定立各國先後派遣使臣駐紮京師以便直接

文

友

交涉。我國因外交上之需要，亦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負責辦理外交事宜。惟於派遣使臣駐節外洋與有約各國辦理交涉一節則當時尚未議及之。按所謂北京條約即咸豐十年所締結的啞咭喇續增條約 Convention of Peking (1860) 其第二款規定『將來大員欽差大員應否在京長住抑或隨時來往，仍照原約（按指天津條約）第三款明文，總候本國諭旨遵行。』

『咸豐八年天津所定之和約，暨遺補之款，除現在所改之款外，即日均應一施行。』是各國派遣使臣駐紮京師乃是根據咸豐八年的天津條約。並不是咸豐十年的北京條約，又我國與法國早就在咸豐八年議及派遣使臣駐節外洋了，陳氏偏說在咸豐十年『尚未議及之，』所以是犯了兩重的錯誤，不過法國雖懲惠清廷遣使駐節巴黎，直到咸豐皇帝『龍馭上賓』的時候，也不會成爲事實，新皇帝同治登極後五年，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纔上奏：

『查自各國換約以來，洋人來往中國，於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國情形，中國未能周知，於辦理外交事件，終虞隔膜。臣等久擬奏請派員前往各國，探其利弊，以期稍識端倪，藉資籌計，惟思由中國特派使臣前赴各國，諸費周章，而禮節一層，尤難置議，是以遲遲未敢請。茲因總稅務司赫德來臣衙門，談及伊現欲乞假回國，如由臣衙門派同文館學生一二名，隨伊

前往英國，一覽該國風土人情，似亦甚便等語，臣等伏思同文館學生內，有前經臣等考取奏請授爲八九品官及留學者，於外國語言文字，均能粗識大概，若令前往該國游歷一番，亦可增廣見聞，有裨學業，且係微言末秩，與奏請特派使臣赴各國通問，體制有間，又與該稅務司同去，亦不涉張皇，似乎流弊尙少，惟該學生等皆在弱冠之年，必須有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庶沿途可資照料，而行抵該國以後，得其指示，亦不致因少不更事，貽笑外邦。茲查有前任山西襄陵縣知縣斌椿，現年六十三歲，係內務府正白旗漢軍善綠管領下人，因病呈請回旗，於咸豐七年在捐輸助賑案內加捐副護軍參領銜，前年五月間經總稅務司赫德延請辦理文案，並伊子筆帖式廣英，襄辦年餘以來，均尚妥洽，擬令臣衙門飭令該員及伊子筆帖式廣英同該學生等與赫德前往，即令其沿途留心，將該國一切山川形勢，風土人情隨時記載，帶回中國，以資印證。……』

這奏文呈上，皇帝御批『依議』。按這次總稅務司赫德 Sir Robert Hart 率領他的漢文秘書斌椿和同文館的幾個學生出洋，他原來的用意本是以『頑固守舊』的清朝，將來總有一天要被強迫派遣使臣駐節外國的，所以不妨藉着他請假回國的機會，攜帶幾個中國官吏到西洋去見習一下，但他始終並非是奉命出使

，所以這幾個人也不過是往歐洲看看那裏的風土人情，回來略爲報告一路的見聞，就算完了此一樁公事。同治五年十一月恭親王等又奏：

『……茲據斌椿等稟稱：『本年正月十九日，東裝起程。二月初七日，由上海搭坐輪船，先抵安南之嘉定省。次由安南到暹羅，由暹羅而至印度，亞丁島蘇耳士，旋過麥西國都，復至阿來三德雅，入地中海至法國，由法國都至英國都。五月十三日，復坐輪船至畢國海口。由畢國至荷蘭、而丹國、瑞國、而俄布韓等國，回抵香港，換船回滬，於九月十八日抵京，計共歷大小九國，往返程途九萬餘里。』臣等查各國換約以來，各使臣住京，並各國人等往來各直省口岸，中國情形約皆諳悉，若中國無人赴外國探探，遇有交涉事件，定虞隔膜，該員等到京時，臣等面加詢問，雖不能畢悉底蘊，其於所歷之國山川形勝，風土人情，尚能筆諸日記，略舉端倪，今將該員斌椿所撰日記一本，抄錄恭呈御覽。』

按斌椿所著乘查筆記有自刻本行世。此外他還著有海國勝遊草天外歸帆草各一卷。和他一起同去而亦有著述留傳下來的僅爲同文館法館學生鑲黃旗漢軍鐵嶺張德彝的航海述奇一書。據外人的記載，如摩斯 H. B. Morse 氏所著中國國際關係論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就有這樣的一段話說：

『（斌椿）他們一行人遊歷遍了倫敦柯本海琴司多克登聖彼得堡布魯塞爾，然後由巴黎回國，本打算上華盛頓的，但後來却又中止，這位斌椿很討厭旅行的麻煩，蒸汽電氣擾亂了他的心境，更看不慣外國男女間『蕩檢逾閑』的瘋風陋俗，赫德於是恍然大悟要中國派遣使臣駐節外洋的運動已告失敗了。』不過平心說來，在斌椿的遊記詩文裏表現他對歐洲各國的印象，不只有十分之一的頑固不化，而且有時還流露着他對西洋文物的熱烈愛慕，惟有他的天外歸帆草裏有中秋差旋寄弟子廉兼寄楊簡侯表弟維雨樓甥四十韻纔發現這樣比較客氣一點的句子：

『潘王知敬客，處處延睇視；詢問大中華，何如外邦修？答以我聖教，所重在書禮。綱常天地經，五倫首孝悌；義利辨最嚴，貪殘衆所鄙。』

我想這也非『由衷之言』，他不過因爲回到中國，保守的空氣極爲濃厚嚴重，稍一不慎，便要使『身首異處』，所以後來那第一次駐英使臣郭嵩燾會說過西洋亦有性理之學一類的話，便掀起絕大風波，鬧得使他的公子們都不能參加科場考試，到處有『漢奸』『賣國賊』的稱呼，何況在比較時代還早一點的同治初年呢？總之，斌椿一行有無多大影響，姑置不論，而清廷在當時對於派遣駐外使臣一事頗認爲『一刻不容緩』，所以在同治六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準備修改天津條約——這是因爲英法國等條約，係

去見習一下，但他始終並非是奉命出使

文

友

咸豐八年五月間議定明年(同治七年)五月即屆十年重修條約之限，覆計本年十二月間即是先期六個月，屆時英國必有照會前來，懇請更議，法國雖未屆限，而相隔年限無多俄美以下各國既皆有一律均霑明文，自亦必一律辦理，換句話說，天津條約是中國賣身契約的具體實現，不平等條約的典型，清廷因當時不懂國際的大勢和法律，纔屈於英法帝國主義「堅船利砲」之下而忍辱簽字——此時恭親王等便把關於條約的內容，擬具條說，命各省將軍督撫南北大臣等預為籌劃，公同商議，「派遣駐外使臣」也列入討論問題範圍之內，如說：「一、議遣使：西洋諸國自立約後，遣使互駐，交相往來，各處皆然，而中國則並無此舉，迭據各使臣來請奏派前往，本衙門以各國至中華，通商傳教，有事可辦，故當遣使，我中國並無赴外國應辦之事，無須遣使駁之；第十餘年來，彼於我之虛實，無不洞悉，我於彼之情偽，一概茫然，兵家知彼知己之謂何？而顧不一慮及且遇有該國使臣倔強任性，不合情理之處，惟有正言折之，而不能向其本國一加責詰，此尤隔閡之大者，顧中國出使外國，其難有二：一則遠涉重洋，人多畏阻，水陸跋涉，寓館用度，費尤不貲，且分駐既多，籌款亦屬不易；一則語言文字，尚未通曉，仍須倚

繙譯，未免為難；况為守兼優，才堪專對者，本難其選，若不得其人，貿然前往，或致狎而見侮，轉足貽羞域外，誤我事機；甚或勉強派遣，至如中行說之為患於漢，尤不可以不慮。……」按當時上自各省將軍總督巡撫，下至舉人生員都各有「一條說」，且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最可注意的還是以下二人：一為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說：「遣使一節，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來，亦屬常事，論者或恐使臣之辱命，或憚費用之浩繁，此皆過慮之詞，似應令中外大臣，留心物色可使絕國人員，儲以待用，不論官階，不定年限，有人則遣，無人則不遣，權仍在我，彼亦斷不至以許而不遣，遂啓兵釁。」一為湖廣總督李鴻章奏說：「議遣使一條……該督迭請之意，固以中國遣使為真心和好，且以富強誇耀於我，使知其輪車電線之利，冀可仿而行之，不為阻撓，然在我實未常無益也；凡遇爭辯疑難之事，該國公使領事有不可情理喻者，使臣得見其君主執政，明相詰責，曲為曉譬，且得援引該國政教法律以為比例，或可排難而解紛，其利一；各國兵制船政軍火器械，精利奇巧，遠過於中土，往來既熟，探蹟索隱，若能深窺其曲折要領，從而學之，歸而求之，我增一長，彼失一恃，足為自強根基，其利二？……」

「一般歐美旅華的人對這兩通奏摺的感想總以為會國藩雖是替清廷削平消滅太平天國的中興功臣的第一人，但可惜他和外國人接觸的機會很少，所以對國際情勢仍然不大明瞭，趕不上他的學生李鴻章，美國前總統格蘭特 Grant 曾稱贊李鴻章是和英國的笛斯拉里 Disraeli 德國的俾斯馬克 Bismarck 並立而成為世界的三大政治家，所以是「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不過關於「遣使」一事，他們師生二人的意見還是「大略相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且不等待這兩個「重臣」的覆文到京，即又着手籌備比上年斌椿等一行規模尤大的「出洋使團」，據同治六年十月恭親王等的奏文說：「……原奏內遣使一節，本係必應舉行之事，止因一時乏人堪膺此選，且中外交際，不無為難之處，是以明知必應舉行，而不敢竟請舉行，尚待各處公商以期事臻妥協，惟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洞悉；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其中隔閡之由，總因彼有使來，我無使往，致遇有該使倔強任性，不合情理之事，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國一加詰責，默為轉移，此臣等所耿耿於心，而無時稍釋者也。美國使臣蒲安臣於咸豐十一年來京，其人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

從前英人李泰國所為，種種不合，蒲安臣曾經協助中國，悉力屏逐，迨後回轉西洋一次。遇有中國不便之事，極肯排難解紛，此時復欲言歸，臣等因其來辭，款留優待，蒲安臣心甚感悅，自言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臣等因遣使出洋，正苦無人，今蒲安臣意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洵非虛妄，臣等遂以送行為名，連日往其館中西洋各國，互相遣使駐紮，不盡本國之人，但使誠信相孚，原無分乎區域，即如臣衙門所設總稅務司赫德，係英國人，辦理各口各國之事，毫無窒礙，亦其明證。臣等公同商酌，用中國人為使，誠不免於為難；用外國人為使，則概不為難。現值修約屆期，但與堅明要約，派令試辦一年，凡於中國有損之事，令其不遽應允，必須知會臣衙門覆准，方可照行。在彼無可擅之權，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見效，即令辭歸，似於駕馭各國之方，不無裨補，臣等於二十三日復向蒲安臣諄切要約，伊已慨然允諾，現在蒲安臣不日啓行，事難從緩，謹將臣等擬辦緣由，恭摺具陳，仰祈乾斷，如蒙俞允，請旨欽派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

中國歷代幣制沿革 (下)

丁福保

(九) 宋

文

宋初錢幣，仍仿唐制，每十錢，重一兩，每一枚重一錢。故宋權同唐，至清仍未變也。太祖建隆元年，鑄宋元通寶，亦作宋通元寶，舊譜作開寶年鑄，非是。

友



(宋 北)

聖宋、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靖康等錢。各錢又有元寶通寶真書、隸書、篆書，小平折二折三，銅鑄鐵鑄之別。故制作之煩，種類之多，無有過於北宋者。北宋錢中當以重和靖康為最貴，以罕見也。北宋錢，近世出土者甚多，動以千萬計，雖皆習見之品，而各錢字體不同，筆畫飄逸，各臻精妙，其神采奕奕，至今猶耐人把玩也。

太宗即位，改用年號鑄錢，文曰，太平通寶。其後每改元必更鑄，淳化至道，更以真行草三體為文。其後則有咸平、景德、祥符、天禧、天聖、明道、景祐

、皇宋、康定、慶曆、至和、嘉祐、治平、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元符、聖宋、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靖康等錢。各錢又有元寶通寶真書、隸書、篆書，小平折二折三，銅鑄鐵鑄之別。故制作之煩，種類之多，無有過於北宋者。北宋錢中當以重和靖康為最貴，以罕見也。北宋錢，近世出土者甚多，動以千萬計，雖皆習見之品，而各錢字體不同，筆畫飄逸，各臻精妙，其神采奕奕，至今猶耐人把玩也。



(牌 鈔 銅 宋 南)

南宋錢則有建炎、紹興、乾道、淳熙、慶元、嘉泰、開禧、嘉定、聖宗(旋讀)寶慶、大宋、紹定、端平、嘉熙、淳祐皇宋(旋讀)開慶、景定、咸淳及臨安府行用之銅鑄牌等。亦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等制，錢背皆鑄年分，自一二年至十餘年不等，考寧宗之世，國勢日蹙，府庫空虛，而銅錢愈少，乃更廣鑄鐵

錢，如慶元、嘉泰、開禧、嘉定等鐵錢是也。而嘉定又有元寶、通寶之寶、重寶、珍寶、永寶、隆寶、泉寶、正寶、真寶、萬寶、興寶、新寶、至寶、封寶等分別，鐵錢類別之多，莫甚于此。是為鐵錢，最盛之時。理宗淳祐之際，又鑄當百錢，蓋斯時外侮日亟，軍用繁多，故特鑄大錢，以救國庫之貧，非得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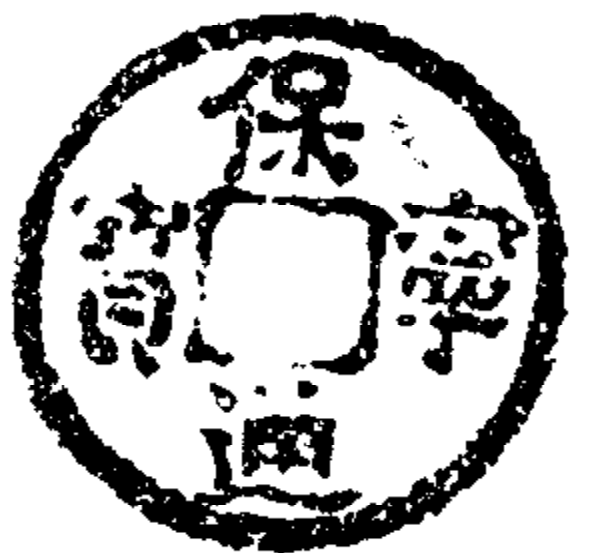


(宋 南)

宋食貨志曰，宋自蔡京始以益州，交會之法，引誘商賈，南度後軍需國用，上下交困，始以其法行於江淮行在，謂之楮幣，嗣後終南宋之世，凡輪納給賞，銅楮並行，而銅錢甚貴，又泄於海船，故南宋錢不及北宋之多。蜀中為鐵錢匯萃之區，南北宋鐵錢，無慮四五百種。自嘉道間，劉燕庭宦蜀，鐵錢為之一顯。同治初鮑子年守夔，鐵錢為之再顯。光緒間饒漢祥龔懷西入蜀，廣購鐵錢，為之三顯。至近歲則藏錢家愈多，其價又日昂矣。

(十) 遼金西夏

史言遼初，每年鑄錢僅五百貫，較諸宋神宗時，歲鑄六百餘萬貫，多寡懸殊，故至今北宋錢尚多，而遼錢則綦少，所以遼錢半可得，半不可得。如天贊應曆、乾亨統和、太平、天感等，不可得也。重熙、清寧、咸雍、大康、大安、



(遼)

宋制。如正隆元寶、大定通寶、泰和通寶、重寶等錢，制作皆精妙。金天會八年，濟南劉豫降金，封為偽帝。僭元阜



(金)

昌，鑄阜昌錢六品、大重寶、次通寶、小元寶、皆有真有篆，制作頗精，其價極昂也。他若西夏建國之初，鑄梵文小平錢，四品，其後則有元德天盛乾祐，天慶皇建，光定等。銅鐵平錢，以元德天慶為最少，而元德尤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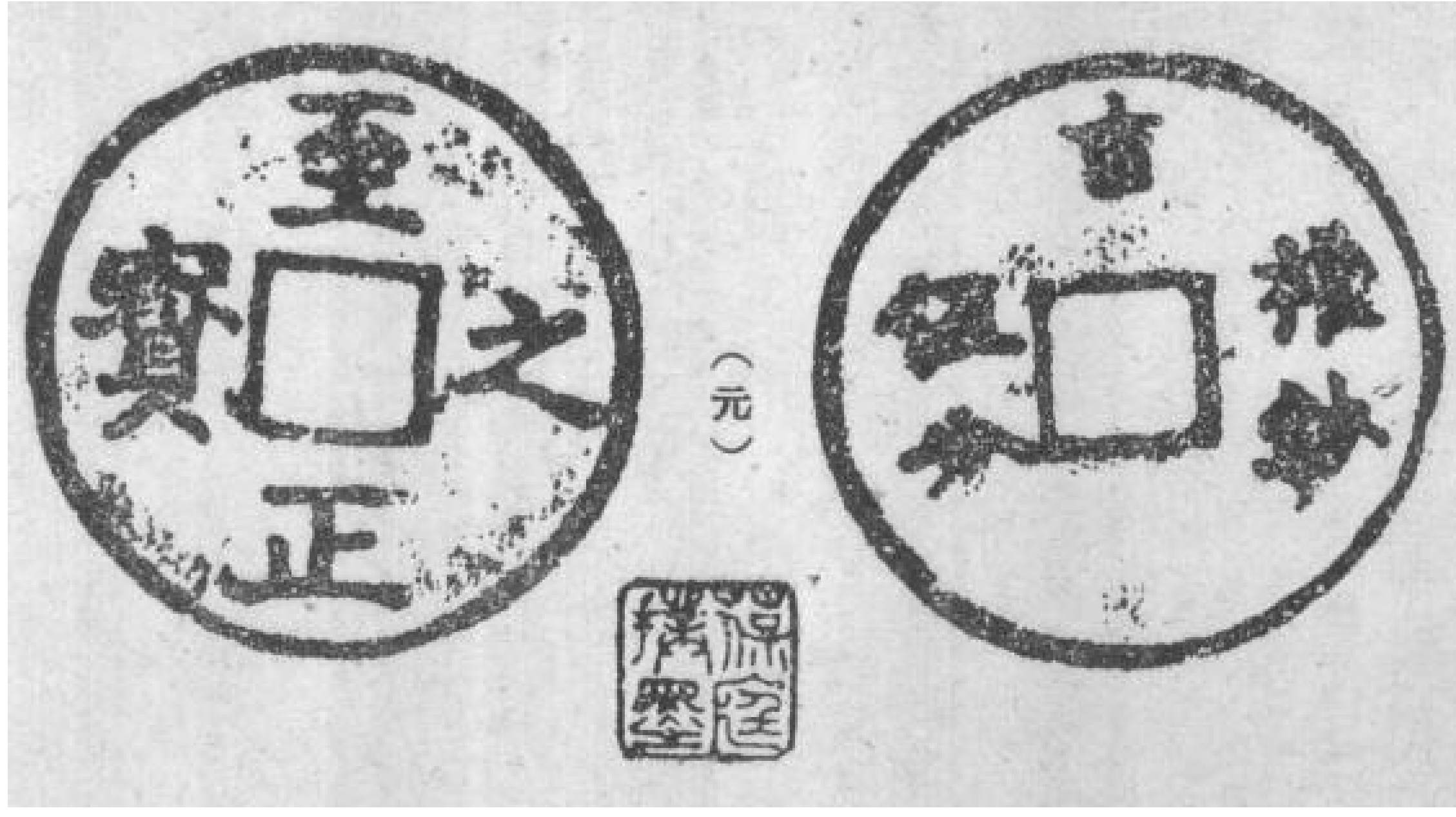
(夏 西)

(十一) 元

元代肇基之初，鑄有大朝通寶，大朝金合二錢。至世祖以後，廢錢而專行鈔票，錢或為供養之用。故元代各泉如元

乾統、天慶、壽昌等，可得也，人率有之。自金滅遼後，適當北宋之季，故金之錢幣制度，悉仿

貞，大德，皇慶延祐至治泰定，致和至順，元統等大小錯出，似以意爲之，皆非正用品。武宗至大三年，鑄至大通寶小平錢，及蒙文大元通寶當十錢。順



帝至正時，鑄有至正通寶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等錢。背皆鑄蒙文，又鑄至正之寶，權鈔錢，有五分一錢壹錢五分貳錢五分伍錢等五種。元末韓林兒鑄龍鳳通寶，徐壽輝鑄天啓通寶，天定通寶；陳友諒鑄大義通寶；張士誠鑄天佑通寶；皆有小平，折二，折三三種。惟天佑錢又有折五一種，其中以龍鳳天啓及

折二天佑爲最貴。

(十二) 明

明太祖起義時，鑄有大中通寶，及即位後，又鑄洪武通寶，皆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等錢。背皆紀地，紀值，紀重。其後世則有永樂、宣德、弘治、嘉靖、隆慶、萬曆、泰昌、天啓、崇禎等錢，明錢自嘉靖而後，文字呆板，制作簡陋，逮



莊烈崇禎之時，流寇紛起，國社將屋，更無論矣。後世偽造者，則有建文、洪熙、正統、成化、正德等錢，皆不足收藏。明末諸蕃，及反寇，亦皆鼓鑄，魯王鑄大明通寶，福王鑄弘光通寶，唐王鑄隆武通寶，永明王鑄永曆通寶，李自成鑄永昌通寶，張獻忠鑄大順通寶，孫可望鑄興朝通寶，吳三桂鑄利用通寶，昭武通寶，三桂之孫，名世璠，鑄洪化通寶，耿精忠鑄裕民通寶，皆有大小數種，亦有作篆文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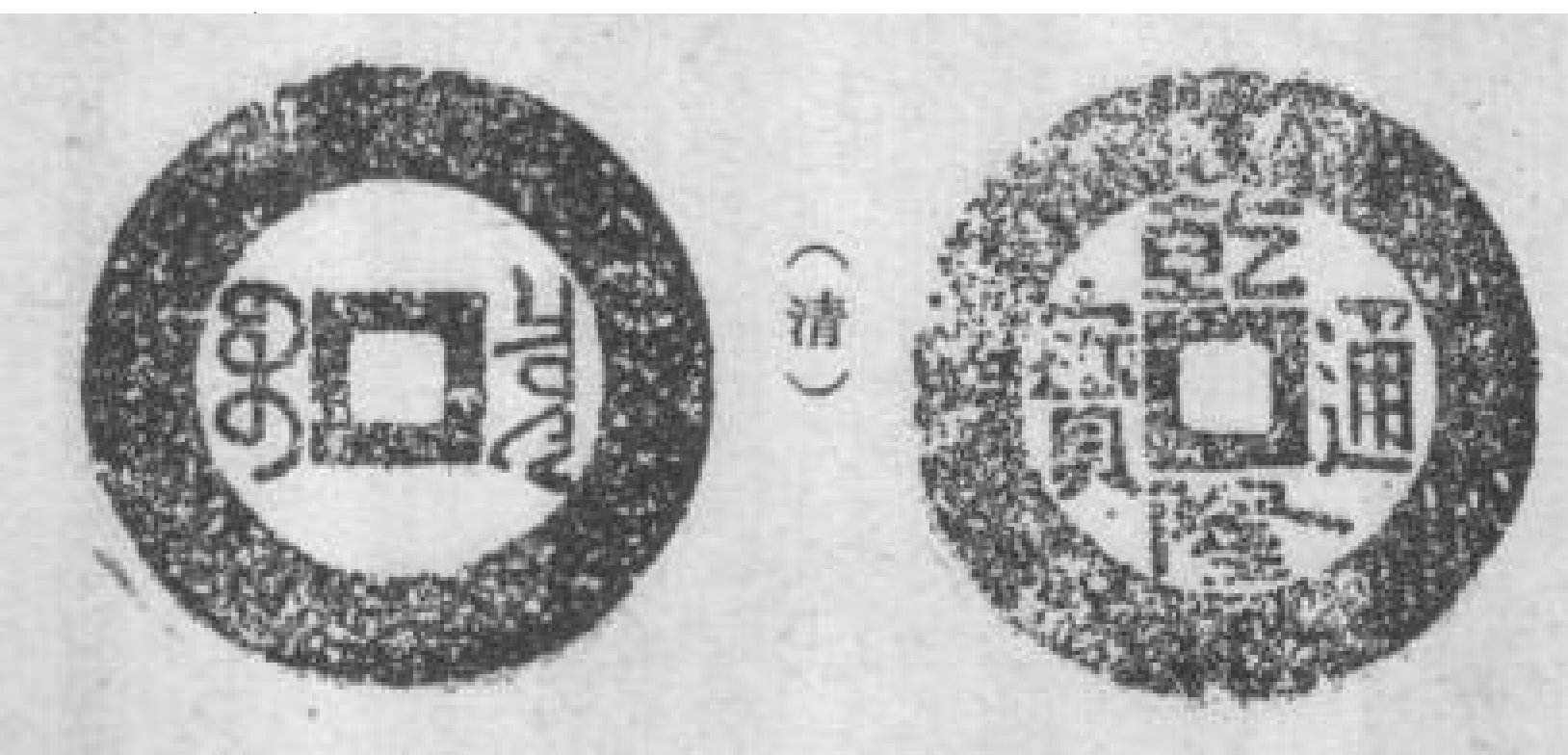
(十三) 清

滿清於未入關前，太祖鑄天命通寶，小平錢，有滿文漢文二種；又鑄滿文當十錢一種。太宗鑄天聰通寶，爲滿文當十錢，迨世祖即位後，一仍明制，鑄順治通寶。其初面用漢文，背無文，其後

背以漢文紀地，又後背文兼用漢文滿文紀地；旋又易爲背，滿文，聖祖鑄康熙錢背以滿文紀工戶二局名，用順治之滿文式，外省各局所鑄，皆用漢漢文式，其漢文有同福臨東江，宜原蘇薊昌，南河寧廣浙，臺桂陝雲漳鞏西等，內以鞏字西字爲最貴。又福局所鑄康熙錢，其背上有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地支中之一字者，其價較鞏字西字錢爲尤貴，若欲十二字完全真不易得。

其後世宗鑄雍正錢，高宗鑄乾隆錢，仁宗鑄嘉慶錢，宣宗鑄道光錢，文宗鑄咸豐錢。咸豐時，洪楊變起，軍需浩繁，錢制紛更，各省皆開爐鼓鑄，等差之多，蔑以復加，有小平，當二、當四、當五、當八、當十、當二十、三十、五十、以至於當百、當二百當五百當千等，又鑄鐵錢，又兼行鈔票，其幣制之紊亂，實爲新莽以來

歷朝所未有也。當時洪秀全鑄太平聖寶，太平天國，平靖通寶，平靖勝寶等錢；又鑄天朝通寶，背永字，皇帝通寶，背聖字，太平通寶，背文字，開元通寶，背武字，將此四錢合而讀之爲，則



爲天朝皇帝，太平開元，永聖文武，此蓋開爐錢之吉語也。此四錢完全者頗貴，迨文宗歿，穆宗嗣位載垣等，輔政改元曰祺祥

錢甚少，又改元同治鑄同治錢，德宗鑄光緒錢，同治光緒皆有當十錢，錢式甚小。清末帝鑄宣統錢，光緒間，時愈後，則錢愈輕小，此乃政府貧弱之徵驗也。又鑄當十銅元，其重量僅值制錢之三枚，其值則當制錢十枚，所以各省競相鼓鑄多至數千種，於是銅元大行，而制錢遂至消滅，此乃幣制上之一變遷也。今則銅元又少，紙幣一元，僅能買銅元一二枚，此五金之所以爲可貴而紙幣之所以日賤也。



(十四) 外國

外國錢甚多，茲限於篇幅，故所收甚儉，朝鮮有海東東國三韓朝鮮長平等錢，日本有和同稱萬年通寶、神功開寶、隆平永寶、富壽神寶、承和昌寶、長年大寶、饒益神寶、貞觀永寶、寬平大寶、寬永通寶等錢，琉球則有大世，世高金圓世寶等錢，安南則太平興寶（背丁）天福鎮寶、大治元寶及通寶、天慶通寶及大寶、大和、天興端慶等，略述一二，不能備也。

(十五) 結論

友 文

余之癖嗜古泉，豈無故哉，亦以古泉之有於今者日益少也。小民或利其銅之厚而磨其銘；或私設爐火而鎔化之，以改鑄銅器而獲厚利；或日夜流轉於市場中販夫婦孺之手；久之則銅質漸薄，日就平夷。又有偶獲一二古泉，朝夕不離於身，久佩衣帶，使色澤盡去，文字模糊，久之則方孔變為橢圓，厚重變為輕薄者，此愛之適以傷之，亦為毀壞之一種，此為燬於民者，泉為歷代通行之寶，自漢迄今，皆新舊兼行，其廢古而專用今者，凡有五次，秦始皇兼並天下，除列國刀布而專用秦半兩錢一也。王莽以劉字為卯金刀，故別鑄新泉，如六泉十布貨布貨泉等，而忌用漢之舊泉，二也。隋文帝盡銷古泉，別鑄五銖白錢，三也。明天啓時，廣置錢局，括古泉，充廢銅，一時古泉銷燬殆盡，四也。清季改鑄當十銅元，其重量不過等於制錢之三枚，於是鑄銅元當局，盡量收買古泉而改鑄之，各省各局，無不大獲其益，而歷代之古泉已去其十之八九，五也。此為燬於官者，除此二者之外，又有沈於水，蝕於土，燬於民居失火，為番舶運載於海外者，每歲不知凡幾。古泉之存於今者，大都皆幸逃以上種種浩劫之所餘，此古泉之所以日少而愈貴也。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唐書王璵傳），所以古人每以錢置瓦器中殉葬，往往至千餘年後而出土，如近人發掘漢陵，得漢五銖泉數百枚，如新出於筮，皆精妙絕倫，余盡數購得之，又有極小之榆莢半兩，剪邊五銖，小五銖，小直百，大

平百錢，安平一百，小孝建四銖等，因其形質過小，皆不易流傳至千餘年後而不壞，幸安置瓦器中，為殉葬之物，居然可以保存至今，此等小泉，余收得甚多，每深幸其雖經浩劫，仍能自全於瓦器之中，而不為泥土所腐蝕也。用是今日幸存之瘞泉，吾人皆宜特加愛惜而保貴之，敬以告世之癖嗜古泉者。

統觀古之錢幣，自攷據上而言，近年頗多進步，如輔幣上所鑄之野譜譯作員丘，近人譯作文具，皆非是，攷今字乃魯（齊之古文）之省文，齊具者即齊城之貨幣也。齊刀面文中之杏字，古人譯作吉字法字寶字皆失之，乃小篆圖字之省文，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圖乃流通之意，非方圓之圓也。節墨刀背文，有闕邦二字，舊譜譯作開邦，亦非是。攷說文此古文闕字，非開字也。安陽刀，舊譜謂齊地無安陽，而不知即史記項羽本紀所載宋義留安陽，四十六日不進者，是也。略舉四條（其詳皆備載於古泉大辭典及拾遺茲不贅述）以概其餘。又考漢之五銖，唐之開通，元寶，輕重適宜，其制最善，故行之最久。其他各朝，不失之太重，即失之太輕，輕則私鑄，重則盜銷，足見立法與行法之難。又國富則幣制統一而不輕改，國貧則屢鑄大錢鐵錢鉛錢，至數十種，朝更夕改，民怨沸騰，若金銀銅鐵鉛等一概缺乏而僅有不兌現之紙幣，則物價日益騰貴，有民不聊生之虞矣。

(完)

，活胃，藥眼篤老，湯將中，丹仁
散効回，補兒海，飴田淺，兒比利
河，膏用百油人萬，丸應奇屋樞，
。兒諾佛爾，酒新新，粉痛止克的

理經總支中

司公亞東



書畫真贋談

(上)

鄭秉珊

目疾初愈，偶閱「古今」陳亨德君的「娛古篇」，講到書畫的真贋，這是一篇有趣味的問題，不揣鄙陋，也寫成此篇小文：

友

中國書畫贋本的充斥，是自古已然的。歷來把鍾繇的「宣示」、「薦季直」兩表，推爲書法真書之祖，所謂「過江十紙」，但很多人疑心在漢魏時還沒有此體，也許是王右軍所偽造。東晉時的王羲之獻之父子，不獨是當時的書法大家，也可說歷代正行草書的標準法式，但其真蹟，在當時已極少。宋齊間有「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之諺，是說羊敬元乃大令的門人，妙有老師的風格，買王而得羊氏的臨本，也算是不差了。

唐人最工搨書，如蘭亭序有歐陽詢褚遂良馮承素湯普徵諸人的臨本，所謂定武蘭亭，便是以歐陽詢臨本上石。紫桃軒又綴云：「唐翰林搨書人劉秦妹臨寫右軍蘭亭及西安帖，張天駿有廝養婢善書，觀者嘖嘖嗟賞，搨書意即摹拓。」所以晉唐名跡，存於世間的都是臨本。宋初刻淳化閣帖十卷，是我國法帖之

祖。（南唐雖有昇元帖，不著名），其選擇模勒，出之侍書王著之手。後來遭蘇黃諸人的掙擊，東坡云：

「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脈，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偽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疏謬。予嘗於秘閣觀墨蹟，皆唐人硬黃上臨本，惟鵝羣一帖似獻之筆。」

閣帖經明清兩代許多人的考證，在羲獻父子數卷中，已真贋參半，其他某帝某帝書，時代還在王氏之前的，無疑的都是贋品了。

世稱「蘇黃天鑒」，以東坡山谷的學問和識力，鑒定真蹟，也僅能知其美惡，而不能定其爲誰人之筆，實在是老實話。米南宮一生致力於書畫，徽宗時任書畫學博士，據其「海岳名言」所載，目觀陳僧智永千字文三本，一是唐粉蠟紙搨本，一是唐楮紙臨本，其一黃麻紙本，也是唐人臨書，且已存半卷。現在

去南宮又八百年，却有智永真草千文墨跡印出，豈非是破天荒的事嗎？南宮又見初唐虞世南的枕臥帖和積時帖，都是唐代雙鉤摹本，惟汝南公主墓誌，纔是真蹟。但又據他的「書史」說：「余臨張直清家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浙中好事者，以爲真，刻石。」所以現在印出的汝南公主墓誌，其真贋也成問題。

以上是書法方面的情形，繪畫方面是怎樣呢？我國繪畫，在唐代以前，最發達的是佛教人物畫，而且是大幅的壁畫，到唐代纔多畫在縑紙上的，但畫上往往不署姓名，或者把姓名寫在樹石的中間，這種風尚，到南宋還是如此，所以鑒定唐宋的繪畫，也只能確定他的時代，而不能確定其作者爲誰。宋趙希鵠洞天清祿云：「古人遠矣，曹不與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目見爲準，固是名言，然米芾畫史云：「今人得佛，則命爲吳，未見真者。唐人以吳集大成，面爲格式，故多似，尤難鑒定，余白首只見四軸真筆也。」又云：「世俗見馬即命爲曹韓章，見牛即命爲韓混戴嵩，甚可笑。」日本帝室博物館藏有水墨山水兩幀，歷來的影本，或題作吳道子筆，或題作傳吳道子筆，最後的一支那名畫寶鑑，纔題爲宋人畫，據我看來，還恐怕是南宋的作品呢。

北宋的李成，是山水畫大家，去米南宮不及百年，但因模彷彿者多，米氏竟欲

作「無李論」。明張應文清秘藏云：「臨摹雙鉤，唐人歐褚，北宋老米，（米芾）皇朝徵仲（文徵明）父子，俱第一手也。臨摹名畫，宋老米第一，子昂（趙孟頫）次之，啓南（沈周）伯虎（唐寅）徵仲又次之，餘俱未得其神。」米芾早年遍臨晉唐名蹟，筆筆有來歷，謂之集字。他常常以臨本試人家的賞鑒力，或調換人家的書畫品爲樂事，可說是書畫作偽的第一大家。書史自記云：「余臨大令法帖一卷，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發帖裝背，以與沈括，一日林希會章惇張詢及余於甘露寺淨名齋，各出書畫，至此帖，余大驚曰：此芾書也，沈勃然曰：某家所收久矣，豈是君書，芾笑曰：豈有變主不得認物耶。余居蘇，與葛藻近居，每見余學臨帖，即收去，遂裝黏作二十餘帖，假名畫記所載印記，作一軸裝背，一日出示，不覺大笑。葛與江都陳史友善，遂贈之，君以爲真，余借不肯出，今在黃材家。」以僞作真，實若拱璧，令人失笑。宋代去今八百年，名家真蹟，流傳也少，翁覃溪云：「米蹟百無一真，坡蹟時一遇之。」米氏生前慣作狡獪，却不料後人即以其道施之於他，可謂報應不爽。

書畫贋品，近代愈多，作僞的方法也愈巧。贋品的來源，一種是當時的名家，應酬太多，不得已叫人代庖，如董其昌的畫，叫趙左珂雪代筆，他的門客吳楚侯，（原名翹，改名易）以能書薦授中書，香元官京師日，往往叫他代筆。王愴甫客劉石庵的家裏，親見劉氏愛姬王

文

氏，替石庵題甲秀堂法帖籤子，可以亂真。劉氏的姬人，有月華春曉四姐諸人，都能書，凡用劉石庵長脚印文的，多是她們代筆，晚年作品，出之閨房者尤多，四姐姓王，或云姓黃。翁文恭日記，載有翁氏見金冬心致朱筠谷手札十餘帖，都是請朱氏替他代筆，又有代筆人楊姓，那麼冬心的代筆，不祇是他的弟子項均了。翁同龢晚年的書法，也有很多是趙石（古泥）代作，這是常人都知的事實，至於王麓臺山水遺蹟，一部份是弟子的作品，他親手寫上自己的名款，鈐上圖章，一部份是弟子畫好，他再加以點染，這種贗品，用什麼方法可以鑒定呢？

友

一種便是專門假造以圖厚利了，最難辨的莫過於及門弟子假冒老師的作品，近代如任伯年陸廉夫等的弟子，有專以仿造老師作品為生活的。還有把近代作品，改為古代作品。近人南京名書家王東培一激研齋筆記云：

「余於庚申辛酉（民國十年）年間，見金冬心畫佛像一區，坐竹林下，六尺紙幅，筆情古逸，的是得意之作。題識名字一行，在紙右邊，三五小販，集資得之，價三百金。有點者曰：當於揚州市上見價，即持去，請揚州老僧作偽，遞裁金款，改題為唐吳道子所作，重加表背，甚精緻，託言舊家藏弄，不肯出示。號召既大，一般好事，莫不欲一見吳道子真蹟，以為賞心。時有桐城人黃世清居留秦淮消息，見之必欲得，予八百金，持付

去，小販色喜，羣相分潤，一時酒饌徵逐，以為吳道子賜給不薄。明年黃北上，矜詡目力，舊都人士，爭相問鼎，有當道施某，予七千金購去。至是乃知揚州老僧為有助於黃世清不淺，小販知之，又懊喪焉。余於近年猶能見冬心裁款紙於某氏廢篋中。」

還有完全假造，而把真的題籤印記嵌裝，以欺人的。如吳修論畫絕句註云：

「高房山春雲曉靄圖立軸，消息錄所載，乾隆間蘇州王月軒以四百金得於平湖高氏，有裱工張姓者，以百金五兩，買側理紙半張，裁而為二，以十金屬覆雲屏臨成二幅，又以十金屬鄭雪橋摹其款印，用清水浸透，實貼於漆几上，俟其乾，再浸再貼，日三十次，凡三月而止，復以白芨煎水蒙於畫上，滋其光潤，余親觀之，墨痕已入肌裏，筆意宛似，惟沉靜之氣少遜，神韻未能化洽耳。先裝一幅，用原畫綾邊上有烟客江村圖記，復取江村題籤，嵌裝於內，畢澗飛適臥病不出房，一見歎賞

，以八百金購之，及病起諦視，雖知之無及矣。又裝第二幅，攜至江西，為陳中丞所得，用價五百金，今其真本，仍在吳門，無過而問之者。」

現在「故宮書畫集」印有此圖，不知是真本呢？還是贗本？贗本中的第一



乾隆指為贗本之春宮山圖

幅呢，還是第二幅？須起吳修而問之，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黎邱之技，到今日而尤歎觀止。譬如

有石濤山水尺頁十二幅，作偽者便照臨三四份，每份中夾入真蹟三四幅，這樣一來鑒別就難了。現在假造古畫的方法

，是把古畫放在特製的玻璃桌面下，用強烈的電燈向上照映，那麼桌面上的絹素上，便有很清楚的輪廓，可以描寫。近三十年來，古畫印出日多，故宮藏品，也大半印出，商務書館並出版「明清書家印鑑」一書，這些固然可以幫助我們的鑑賞能力，但也可使作偽的技術，尤加進步。還有，先假造了贗蹟，和其他名蹟影印行世，那麼偽品便變成「有書為證」的東西，售出時可得高價了，這種技術，也數見不鮮。

關於書畫的著錄，到明季大盛，清朝尤精，最近的如「虛齋名畫錄」等，對於紙絹的分別，原畫的尺寸，作者的年代、年齡、官階、署款、印記、以及同時和後世的題跋，流傳始末，歷代收藏印記式樣數目，記載不厭其詳，如翁方綱對於趙子昂的印記，有如下的精鑒：

「每觀趙文敏真蹟，必驗其印，此「趙氏子昂」紅文銅印，其上邊不甚平正，子字篆圈之頂，其靠上銅邊，偏左偏右，皆有微凹入內之痕，方是真者，以此鑒定趙蹟，萬無一失。今此印子字篆圈上頂邊之偏右微凹，而其偏左處上平正未凹者，銅質用久則漸凹，此是其在於前數年之蹟也，歷驗趙蹟，如至大戊申率更帖跋，其印子字篆圈，頂邊左右皆微凹，則此蹟又當在前，至大戊申，子昂年五十五，則此是其少壯時作也。」

鄧實云：「王廉州所用引首印章，如戊寅己卯以至己丑等年，皆用弁山堂長印，己亥等年，則用寶輝樓印，辛丑後

多用染香菴及偶用來雲館印。」由用印章的先後，以鑒別作品的時代，可說是精細極了。

由作者的署款式樣，也可以別真贋，如朱和羹臨池心解云：

「世傳蘇東坡行書署名，艸頭右先橫，米（芾）行書署名，艸頭右先直。然芾字上半从艸，並非艸，即芾字省文耳。偽米跡則直於草頭下加市字，豈海嶽善書，乃至自誤其名乎？按米書款，自元祐六年以前皆作馮，六年以後改書作芾，即署名一字，可以辨真跡作書之前後。」

江村消夏錄，載有徐幼文石礪書隱圖卷，葉廷珪辨為贋品，大意謂：「石礪書隱圖卷，係幼文於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二日為俞有立所作，後有趙子昂鄭明德手書二詩，子昂詩本集不載，已屬可疑，而子昂卒於英宗至治二年壬戌，有立之生，據蘇州府志采王汝玉作墓誌，文宗至順二年辛未，是子昂歿後九年，有立始生，豈能相見而為寫詩？鄭明德生於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壬戌，玉吾之卒，府志但稱在元貞間，元貞乃成宗年號，建元止乙未丙申二年，是明德生四五齡，而玉吾已卒。又幼文之卒年，據北郭集謂癸酉七月，即洪武二十六年，但錢虞山（牧齋）已駁之謂呂志學於庚申七月題幼文畫云：幼文已矣，而畫獨存，則幼文死獄，當在洪武十二年庚申，而非癸酉，然後與明史幼文坐犒勞不時，下獄瘐死語相合。得此確證，此畫之偽，又何待言，是卷以趙詩徐畫為重，

而其偽即因詩與畫而考見」云云，鑒定一畫却須博通諸史，真是談何容易！

吳榮光辛丑消夏記凡例云：「江村消夏錄首重卷冊尺寸，然余所見贋跡如閣立本之秋嶺歸雲一卷，及江村所收錢舜舉之茄花兩卷，與原載題詠及卷內尺寸，絲毫相符，蓋斗斛權衡，互相盜竊，奸駘狡獪，愈出愈奇，不可究詰，要在真鑿，不必刻舟求劍也。」如此說來，尺

感的，何必舍近而求遠呢？

自來書畫的賞鑑家，不免都有所蔽，一種是崇古，宋沈存中云：「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鑿。又有觀畫而以手摩之，相傳以為色不隱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鑿之下，謂之揣骨聽聲。」其次是



劉松年之絲綸圖

寸和題跋等等，也未嘗不可作偽，現在雖借重科學，用顯微鏡以察絹素和色彩，但也靠不住。若孫退谷高士奇諸人，雖號稱鑒賞大家，而庚子消夏記江村消夏錄所載不能無贋品，無怪高士奇題白陽山人畫，公然說：「宋元之蹟，大半贋鼎，故余晚年多購勝國名人翰墨。」甘苦之言，是好古家的座右。其實真正的美術愛好者，多收近代作品，價值既廉，作品又真，也一樣可以得到美的快

安石從事竊摹一本，獻文潞公（彥博），李取家帖驗之，坐客皆言潞公所收者真跡，李為摹本，李歎曰：今日方知孤寒。」還有是先入為主的觀念：如乾隆帝先得黃大痴富春山圖卷偽蹟，便歡喜讚歎，題詩文跋數十段，幾及萬言，後來又得一本也題跋其上，確定為臨本偽蹟，並痛詆前人題識之失。此圖前者參加倫敦中國藝展，後者有延光室及有正書局影本。我們看了，雖不敢說後者是真

蹟，但確比前者好，前者是偽蹟無疑。因此我們知道十全老人雖富收藏，真精鑒，也不免如葉公之好龍呢！不要說是乾隆，就是著珊瑚網的汪珂玉，一代大鑒家的翁覃溪，也往往感情用事，以自己所藏的為真蹟。汪氏藏絲綸圖一幀，標題原作宋馬遠所繪，收藏了三十餘年，纔於松身得蠅頭小楷「松年」二字，識為「暗門劉」劉松年所畫，因為長跋於畫側。此畫也出品於倫敦藝展，我們一看是明代中葉的作風，不知汪氏何所見而決其為宋畫？翁方綱於乾隆三十三年得東坡天際烏雲帖墨蹟，因名齋曰蘇齋，又曰寶蘇室，請朱鶴年摹東坡像，閔貞寫天際烏雲圖於其前，錢載錢大昕姚鼐等名流數十人題詩其後，並在每年東坡生日作祀蘇會。此帖在明嘉靖間，為吳江史明古所藏，會勒石行世。清初馮氏快雪堂帖，也刻有此帖。可是翁氏把快雪堂所刻與自己所藏，仔細比較，發現有若干處不相同，經長時間的研究，才斷定馮氏所刻為偽本，便長跋數千言，並托金某去訪吳江史刻，以為引證之用，可惜史刻始終未能訪得。現在史刻本與翁氏藏本，俱已影印行世，我們覺得史刻與馮刻相似，而翁藏墨迹，却有若干處顯出不自然的描繪痕跡，那麼翁氏的嘵嘵，似乎也是多事了。（未完）

紅十字會

方濟

一部歷史都是人類互相殘殺的歷史。

文友

自羅馬帝國到黑暗的中世紀，自法國大革命到我們文明的一九四三年，沒有一天的歷史不是用血寫成的，戰爭，似乎是人世間不可避免的瘟疫。華屋大廈摧毀了，美麗的田園敗壞了；母親失去兒子，幼兒失去父親；有丈夫的丈夫戰死，有妻子的妻子失跡。戰事，也是人間最慘慘的悲劇。

(21)

有一個組織，本着人類互助的精神，舉起人道主義的大旗，雖然不能消弭戰爭，却盡量減輕戰爭的痛苦，這個組織就是紅十字會。

世界紅十字會的產生，始自一八六三年，然而在這時期以前，很早就有人提倡對於戰場上的傷兵給予合乎人道的援助。中世紀時的日本，十八世紀時的瑞士，奧地利，英國和法國，都訂有優待傷兵的協定。一八四七年瑞士發生內戰，雙方軍隊的首腦都下令不許殺害傷兵及俘虜，並且對傷兵給予醫藥治療。然而當時的協定都屬暫時性質，沒有經常

援助傷兵的組織。

第一個想出組織紅十字會的人，是亨利杜南(Henry Dunant)。那時正是人道主義流行的時期；史都夫人在一八五二年出版了湯姆叔叔的小屋(Miscellaneous)；而佛羅倫斯(Florence Nightingale)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組織了一隊救護隊，出入於鎗林彈雨中做人道工作。

一八五九年六月廿四日的早晨，意大利北部隆巴德平原上，法意聯軍和奧大利軍隊正展開了猛烈的爭奪戰。亨利杜南坐了一部四輪小馬車，插了一枝白旗，正從附近的村落旅行經過。這一場屠殺自早晨一直繼續到夜晚，在火熱的太陽底下，戰場上臥着些被踐踏的傷兵，四面發出瘋狂的呼聲，和痛苦的呻吟。傍晚時分，一陣傾盆大雨更增加了這班受傷者的痛苦。杜南所停留的那個村落，在戰爭一開始時便有傷兵抬進來，起先放在教堂內，學校內，市政廳內，其

次放在民房內；待到民房都放滿了的時便露天放在牆底下，不到一刻，全部村落都住滿了傷兵，數目在四千人以上，有着各級各等的兵官，各種國籍的人，村中教堂裏有五百傷兵擁擠着，一團糟似的堆在一起。流着血的沒有人替他們包裹，口渴得沒有人給他們水飲；肚皮餓的沒有東西吃。衣服都破了，泥汗佈滿一身；這班可憐的人以為人家忘記他們了，於是大聲呼喊，大聲咒罵着。

杜南召集了村裏的幾個婦人，開始救助這班傷兵。給他們水喝，替他們包裹傷口，安慰他們，發給他們每人一些煙草，幫助他們安樂的躺下。見着有一部奧大利救護車從村外經過，杜南將牠連人帶車一併扣留，叫那班醫生和看護一同幫助做救助工作。六月廿七日的晚上，杜南進謁法軍司令，要求釋放俘虜中之救護人員，因為他們做的是人道工作，釋放他們，使他們不分敵友，一體為傷兵服務。七月一日，法皇拿破崙第三下令釋放俘獲的奧軍醫務人員。杜南的第一步驟已經成功；這一紙命令，便是幾年後紅十字會的基礎。

杜南的第二步驟，便是寫信給日內瓦的一位著名女慈善家嘉斯伯玲女公爵(Comtesse Gasparin)，她在克里米亞戰爭時曾發起過救助傷兵的工作，杜南希望能夠從她那裏得到些幫助，他寫信道：「三天以來，每一分鐘，我都看見人的靈魂在極端痛苦中離開塵世。而事實上，只要一點水，一支香燭，一些

友誼的微笑，一句安慰的說話，就可使許多人忘記了痛苦，勇敢地死在和平中等最後的片刻；而有時還可救活許多人的性命。但可惜待援的人太多，出力的人太少，我希望你能幫助我做這一點人道的工作」。嘉斯伯玲十分感動，替杜南發起了一次大規模的募捐運動。於是無數金錢及實物的捐助，從日內瓦紛紛送到隆巴德醫院來。

經過了一個多月戰場救護的工作，杜南疲勞地返還他的故鄉日內瓦。這時並不是他休息的時候，相反地，他開始實行他的計劃，他要在世界各國組織經常的救護傷兵委員會。要實現這計劃，必先造成一種能夠影響各國執政的輿論，於是杜南寫了一本「戰時回憶錄」，將他所眼見在戰場上的各種悲慘景象，用簡單而動人的筆調敘述出來。這本小冊子的出版，得到出乎意外的成功。全歐洲都為之感動，小冊子裏所提到的各種問題，如戰場傷兵的救護，醫務救護隊的中立性，交戰國雙方應該不分友敵一體救護傷兵等問題，成了歐洲人士熱烈討論，而非感到興趣的問題。響應杜南的人一天一天增多，其中最熱心的有四個：外科醫生 Appia，慈善家 G. Moynier，Dufour 將軍，和 Th. Maunoir 醫師。

這四個人和杜南一共五人組織了一個國際紅十字委員會——「國際」指其活動範圍而言，這委員會是瑞士的——大家分頭工作，有些到各處旅行，遊說各國政府贊助這運動；有些則起草細則，

籌備召開專家會議。一八六三年二月十四日，他們召開第一次會議的時候，出席的只有些熱心的人；而因為他們活動得法的緣故，同年十月廿六日召開的第二次會議，出席的已有代表三十六人，代表十六個國家。三天裏，紅十字會的章程便被議決通過。其主要的幾點如下：每個國家裏都由政府核准組織本國紅十字會，專門辦理戰時救護工作，服務人員佩帶一種標幟：白底紅十字，各國紅十字會以國際紅十字會為中心，保持聯絡。

這一個嶄新的組織在成立的第二年（一八六四年）便開始忙碌地工作，服務人員都佩帶白底紅十字的章幟，奔走於各處戰場上，成績超然。

然而如果沒有政府的後援，這組織恐怕已經夭折了；幸得靠了拿破侖第三的力量，瑞士政府能於一八六四年八月八日在日內瓦召開國際會議，十六個國家，由廿六個代表代表着，參與大會。經

過兩星期的討論，大會通過了一道協定。根據這協定，紅十字會的任務在不分國界地救助傷兵及因戰爭而受傷亡的人民；為紅十字會服務的人員及一切屬於紅十字會的物，有不可侵犯的原則，並且不能對人員加以俘虜或將物產充公。這協定同時正式追認白底紅十字為紅十字會的標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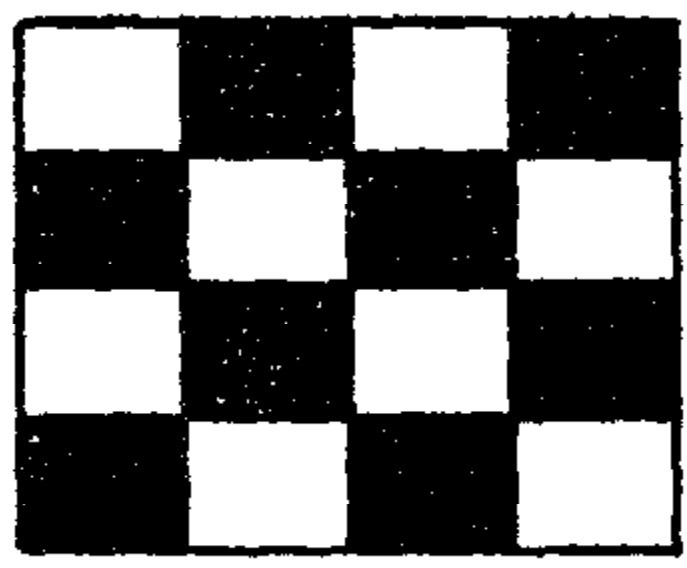
在短時期內獲得這麼大的結果，使杜南和他的一班同志們驚喜欲狂。事實上，也從來沒有由幾個人發起而能召集國際會議的，在外交史上說，也從來沒有一個國際會議進行得如此順利，議案通過得那麼迅速的。現在杜南和他的同志們的工作，在拉攏更多的國家參加協定；並在各國組織更多的分會。自一八六四年至一九一四年，參加協定的國家非常踴躍，新成立的紅十字會日日增多，我國則遠在前清光緒三十年時已參加組織，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當中，紅十字

會的工作獲得全球人士的贊美，因此在一九一八年停戰後，根據凡爾賽和約新產生的國家，都參加了紅十字會的組織。在今日，全球七十八個國家當中，未曾參加紅十字會協定的只有六個小國；根據一九三六年的統計，各國的紅十字會共有六十三個，有三千萬以上的會員。

一八六四年以來，戰爭的方式大為變更；武器愈來愈犀利，坦克，飛機，和潛艇的運用，將舊的戰術完全推翻。因此，為適應新的環境，就有將紅十字會協定修改的必要。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和一九二九年的萬國保和會議，對協定屢有修改，一九〇七年並規定將協定擴張適用於海戰，另一方面，各國的紅十字會因為工作成績優越，宗旨純粹的緣故，自一九〇六年以來，獲得各國政府正式承認其中立性。因事實上的需要，他們的工作，並不限於戰時救護，在和平時代，遇到天災，如瘟疫，饑饉

，水災，旱災，地震，等的時候，紅十字會都出面服務；創辦收容所，救護隊，醫院等等，因情形而異。這種種工作是紅十字會初創時所預料不到的工作，現在却變成了紅十字會的大部分任務，然而戰時救護，依然是紅十字會的主要工作，紅十字會的一切組織，都根據着這個目標而設，這一點，國際紅十字會時時提醒各國的紅十字會，使他們不要忘記紅十字會創辦的本旨。

同時在各國的紅十字會間，團結、互助、友愛的精神，日漸發萌滋長；他們互相交換關係救護，組織，訓練人才等各方面所獲得的經驗和改良。每當一國的紅十字會遇到經濟上或人事上的困難時，一經日內瓦國際紅十字會發出求救信號，各國紅十字會無不立時響應。人類互相的精神，在這裏發揮盡致。各國人士間兼有一種默契，視瑞士國際紅十字會為日內瓦協定的支持者，如果各國政府或軍隊指揮的行為有違背上



中央公證拍賣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廣東路一六〇號

常務董事 川島福太郎

電話 一三〇七三號

文

述協定，國際紅十字會有權向各國政府或軍隊指揮正接交涉；或則提出抗議，或則要求解釋，或則派員調查，或則撤回代表等等。自一九一二年以來，紅十字會更負起保護俘虜的責任，紅會有權派代表訪問俘虜營，代俘虜傳遞書信，包裹等等。一九二九年七月廿七日各國政府所核准公布的戰時俘虜法(Le Cod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便是紅十字會所起草的。自此以後，這班戰爭的受難者才受到法律的保障。

紅會的另一任務，便是接受各國政府或私人的委托，代他們作人道工作，例如最近德軍在蘇聯發現紅軍活埋萬餘波蘭俘虜的萬人塚，便請國際紅會代為調查，以暴露俄人不法的暴行。

凡參加日内瓦協定的國家，都可在本國組織紅十字會；承認這紅十字會正式成立之權，屬於國際紅十字會。凡一個新成立的紅十字會要得國際紅十字會的承認，必須證明她自己是本國政府所正式允許的唯一紅十字會，證明她在軍用隊處於救護隊的地位，並須聲明她也採用白底紅十字做標幟。

國際紅十字會現有委員廿五人，都籍隸瑞士，醫生，法律家，官吏，外交官，大學教授，都有。召集國際會議的責任，便由國際紅十字會負起。會議所討論的，大抵是紅十字會章程或日内瓦協定的修改，或因戰爭所惹起的新問題，

如平民的保護，海戰的限制，化學兵器的使用等等。都是些非常專門的問題，召開會議的人須有充分準備，國際紅十字會每屆召開國際會議，都諮詢各國的專門家，並請各國紅十字會供獻意見。最近的一次會議，是在一九三九年，召開於倫敦。

一九一九年上屆歐戰結束，美人戴維森(Davison)有感於各國紅十字會在戰場上所盡的力，所獲得的超人的成績，覺得應該將各國紅會聯合起來，結合成更大的力量，因而倡議組織萬國紅十字會聯盟(Ligue des Societes de la Croix Rouge)，由美，英，法，意，日

五國紅會發起，全球紅會都派代表參加，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由美國紅會主席兼任。一九二八年國際紅十字會和萬國紅十字會聯盟共同議定萬國紅十字會組織章程，將國際紅十字會和萬國紅十字會聯盟各自的活動範圍劃分清楚，並建立了共同合作的基礎。大概戰時工作由國際紅十字會擔任，兼監視國際協定的履行和有權對各國紅十字會的成立加以承認，和平時工作(如天災之救助衛生組織，看護班之訓練，少年紅十字會之組成等)由萬國紅十字會聯盟負責。然而她們之間也沒有絕對的分野，雙方仍有密切的連絡，各國紅十字會的

國際會議便是她們共同的最高指導機關。國際紅十字會自一八六九年起每月刊行「萬國紅十字會雜誌」，每年並出年刊一本，遇有必要時並隨時發出通告給各國紅十字會，將國際紅十字會的活動情形或困難狀況公諸大眾。各國政府或私人捐給紅十字會的款項，收支狀況等都在通告裏公布。

到了今日，全球人士對紅十字會的工作，可以說是口皆碑，不論在戰時或平時，一遇有災難，不管是天災抑人禍，大家都求助於紅十字會，而紅十字會遇有人道工作，也無不盡力以赴。例如上次歐戰，在戰爭結束後的五年中，紅十字會還繼續替各國找尋失跡的兵士，經紅十字會援助回國的俘虜共四十五萬人，交給俘虜的郵件在幾千萬以上，以後的中國事變，西班牙內亂等，紅十字會都貢獻過不可磨滅的功績。然而紅十字會究竟不是神仙，不能赤手空拳的替大眾服務。她需要人力，她需要金錢，她需要一切的幫助。關於這一點，社會人士似乎還未盡明瞭，我現在藉這篇短文告訴大家：人類都是一個造物主的兒女，應該相愛相助；災禍也許明天就臨到你的頭上，幫助紅十字會做人道工作，就是幫助你自己！

到了今日，全球人士對紅十字會的工作，可以說是口皆碑，不論在戰時或平時，一遇有災難，不管是天災抑人禍，大家都求助於紅十字會，而紅十字會遇有人道工作，也無不盡力以赴。例如上次歐戰，在戰爭結束後的五年中，紅十字會還繼續替各國找尋失跡的兵士，經紅十字會援助回國的俘虜共四十五萬人，交給俘虜的郵件在幾千萬以上，以後的中國事變，西班牙內亂等，紅十字會都貢獻過不可磨滅的功績。然而紅十字會究竟不是神仙，不能赤手空拳的替大眾服務。她需要人力，她需要金錢，她需要一切的幫助。關於這一點，社會人士似乎還未盡明瞭，我現在藉這篇短文告訴大家：人類都是一個造物主的兒女，應該相愛相助；災禍也許明天就臨到你的頭上，幫助紅十字會做人道工作，就是幫助你自己！



營業項目：鐵道、船舶、紡績用諸機械、農具、鑄物鐵工業、自來水、製作品修理、各種工作機械並設計

株式會社 東亞鐵工廠

取 締 社 長 橫 山 藤 吉

工 場 匯 山 路 四 四 三 號 電 話 五 〇 九 一 番

硯之閒談

王師歐

在鋼筆，鉛筆，沒有流入中國以前，中國的大政治家賴以宣達政見，大文豪賴以發表煌煌傳世之作，大畫家用以描繪不朽巨構，或是刀筆吏爲之生殺生命者，除了手執「毛錐」之外，與「毛錐」永遠脫不了關係的「硯子」，爲最重要的文場工具。所以自古以來，「硯子」經常是被稱爲「文房四寶」之一的。在一般時代青年們手中正流行着幾千元一支的「藍寶石」或是「犀飛利」的今日，所謂「硯子」也者也許早已不在一般摩登哥兒姐兒們的記憶之中——是那末一個又笨拙，又累贅的傢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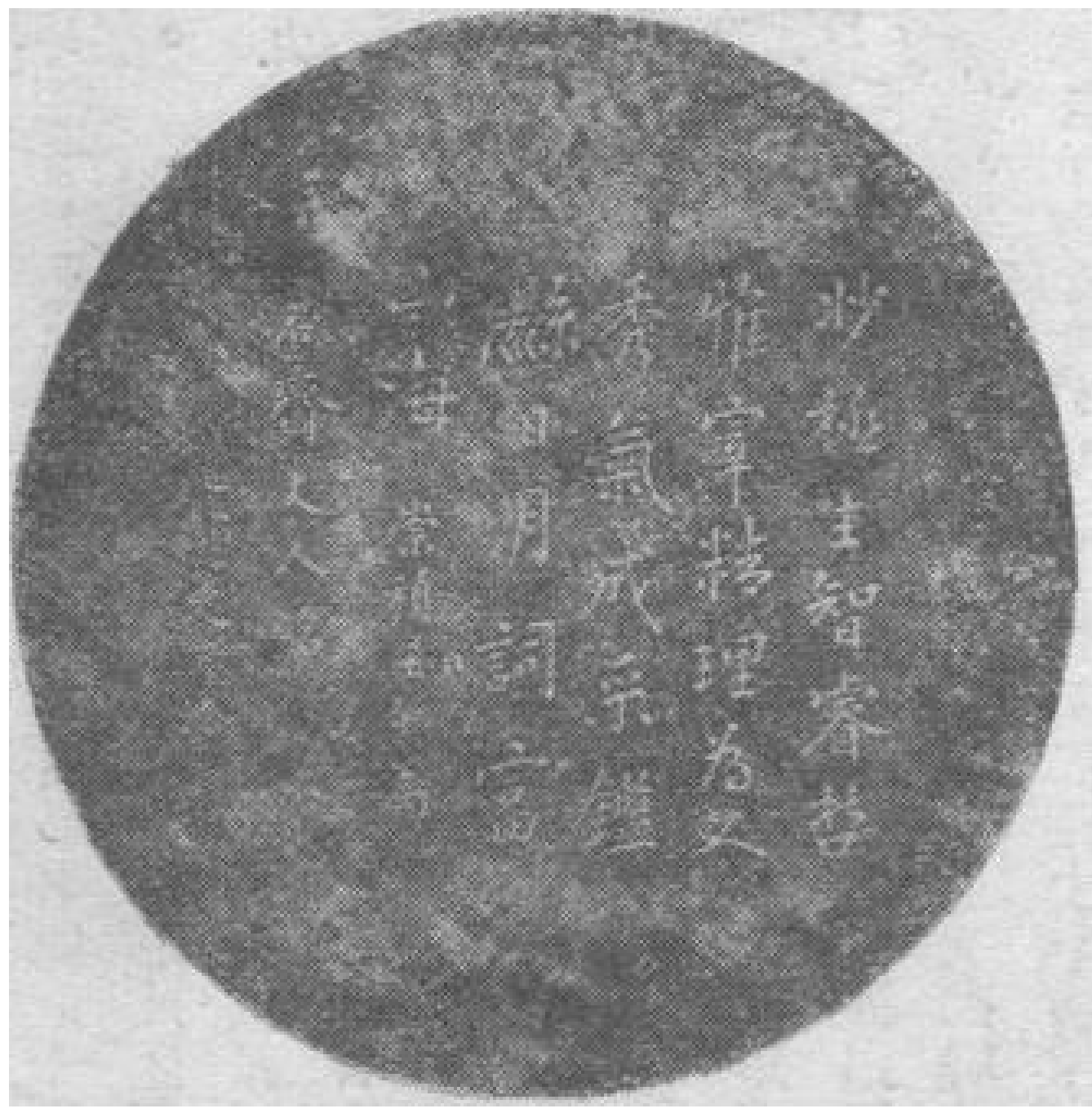
話說說回來，一個玻璃的墨水水瓶永遠當不了一件美術品，墨水水瓶上美麗燦爛的商標也永遠算不了在藝術上的真價值；或者，無論法幣的幣值低落到什麼程度，總不致於有價值巨萬的一瓶墨水的。反之，一個默默無聞的「硯子」却還是中國美術史上的不朽之品；一些硯面或是硯背上的雕刻却正是中國雕刻術的重要過程代表作；甚至，用百萬金元來收集一個中國歷史上的「名硯」是非

常困難的。從實質上談，硯的質地最好的是「端硯」；「端硯」之所以名聞天下者，就是「滴水不涸」的緣故。「端硯」以「端石」製成，所謂「端石」，即廣東端溪所產之石。辭源「端石」條有云：

「：自唐宋以來，皆採作硯材，在今廣東高要縣；有西、中、東三洞；東洞所產者尤美，俗亦謂之大東洞。古今文人，多爲專書，以敘述之……」

其石大致是數千年不曝于太陽，或是歷數代浸浴于水中，其性已溼潤無比，琢之爲硯，則無怪乎滴水數日不涸矣。

至於「端硯」中之「集品」，那更是一種高深的學問了；古代文人有不惜用巨大的篇幅



(硯齋石黃絲法可史)

來撰製「硯譜」的。我們看見「蘇易簡硯譜」上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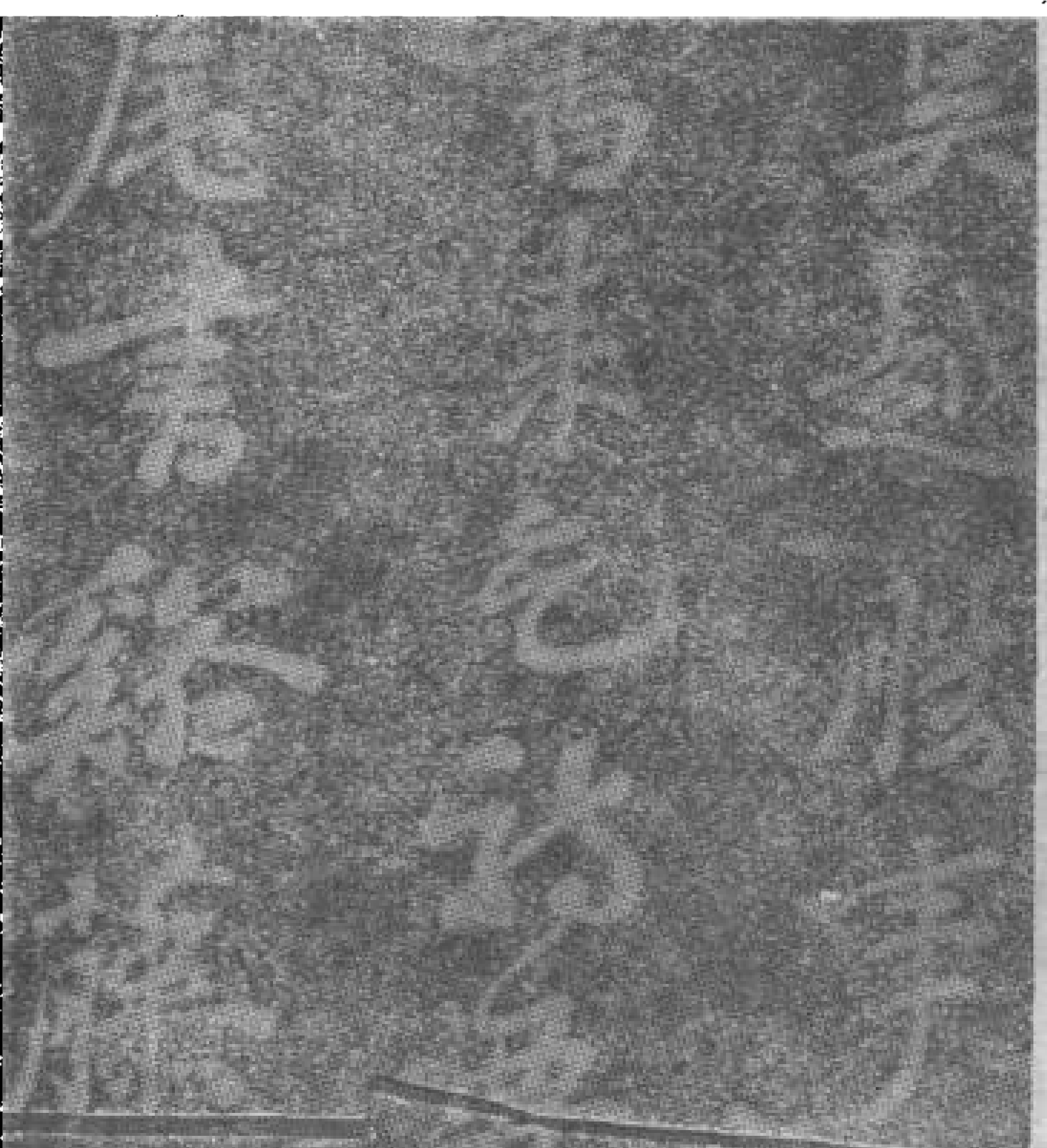
「：端溪有斧柯茶園，將軍池，同是一溪，惟斧柯出者大不過二三指，最津潤難得。」

「葉樹端溪硯譜」云：「：肇慶府東有寄柯山，峻壁下際，潮水自江涓，登山行三四里，即爲硯窟山：」

硯窟山即爛柯山，中有硯坑，唐宋時採硯於此，爲「端硯」中之「雋品」。我們有暇不妨到上海五馬路一帶的古玩市場去逛逛，偶爾也可以看到一二個琢工細膩，

明朝「硯」之收藏家甚多，黃石齋爲此中之翹楚。黃氏曾將蘇文忠墨妙亭詩殘石琢之爲硯；從此蘇文忠墨妙亭詩碑的文采就變成黃氏的禁脔，搨本亦無法流傳，名之曰：「斷碑硯」。以碑之正面爲硯之反面；並在左側銘十

二字曰：「一身可紆，心不辱；藏三年，化碧玉！」



(石殘詩亭妙墨公忠文蘇)

再有以畫像刊諸硯底者，顧亭原（魯公）硯像就被稱爲「畫世之寶」的；此硯大約成於唐代，琢工蒼勁，儀態宛然，傳至明季，有薛德溫撰銘于側，亦爲激勵語：

此硯當時轉輾流傳，名人題詠甚多，後歸桐廬袁太常，太常慷慨殉義，家毀於匪，此硯不知流落何處矣。

史可法爲中國一代民族英雄，也曾經爲文替黃石齋硯，筆法勁削，豪氣縱橫，雖是史公落筆優美，同時亦可想見當時的雕刻家技術的神化了。

除此以外，普通忠臣之硯，莫不以策勵自己的文字刻諸硯石，世之所謂「座右銘」，殆此之謂乎？我們看趙忠毅公的「硯石銘」，讀之詞意鏗鏘，忠魂義魄，凜然如見，豈僅國家歷史之轉捩，不一定與硯子毫無關係吧。

「石可磨也，言不可玷也，吾以銘吾硯也！」

這簡直是一句最佳之人生格言：「石可磨，言不可玷！」似乎較之一般流傳的「頭可斷，志不可奪」之句，有著更深刻的涵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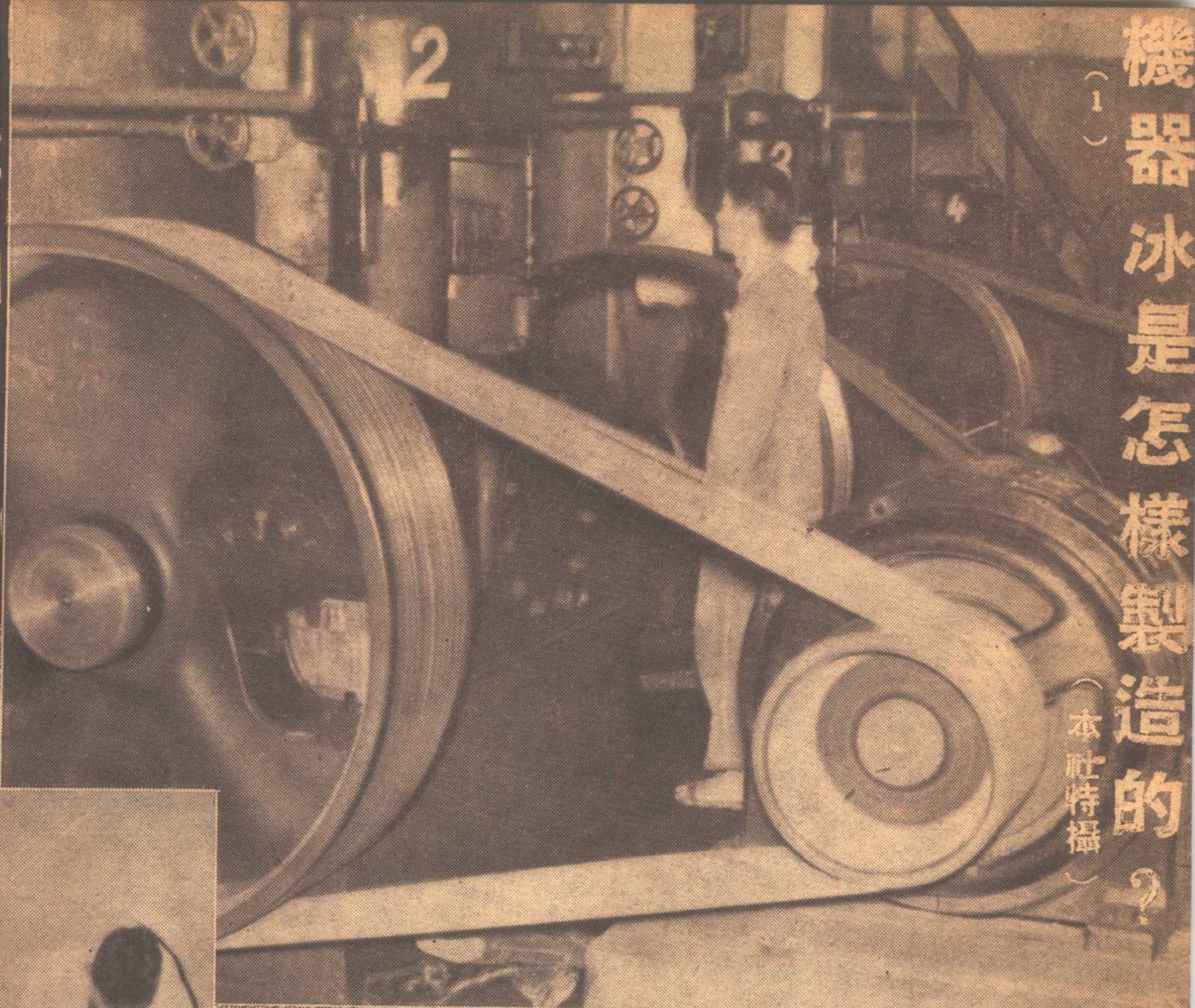
縱筆至此，始知以區區見識，來放談硯學，無異於井底之蛙，滄海之一粟。吾國不乏飽學之士，即友邦亦不乏收藏及鑑賞專家。（民國紀元前有日人米庵氏，藏有漢千秋萬歲瓦硯）同來研究這東方專有的藝術品的欣賞與收集，以擊退充滿着濃厚歐美意味的「集郵」興趣。

原书缺页

機器冰是怎樣製造的？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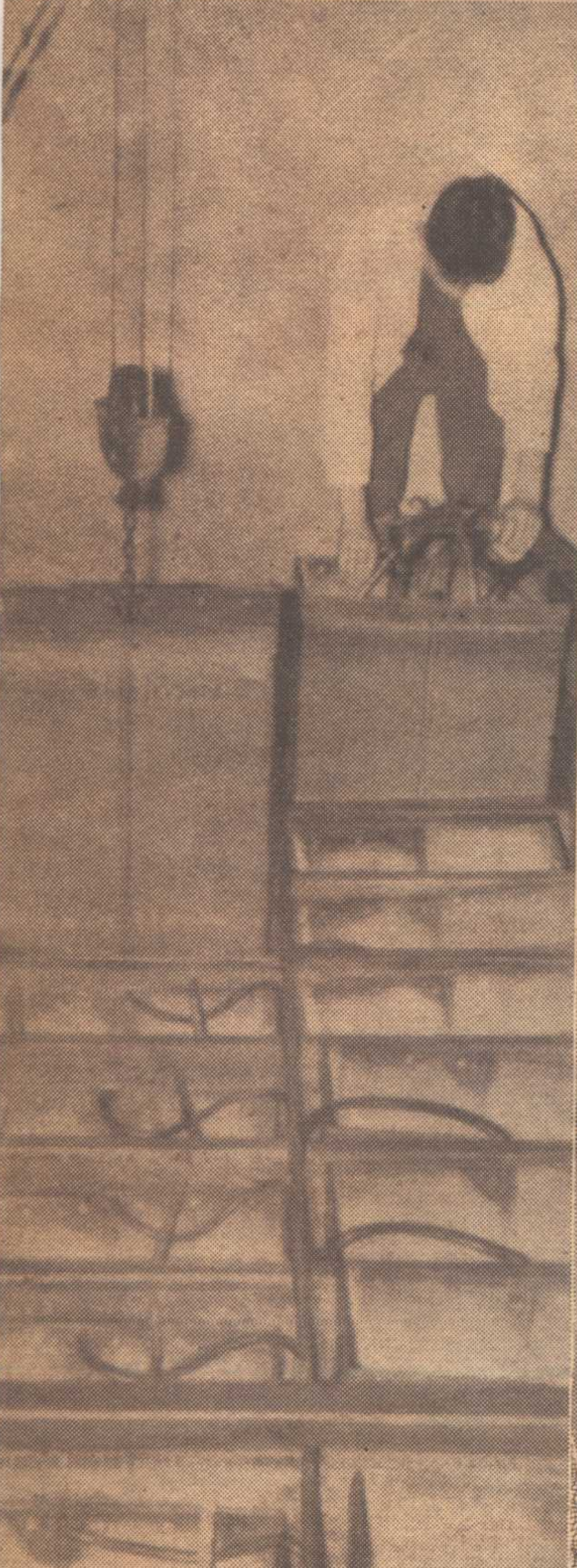
(本社特攝)



說明

(1) 利用了電力壓縮器將阿摩尼亞(Ammonia)輸送入管中。

(2) 將清水放入長方形的製冰箱中，並冷却阿摩尼亞鹽水至零下十餘度。



(3) 起重機將製成冰塊自冰箱中置放在貯藏室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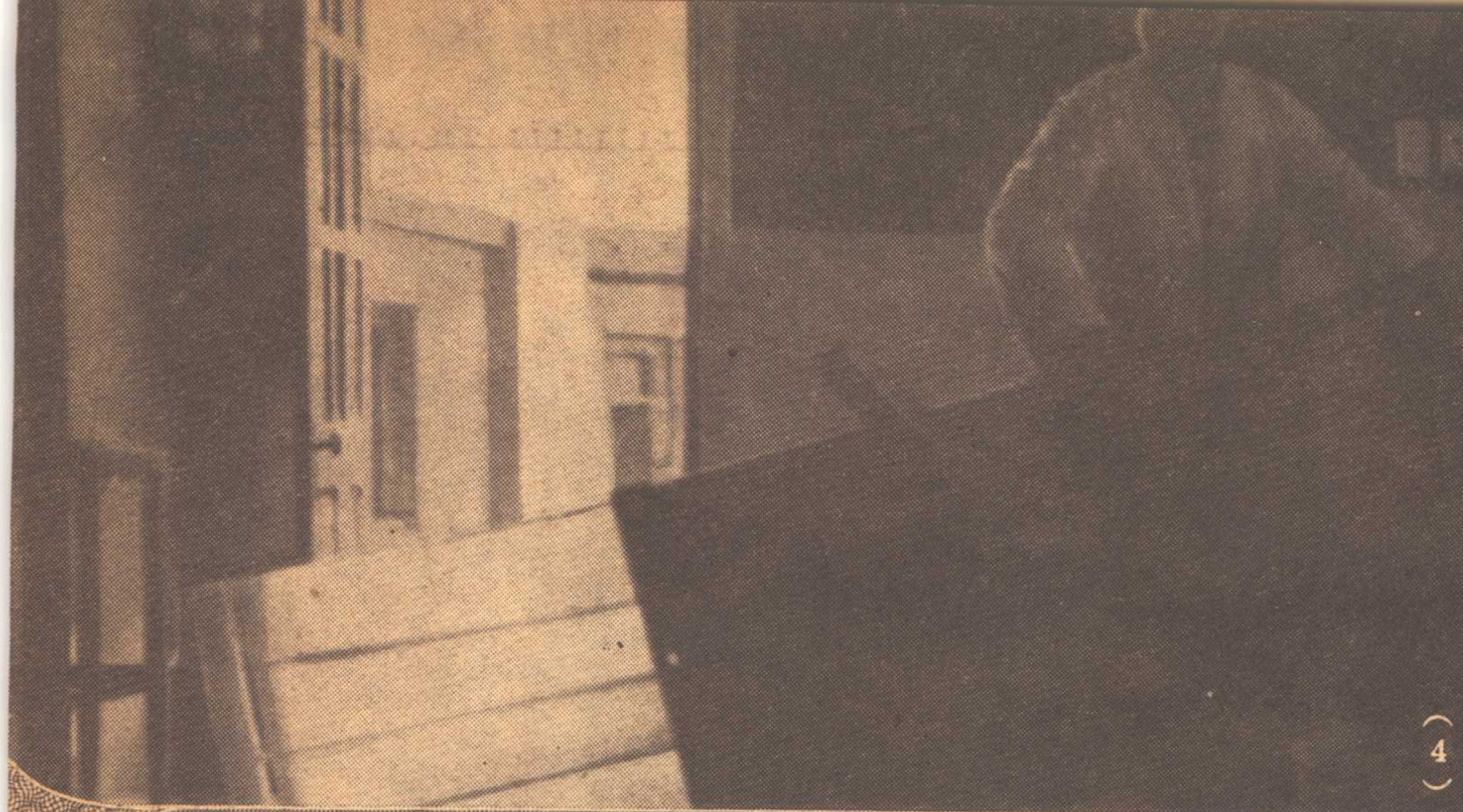
(4) 冰塊堆積在貯藏室內。

(5) 貯藏室內溫度低至零度以下十餘度。即在炎夏，室內充滿冷霧，置身其中，手足亦幾至冰凍。

(6) 依照定貨數量，分派至全市市民，以供需用。

(在上海東方製冰公司攝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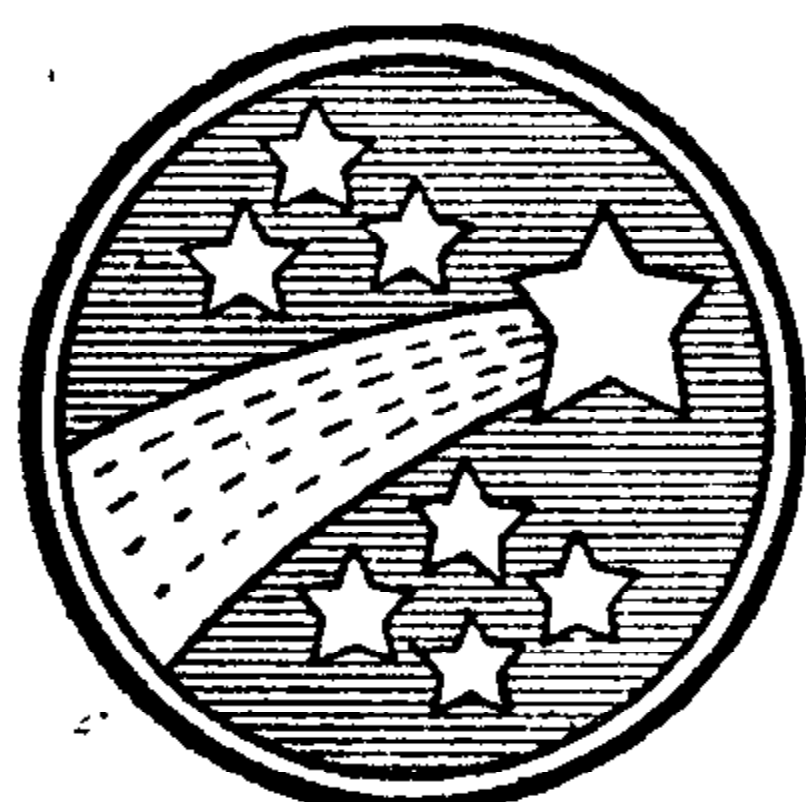
(5)



(6)

(3)

可美德牌



藥界權威

治 淋 聖 藥

抹 殺 淋
MU SO LIN

淋疾尿道疾患特效良藥。

新苟膿斯他跟
NEO GON STAA GEN

淋疾尿道殺菌一切特效之注射液。

阿片嗎啡中毒治療劑

安 其 毛 心
AN TE MO PHIN

阿片、嗎啡、海洛因、巴寧那兒、攀得本等
麻醉藥之中毒患者最佳良藥。

男 性 賀 爾 蒙 劑

丁 斯 親 隆
TE S TI NON

男子的一般衰老及發育期內各種障礙奏效。

維 他 命 製 劑

維 他 命 B1
VI TA MIN

惟一準確國際單位維他命B1注射液而因維他命
B1缺乏而起之諸症奏效極迅速確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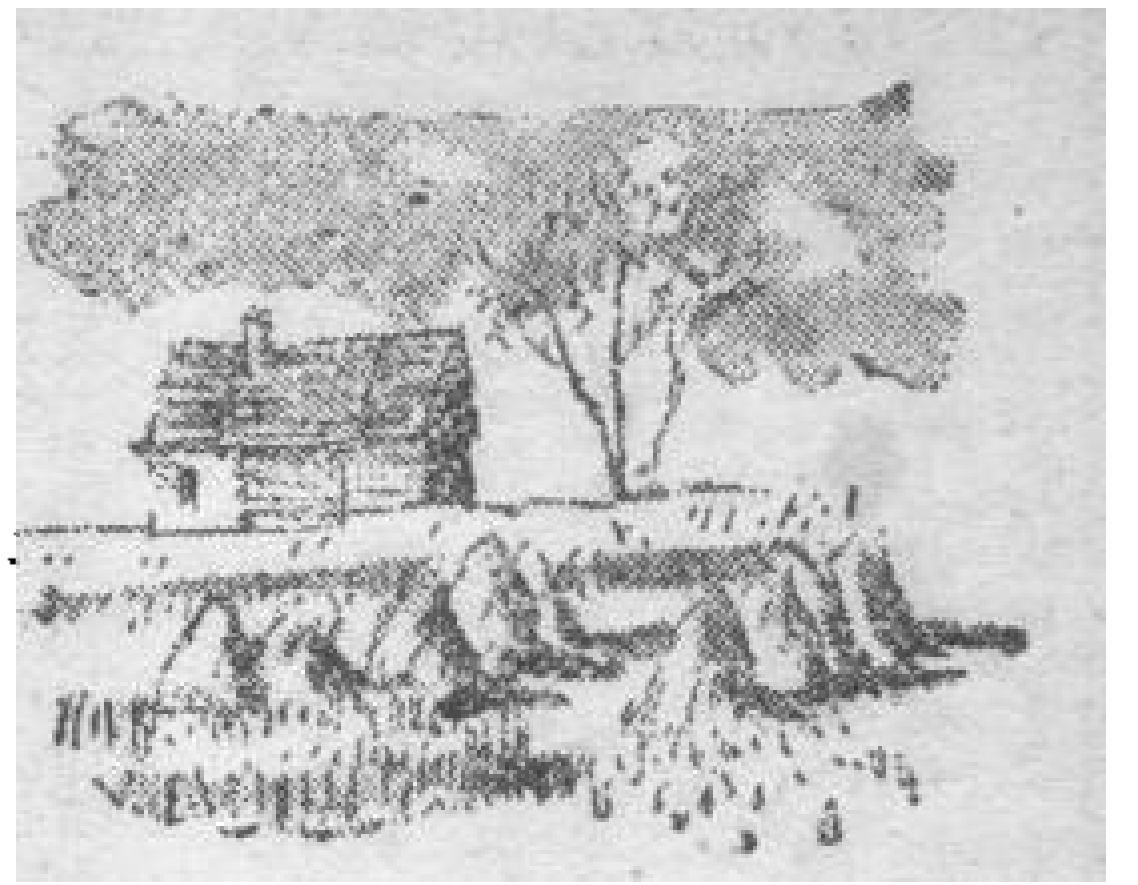
嘉 米 增
THIA MI DIM

維他命 B1 結晶片及胃腸弛緩，疲勞，食慾不
振奏效。

皮 造 路
PI SO L

各型脚氣卓效最佳之內服藥。

上海福州路 89 號 黑田製藥株式會社



寫在清鄉兩週年

本刊記者 柳 黛

將來再說吧！將來如果我是純粹爲參觀蘇州名勝而來時，我自然有機會可以看到的。

無論作什麼事情，在不能完全滿足自己意思時，我便常常作如是想。

將我的來意向明先生說明了，並且要求他協助我給我一點資料。明天的午後三時，我便到省政府去看政務廳長黃敬齋氏去了。

一個是「招撫」。俘擄來的士兵大概都是先經政治工作團施以感化，然後決定淘汰或改編。關於政治工作團，就好像是清鄉的前衛一樣，隨着軍事的推動，要負責組織民衆工作，訓練民衆工作，等到一切邁上軌道時，再正式移交。比方那一部分交給黨部，那一部分交給縣政府，然後退到後防，再出發，再組織，再訓練。因爲清鄉工作主張「多流汗

(蘇州河水上檢問所)

當我接受了社方的命令，爲觀察二年來的清鄉工作而被派遣到蘇州時，我心實在是非常忐忑的，因爲清鄉的工作，絕不是一看就可以一目瞭然，像一件貨物從先是紅顏色的，後來又染成綠顏色一樣的使人容易明白。尤其我又是第一次到蘇州去，地域上的陌生，說不上也許會使我感覺迷惑而打折扣。因此坐在京滬列車上，看着向後飛馳的碧翠碧翠的田禾，我就一直在惴惴的想，怕我不能夠描繪一幅逼真的畫面給讀者吧？並且怕是不能夠使社裏對於我這次的工作感到滿意吧？

鄉不是一件貨物，可以由顏色上很明顯的看出來，但受一種直覺上的支配，我總以爲可以在某些地方也許能夠看出她的特有的姿態吧。

街上往來的行人很多，店舖很繁華，蘇州的人有着濃重的都市風，全是那樣打扮得衣冠楚楚的。

這好像是一個小型的上海，雖然趕不上南京路的熱鬧與修整，但也許因爲地區較小的原故，至少與南京的夫子廟，貢院街是頗具相似之點的，尤其又因爲同樣都是石子路。

在樂鄉飯店安置了住宿，我是預備留在此三天至四天的功夫而再回到上海去。當天下午拜訪宣傳處明處長於他的私邸，據說這房子是故國學大師章太炎氏的故宅，後面並且有他的墳墓。前次周作人氏曾經來蘇憑吊，我因爲究竟是個不太熟的客人，而且深知道主人爲了這座名墓不知勉強自己陪多少恐人過過了，所以雖然有心想見識一下，但爲了不願給主人添麻煩，所以僅想一想，便又將這樣要說的話嚥下去了。我想還是等

「自然，這是一件非常艱巨的工作，」黃氏笑了笑說。

「清鄉工作的開始，在初起的確遭遇到了相當的困難，因爲清鄉的兩大目的，就是確保治安，與安定民生。而這兩大目的都是積極的新政，所以在思想上及觀念上頗爲一般所謂士大夫階級及封建遺民所反對。幸而担負工作的，都是有着生氣的勇敢的青年，因之他們有勇氣用事實的表現來克服這種理念上的錯覺。這樣只有一個多月的功夫，就開始有了顯著的成績了。至於談到要被清除的對象呢？」當記者問到這個問題時，「那不只限於新四軍與共匪，像遊擊隊，土匪，地痞，流氓，都是清除的目標。對付他們的方法，一個是「消滅」，



因爲沒有把握的原因，我實在是幾次三番這樣想過了。

幾個頑小的乞兒，像開玩笑一樣的幫着三輪車夫，將我的車子推上橋，但車子到橋中央時車夫跟我說，應該請我下來，因爲要進城了，在進城的時候我並且向女警察出示了我的證明書。之後就及坐上車子顛馳在蘇州城裏的石子路上了。

雖然像在前文那麼說了的，我知道清

約有二十萬之多。如今清鄉工作已推進到蘇北地區與鎮江地區了，當初蘇州本位的第一期，只是以鐵路以北地區爲限

「少流血」，所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是不能不用策略的。」

，如崑山的一部分，太倉，常熟，及吳縣的一部分。至第二期，便擴展至無錫與江陰。第三期加上武進。而太湖東南地區第一期則只是包括松江、青浦、吳江、最近加增揚中、鎮江、丹陽，和尙未完成的武進、無錫及金壇、溧水等縣，這是從去年三月十五日開始的。蘇北地區則是四月十五日開始的，縣界包括南通、海門、啓東等。可以劃入第二期的，就是嘉興和金山的清鄉，但嘉興原是屬於浙江省的，像松江的南部屬於江蘇省一樣，所以到十月清鄉結束時，便又將轄管權交換過來了。

與黃氏會見，適值明淦氏也在這裏，所以他便跟我提到了省政府的預算與稅收，他說：

「由於收入的增多，是可以看出民間的安居樂業的，過去未清鄉時稅收四百多萬，三十年下期便增加為一千多萬，至去年上期為三千五百多萬，下期為六千五百多萬，本年上期預算可以收入一萬萬三千萬，實際却收入一萬萬五千多萬，那麼這樣推算，下期七月至十二月當可收入二萬萬元。如果為增加收入將田賦增加了，或者巧立了其他名目，這是不奇怪的，而相反的情形是未清鄉前田賦徵率為百分之三〇，如今却減為百分之二〇，而且廢除了過去的三十餘種的苛捐雜稅，只以田賦及營業稅為正宗，所以推其原因，當是不外乎治安確定的，人民能夠安居樂業，生產力增加的關係」。的確，關於這一點，那一天薛慧子先生也跟我提起了，他說：「蘇州與

無錫間，一千餘萬畝耕田，竟可以生產三千餘萬石白米，八百餘萬石麥，從前每畝出一石至二石，如今可以出二石至三石。」除天時合宜，灌溉得法外，我想米價的上漲與治安確立，自然也是增加生產的重大原因。舉一個例子說吧！

(虎邱大檢閱所)



這次經我調查，事變前在蘇州一個黃包車夫的最起碼的生活，每月十五元很富裕了，如今却非要一千五百元不夠支持。從前在外面按月包飯，只用四塊錢就夠，現在却非要四百元不肯包。但所好是「水漲船高」，據說一般車夫，平日勤快一點的，每天倒也可以有個四五十元五六十元的收入。所苦的却仍是一

般吃機關飯的薪水階級的小職員或小學教師，普遍有一句成語，說人「坐以待斃」而這般人實在是「作以待斃」的。好像李聖五氏在全國教育會議上提到這樣一個笑話，——其實與其說是笑話，不如說「哭話」來得好，因為這些話聽起來，實在值得哭的。

他說某督學到學校裏去查學，適值冬天，教室又沒有火，自然寒冷不堪，他看見講書的那位先生講得非常好，而却在發抖，於是他想看看這位先生的衣服，但他只看見了一件肥大的單長袍，當他奇怪的將長袍替那位先生撩起時，才發現那位先生正穿着一件不合身裁的窄窄瘦瘦的女人旗袍。如果以風化來說簡直可以罵他「奇裝異服」不配「為人師表」，但是如果當我們看到了這種情形時，我們是不是真的忍心的這樣想呢？這一次記者到蘇州來，正遇上六月六日教師節，全蘇中小學在公園舉行慰勞教師大會，想到前面李聖五氏所談的「哭話」，我們也只好認爲他們是「黃連樹下彈琴了」。

另據記者調查，清鄉區去年民間經商盈餘二十萬萬，固然這正足以表現民生安定，和人民的富庶，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富者利用游資抬高物價，當是無可諱言的情形。過去 汪主席會驚異於上海之游資二十萬萬，認爲數目龐大，恐將影響物價，那麼如果蘇州的盈餘數目果然屬實的話，是不是值得賢明的李省長加以注意呢？

因爲六號是星期日，所以七號當我準

備回上海來時，特意又趕到蕭家巷去看封鎖線管理處的謝處長，並且談到了關於物資的運輸。

「封鎖線是清鄉的保衛工作。」他告訴我。由於軍、政、警和人民的協力，以及友邦方面的幫助，已漸漸的獲得良好的效果。用新的工作姿態，以求得人民的了解，尤其我認爲工作與操守是應該絕對並重的。每日三省吾身，因爲百分之百的健全，才是真正的健全，不得以個人行爲而破壞全體的聲譽。本人在未接手前曾經身受過這種困難，所以在接手後就力求達成愛民親民的理想信念。並且最近主辦了封鎖人員訓練班，使工作人員再訓練，以便澈底改善謬誤。至於物資的運輸，如果不是軍用品或違禁品的話，是可以自由運輸入境或出境的。——實在，物資雖然應該統制，以免囤積者的壟斷居奇，但如果統制的不適當，却適足以造成壟斷居奇或抬高物價的反果的。

辭出以後，去赴朋友新亞茶室的約會，之後並多謝他和一位小姐導我上有名的吳苑和玄妙觀去領略本地風光，到玄妙觀巡行了一週，我便應該立刻趕車回來了。

到達車站，天上正在下雨，回首望蘇州城，對着這孕育在清鄉中心的都市裏的人們，我不禁輕輕念出「只有忍受暫時的小痛苦，纔能爭取到永久的幸福。我將遙遙祝福你們！」

(照片爲宣傳處提供)

回憶錄

(下)

李海

六 事變時期

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事變發生，余以事業盪然，乃安心侍奉老父。是時三孫永豐生，先嚴得見第三會孫出世，殊覺欣慰，詎次年三月，先嚴又無疾而終，余一無準備，乃荷諸親友多方厚賻，使喪儀與先慈時無異，惟不克盤桓回籍爲憾耳。先嚴之大殮，虞洽老竭力主張用紅堂幔，紅宮燈，以示壽逾耄耋之特典，親友皆以爲然，遂照辦。胞弟賢康，時年五十八歲，帶病延年者已三載，乃於先嚴逝世後未及三閱月，亦作古人。是年適值余六十歲，因在重慶期間，自無紀念生日之理，然臥雪樓弟子聯歡社諸同仁，仍要求愚夫婦率領兒孫，合攝一影，以留紀念，揆情實難再卻，遂允之。

民國三十年初，上海政局，頗形混亂氣象。余仍一本初衷，從事社會事業。至二月間，南京國民政府當局，擬積極改組上海公共租界納稅華人會，並改推工部局華董，虞洽老與余首當其衝，磋商至四月初，由洽老擬議，以新舊各半，爲折衷調和辦法。(時工部局應時局之變動，適在改組董事席數，華董雖佔最多數，然須由五席改爲四席。)時華董中，郭順、陳霆銳兩君已赴港，而洽老係於四月七日離滬他去，奚玉書君雖尙留滬，然亦閉門謝客，不與外事，於是華董在工部局出席者，祇余一人。處境艱苦，已達極點，仍以洽老所擬之辦法，向重慶當局請示，至四月十三日獲

文

友

是歲且爲先嚴先慈結婚之五十年紀念，西俗謂之「金婚」，爲慶祝大典之一，余以斯意稟告高堂，先嚴先慈以物力維艱，堅囑緘默，祇得作罷，友人中惟亡友董芝初君知其事，承以小金杯一具，奉贈高堂，殊爲可感。次年爲愚夫婦結婚後之二十五年，所謂「銀婚」紀念，余意欲補祝高堂之金婚，合而行之，俾兩代金銀婚同時舉行，亦屬盛事，無如老親不許，仍作罷論。然從此親友中請余證婚者日多，蓋余曾告親友，余家花燭終老者，已逾十代矣。

「五卅」事發生後，滬工部局增設華董，余與貝淞蓀君、趙晉卿君首選，次年代表上海市商會爲滬浦局之顧問，同時由戴啡莘君推荐，兼任美國菸業公司華經理，所入頗豐，使余經濟暫得安定。南京中央飯店股份有限公司，余任董事長，營業尙稱發達；遠東運動場股份有限公司，余任副董事長，營業亦頗順利；上海國民銀行，且增資二十五萬，重行立案；甯紹公司方面，則前已述及，卽年有官紅利也。是以余五十三歲時，因先嚴壽已八秩晉九，先慈六秩晉九，適北五省旱災嚴重，待賑孔亟，乃秉

承庭訓，重作壽儀助賑之舉，承親友餽贈，自一元至一千元不等，總數得二萬一千餘元，余卽以節省壽筵之資，折爲現金六千餘元，合成二萬八千元，以二萬元託華洋義賑會等團體，購棉衣以賑災胞，以八千元作助修鎮海後海塘之用，蓋是項海塘，因久未修葺，險象環生也。

一時森兒已聘定老友李麗水兄之次女鳳定女士爲室，親友皆謂宜於斯時，使之成家，藉安二老之心，於是卽於是年冬，假甯波旅滬同鄉會爲森兒授室，並補祝二老壽。次年，長孫永壽生，余折湯餅費三千元，移助仙居溺女拯救所之經費，憶及森兒生時，余亦曾以二千餘元助孤兒院，亦聊盡微忱而已。又二年，次孫永年生，於是二老晚景益娛。余五十五歲時，先嚴壽已九秩晉一，依粵例稱「百齡開一」，余於是向朋好徵求立軸百幀，書畫各半，上款題「百齡開一」以資紀念，歷五六年，方蕆事，亦巨構也。余五十六歲時，長女采苓，於歸清河。(亡友張涵衷兄於八年前聘定之)，時吾女年十八歲。於是余向平之願，祇有幼女采芸，在求學期中，尙未了也。惟十年往事，固多可喜，亦多可悲。余五十二歲時，黃礎玖兄年五十有九，病逝滬上，日夜銀行及押款等積欠至三百餘萬之鉅，余以共發公司之股東兼董事資格，負有責任，且該公司股票，係余所監發，蓋有名章，無可贖卸，訟累數載，幾至破產，幸荷各界亮察，諸友垂愛，得未經執法判決。一·二八事變之後，謝衡兄孫梅兄等，均受營業失敗之累，余雖亦受上海國民銀行，遠東運動場，長豐地產公司，茂豐漁業公司，明星影片公司等事業之損失，幸有美國菸業公司收入，可以挹注，並可出其餘款，以助諸兄之不足。工部局華董職位，於努力服務七載後，因聞有人覬覦此位，卽自動告退。美國菸業公司亦因改變營業方針，請余改任顧問。余五十八歲時，先慈偶膺微恙，竟蒙上帝召回，承諸親友差愛，致送花園多至五百餘具，備極哀榮。並由甯紹公司諸同仁擬以新甯紹專送，盤桓回籍，余秉承先嚴之命而敬却之，僅多留贖位而已。次年，甯紹又遭變故，余改任爲顧問而告退矣。

友及消夏記

(續)

陳龍尊

鄧頑伯隸書中堂

鄧石如初名琰，避清仁宗諱，以字行，更字頑伯，懷寧人。包慎伯云：完白山人篆法，以二李為宗，而縱橫闔闢之妙，則得之史籀，稍參隸意，殺鋒以取勁折，故字體微方，與秦漢瓦當額文為尤近。其分書則道麗淳質，變化不可方物，結體極嚴整而渾融無迹。蓋約嶧山國山之法而為之。故山人謂吾篆未及陽冰，而分不減梁鵠。趙之謙云：國朝人書以山人為第一。山人書以隸為第一，山人篆書筆筆從隸出，其自謂不及少溫當在此，然此正自越過少溫。又云：山人學書先從隸入，隸成通之篆，篆成通之真。康南海云：懷寧集篆之大成，其隸楷專法六朝之碑，古茂渾樸，實與汀州分分隸之治，而啓碑法之門。又云：完白山人盡收古今之長，展而結胎成形，於漢隸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開百禩，後有作者莫之與京。又云：完白得力處在以隸為篆。吾嘗謂篆法之有鄧石如，猶儒家之有孟子，禪家之有大鑑禪師，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證自悟，皆具廣大神力功德，以為教化主。然柱謂山人之隸，要有兩體，如今石印所傳韓山

朱公座右編者為一體；張子西銘者為一體。前者筆筆皆準之於古；後者殆欲自創一體。論創則似後者為貴，然習氣太重，不可為訓。如何子貞書，非不極工，後人學者轉成俗格。反不如前一體學之無病也。此幅屬前一體，所臨為冀州從事張君碑之銘詩，筆筆如銅牆鐵壁，觀之可悟臨古之方，必從正人也。山人書極多偽者，其真者每筆多成錯齒。

鄭谷口隸書手卷

鄭篋，字汝器，谷口其號也。上元人。朱彝尊推其八分古今第一。枕經堂題跋云：谷口山人專精曹全，足以名家。當其移步換形，覺古趣可挹。至於聯扁大書，則又筆墨俱化為雲煙矣。又云：本朝習史晨碑者甚眾，而天分與學力俱至則推上元鄭汝器，同邑鄧頑伯。汝器弋撤參以曹全碑，故沈著而兼飛舞。王潛剛云：鄭谷口書老年筆頗疎放，以求奇趣，是以曹全為本，而求變化者。梁聞山稱其學漢人，間參草法，王良常不及也。但大勝書、究嫌力薄。曾見有安樂窩中好打乖七字，橫幅，字大幾二尺，意趣極佳，終覺姿態勝於骨幹耳。其八分之為人推重如此。張在辛隸法瑣言

得復示，拒絕合作辦法，若至萬不得已時，僅可全數退出云云。次日，余以此意告知對方，即由南京當局代表，會同日方代表，邀余出席座談，闡明不能合作之意旨。余對切陳辭，完全維持自由立場，幸無任何衝突。詎山譯員蔡君告知，日方代表對余雖無惡感，然已會談同意對於渝方在滬之直接或間接機關，均擬予以掃除云云。余聞而憂之，即憑諸天良，允其所請，繼續華董職責，但鄭重聲明，決不涉及有關政治之任務，諸荷贊同。惟在散席之前發生余所意想不到之問題，即日方代表欲保護余之安全，擬派憲兵五十名，至余住宅守衛，並委社會部聯絡官久保鐵夫君，寓余家作客，並隨余出入，以盡保護之責。余即告以敝寓在貝勒路文安坊四號，係一兩樓兩底之弄內通常小屋，絕對不容任何佈置，况余此舉，完全為地方安寧起見，毫無自私自利之心，固處處泰然等情。結果仍以彼方負有重大責任為前提，余不獲已，乃允被邀作寓公，在禮查飯店及東和旅館兩處居留四十餘天。至五月二十五日，始遷移至武定路九三二號，世交嚴氏住宅居住，至今已逾兩載矣。余於五月一日，與許建屏、張德欽二君重就工部局華董任務，（時奚玉書君仍請假，不久即赴港矣。）及繼續擔任上海難民協會秘書長之職，藉以完成洽老及發起諸君之宏願，幸荷張君申之

、魏君伯楨、方君椒伯、盛君丕華等之協助，仍得順利進行。迨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當局佔領兩租界，百年局面，一旦劇變，人心不免浮動，頗形恐慌，幸當局措置有方，旋獲安定。詎至三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即農曆大除夕，大恐怖案發生，於是公共租界被封鎖區域至六區之多。余職責所在，不能不出為斡旋，遂有保甲制度、及保甲自警團之組織。余被公推為籌備會主席，周君邦俊、余君華龍副之。斯會成立後，封鎖區域均得開放，一般市民方有安居樂業之希望，亦云幸矣。七月間，聞君蘭亭、林君康侯、秦君潤卿、裴君雲卿、王君伯元、吳君蘊齋、郭君順、黃君江泉、江君上達、沈君維挺等諸君與余被當局敦促，改組上海特別市商會，余被公推為理事長。同時上海大學教育協會成立，余亦被公推為主席委員之一，從此余之工作，極形繁劇，惟有勉從事，冀免隕越而已。

綜上所述：余少時則天真未鑿，罔顧利害，童蒙無知，輒乖行誼；迨夫入學，志在進修，幸賴資稟，猥廁雅侶；壯歲則篤念故舊，經經自守，四方旅食，亦尚忠信；今則景迫桑榆，游更國難，自慚負荷，猶日兢兢；凡此一生，事雖至微，敷衍累幅，文不雅馴，恥無典當，聊紓拙陋之詞，誌我無窮之慨，凡屬知好，幸鑒微忱！

(完)

，記谷口學書得力處云。余之謁鄭谷口先生也，在康熙辛未，先生已七十矣。在門牆日久，見先生以醫道應酬，入夜篝燈於墨稼軒中，作字，正襟危坐，肅然以恭，執筆在手，不敢輕下，下必遲遲謹慎爲之，不似其字之飛動跳舞也。嘗曰：作字最不可輕易，筆管到手，如控千鈞弩，少弛則敗矣。又云：初拜鄭先生，即命予執筆作字，才下得一畫，即曰：字豈可如此寫？因自就坐取筆擗管，作禦敵之狀，半日一畫，每成一字，必氣喘數刻。始知前輩成名，固非偶然。又云：學者不可尚奇。其初學隸，是學園中宋比玉，見面奇而悅之。學二十年，日就支離，去古漸遠，深悔從前不求原本；乃學漢碑，始知樸而自古，拙而自奇，沈酣其中者三十餘年，溯流窮源，久而久之，自得真古拙真奇怪之妙，及至晚年醇而後肆，亦可以見其用力之勤矣。此卷原爲冊頁，書王維五言律詩二首，八分略帶草意，尤爲化工之筆，今重裝爲手卷。

翁叔平行草四屏

翁同龢，字叔平，號松禪，又號瓶庵居士。常熟人，咸豐進士第一。穆宗德宗兩朝皆值弘德殿，爲師傅。宏獎士類，屢掌文衡，官至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參機務。光緒戊戌以贊助德宗變法罷職，卒於家。清稗類鈔云：叔平行國書法，不拘一格，爲乾嘉以後一人。說者謂相國生平雖瓣香覃谿南園，然晚年造詣實遠出覃谿南園之上；論國朝書家，劉石庵外，當無其匹，非過論也。光緒戊戌以後，靜居禪悅，無意求工而超逸更甚。楊守敬云：松禪學顏平原，老蒼之至，無一稚筆。同治九緒間，推爲天下第一，洵不誣也。王潛剛云：翁叔平條幅，吾所見者皆是應酬之作，大約翰林大卷白摺字極有功夫。故七十餘歲尚不脫卷摺氣。又見其七十餘歲書聯，始學黃山谷，筆甚健拔。又見老年爲人書八言宣紙聯，極力開展，意在學錢南園與何子貞兩人之行書，雖不免劍拔弩張，然意態不凡，乃其合作也。其書盛行一時，蓋以身任顯要，門生故吏滿天下，輾轉求索，流傳遂廣。尺牘草稿，頗有意趣，然往往流露摺卷本色，故憶山谷老人欲撫凡骨無金丹之句，而歎出入取舍之不易也。其言未免毀之過甚。柱謂松禪固遠師歐顏，近法覃谿南園，然亦甚得力於閣帖。晚年恣筆爲之，尤多南園氣味。此四屏，其一臨王羲之且極寒帖，又其一臨王獻之阿姨帖，又其一臨王僧虔且職事所司六十一字，又其一臨唐校書郎宋儋今秋盡五十六字，均淳化閣帖。清剛拔俗，迥異尋常應酬之作。

沈寐叟先生行草手卷

先生名曾植，字子培，寐叟其號也。

又號乙盦，亦號遜翁。嘉興人。同治癸酉舉人，光緒庚辰進士，官至護理安徽巡撫。丁巳復辟之變，官學部尚書。著有乙卯疾叟詩文集若干卷，蒙古源流箋證八卷。詩與書法最有名。曾農冉云：余評寐叟書，工處在拙，妙處在生，勝人處在不穩。寐叟於前兩義遜謝，至後語不曉。釋曰：翁覃谿一生穩字誤之，石菴八十後能到不穩，愈不穩則愈妙。寐叟避席曰：不能至此，但奮吾老腕爲之，未知能到不穩處否？馬宗霍云：寐叟執筆頗師安吳，早歲欲仿山谷，故心與手忤，往往怒張衝決，不能得勢。中擬太傅，暫有入處。莫年作草，遂爾抑揚盡致，委曲得宜。真如索征西所謂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極繽紛離披之美。有清一代草書，允推後勁。不僅於安吳爲出藍也。梓謂寐翁近法黃石齋，包慎伯、張廉卿，遠師鍾太傅、黃山谷。自流沙墜簡出，更參用其法，以入草草。其書以草草爲最工。卽篆隸亦帶草草意。書碑則參用鬻寶子、鬻龍顏，不復作行草婀娜娉婷之態。處深於辨體者云。此卷集冊頁二，習字殘稿二，書碑殘稿一，裝成一卷，皆極精妙。尤以習字殘稿爲第一，蓋無意於傳而能極其自然之致者。殘稿三紙，友人潘君叔璣其璇所誥，至可感也。

日本滿洲中國 內田洋行株式會社

上海西華德路四〇三〇電話

測量機器 氣象器 光學機器 度量衡器
 物理化學器 測定器 製圖用品 事務用品

介紹

日本俳句

· 晶 孫 ·

變，例如：

網目にするごき鉢蟹を賣る(同右) 鐵絲網，蟹挾利害，在賣着蟹(秋)

這是壓縮成亂七八糟了。

二 俳句的精神

俳句是澀的，澀是什麼東西，是可以風月而不可花鳥的，即枯而淡的。日本之有學者有道者，功名都足或未該功名而隱居，那樣做的，用這限制着的字名，再不能發展成什麼的，但也因為這個緣故，一般年輕而未熟文章的，也能嘗試，試也不出毛病的，可是，這是外國人不十分懂該國文學而作詩之類。

日本和歌之大師芭蕉在他的「山中物語」中說：

はいかいは道(の花をみて)智を棄て、愚に遊ぶ(へし)ご(俳諧者要是棄智而就愚的)

原來，讀了萬卷之書，有人會論經綸之道，有人會作文學詩諧。上海的若江教授在他的美麗隨筆之中，指摘說他最愛科學家的隨筆，他說得不錯，我們在空洞文章中不能發見有美麗，例如：

新月是我女人的體型，滿月却永遠是她底臉龐，爲展開甜笑，給我們照耀撫慰光芒，滿月樣的臉龐永遠沒有朔，只有望。

這種文章如果在我們眼睛前面排着班，那麼我們要難過了。可是科學家的隨

筆中有他的毛病，就是銜學，我看得，

凡是科學者在他的文章中可能的把他的科學的自負棄丟了之後，他的文字纔有美，所以此刻，我們後指摘說，正在稱讚科學者隨筆的若江教授自己的文章却是很美了。這就是芭蕉所謂把智丟去了的情景，但是俳句就把這個智丟得太多，丟到差不多再沒有了，這就不是枯淡是什麼？他們看見花鳥，就以爲這是戀愛，但是他們見戀愛不覺得什麼美，所以他們並不讚戀愛，所以並不把：

戀猫を叱りて娘物思ひ

以爲善，樣麼這種句子只可以送給坐在「長火鉢」前說笑的「川柳」家去了，比這個句子更有品位的是：

今は亡き猫の爪跡障子張る

正在補貼窗紙之時，就想着已故之貓了，我們外國人却不懂這種句子，不過在俳句之中有名的却是：

古池や蛙飛びこむ水の音。(同右)古池

呀，田雞跳下去有聲音

那麼，給我們年輕有情熱之人，要理解這個美是不辛的。可是我們青年却也

都城在雨，吾心中亦雨……

的這個有名的詩，所以如說：

秋的山呀，青。

那麼我們不生什麼感興，或者說：

文

友

俳句爲日本短歌中之一種，他的歷史此刻不記載，前年周作人先生介紹過，但我手頭沒有他的文章，不能引用，今總合而言之，這種短歌是：(一)用「五七五」共十七個日本假名而做成，(二)這種歌的精神普通很高，故沒有諷刺，戀愛，不像「川柳」的有揶揄，(三)常須與四季有關。我們外行眼光中，與俳句類似者有「和歌」，和歌爲「五七五」後還有「七七」之後半句。其他，類似的「川柳」不雅，一看其文意即可明白，和歌與俳句一看頗類似，不過多加十四字，使得「和歌」一轉身得轉，所以造和歌之人與造俳句之人多不合一，像耶穌教中天主與新教之不合，如果你把俳句說錯了說「歌」，就要受他們的矯正。

一 俳句的形式及文法

うそ寒や兵營に沿ふ葱畑(爲使理解譯意如下)略爲冷呀，沿兵營的葱園(秋)

廢屋にうなたれ立てる向日葵(同右)廢屋之傍，俯首地向日葵(秋)

這表示有一個物件在此地，而對於這物件有一個形容詞，這不外爲 It is a

大ざかに塔陽を斷てる刈田かな(同右)

割了稻的田，有個塔的影子橫在着(秋)

夜更けて軍靴の音や秋燈(同右)夜深着的秋燈的聽見外面有靴聲過去(秋)

這是兩個情景，都是「……着在」

的意思，如找主解者有：

紅の蠟燭燃して月を待つ(同右)紅蠟燭燃着，在等待月出(秋)

不過這是未必爲主觀者，又可謂有什麼等待着在，那麼描寫心理的有：

戀猫を叱りて娘物を思ひ(同右)罵了吵着的春貓們之後，少女思情(春)

今は亡き猫の爪跡障子張る(同右)愛猫已死了，今在貼着其爪跡弄壞的窗紙(冬)

概觀俳句的形式如右，至於文法，我

却不敢寫了，因爲後面所述的理由，爲

了字數之限制，文法可以異常的壓縮改

秋的山呀，你大。

秋的山呀，你是我的希望所在。

這後面兩句因為我國青年寫不出文章時

勉強活的字句，例如說：

新月，甜笑永遠地展開吧！

或者

新月，一線光芒！一線希望！

這都是說願望，不是說的「山呀，青」

似的客觀，如或我給他叫中國白話新聯

句的：

我愛鉤藤樣的新月，苗條的，纖瘦的

我愛荷錢樣的滿月，渾圓的，潤膩的

這又是主觀。

給我停說愚舌，再批評下去：

網笑に鋭き鉄蟹を賣る

為現實主義種學者，這是一個大照片，

夜更けて軍靴の音と秋の燈。

這是浪漫，如或：

今は亡き猫の爪跡障子張る。

這是音樂（此刻不能傳譯日語音聲），

在這些文字中，有兩個共通性的是不容

易找到。

「爲什麼」（都市之雨使我心中也雨）

「我要什麼」（我愛什麼）

「你怎樣罷」（你永遠笑罷）

等記述，那麼俳句只可以限定着「*は*」

……了。這不外乎字數的限制，限制

是什麼？外國人看見以為限制者，其實

不是，那不外為老成之枯淡自然叫他在這短小的句子內把他的莫大之智慧收容着了。

三 青年與外國人

可是日本青年之不熟其國文學者也很容易辦這個詩作，爲什麼，就是這十七個字在「保護」着他，也不是限制，也不是老成。那麼人也這樣，外國人達到相當程度，也可以不受這限制之苦而試作了。

不過這種形式是可以，不可以的是精神，如果有道理的青年，他馬上會注意到他的情熱和感覺還不能造這文字。彈一個詩於鍵盤之上，要不過是個再現，所要的是要他生出來的。如果他是外國人，他也可以曉得這個小詩爲日本文學之世界的高峯之一，而也是東洋精神中可坐其一高位者。

在末了，我們羨望着能作俳句之文筆人，可是也恨我的情奮還不能作此枯淡文。如或有人以為我是個終竟不能理解日本俳句之人，那麼我想與周作人先生同歌說：

停年や秋の陽ざしに句を作る（同右）快

要隱居了在秋陽之下作俳句（秋）

（我們老了，談談俳句，你們還不要談之意。）

馬來戀歌

一

假如你是把掃帚
我便變成了簸箕
不管人們用不用
我得時々跟着你

二

茉莉花生在牆頭上
一朵朵開得多芬芳
我的心早已給你了
要求你愛我愛到狂

茉莉却飄零在地上

乖乖地不要在水裏玩吧！

我正提心吊膽地爲了郎

六

山泅水到三寶瓏去
到了三寶瓏就買東西
切莫輕信他人的話
因爲人心多欺詐

七

繩兒也不一條兩條
乾燥的粗繩我可把它斷了

南方情歌選

三

筍生長田土中
魚生長在塘中
只要姑娘自問；
有沒有和他人啣々嚙々

四

那綉有花邊的手巾
已經好々地藏衣箱
我一天一天地消瘦了
是爲了愛我的心肝

五

園中的玫瑰開了花

也不止一遍或兩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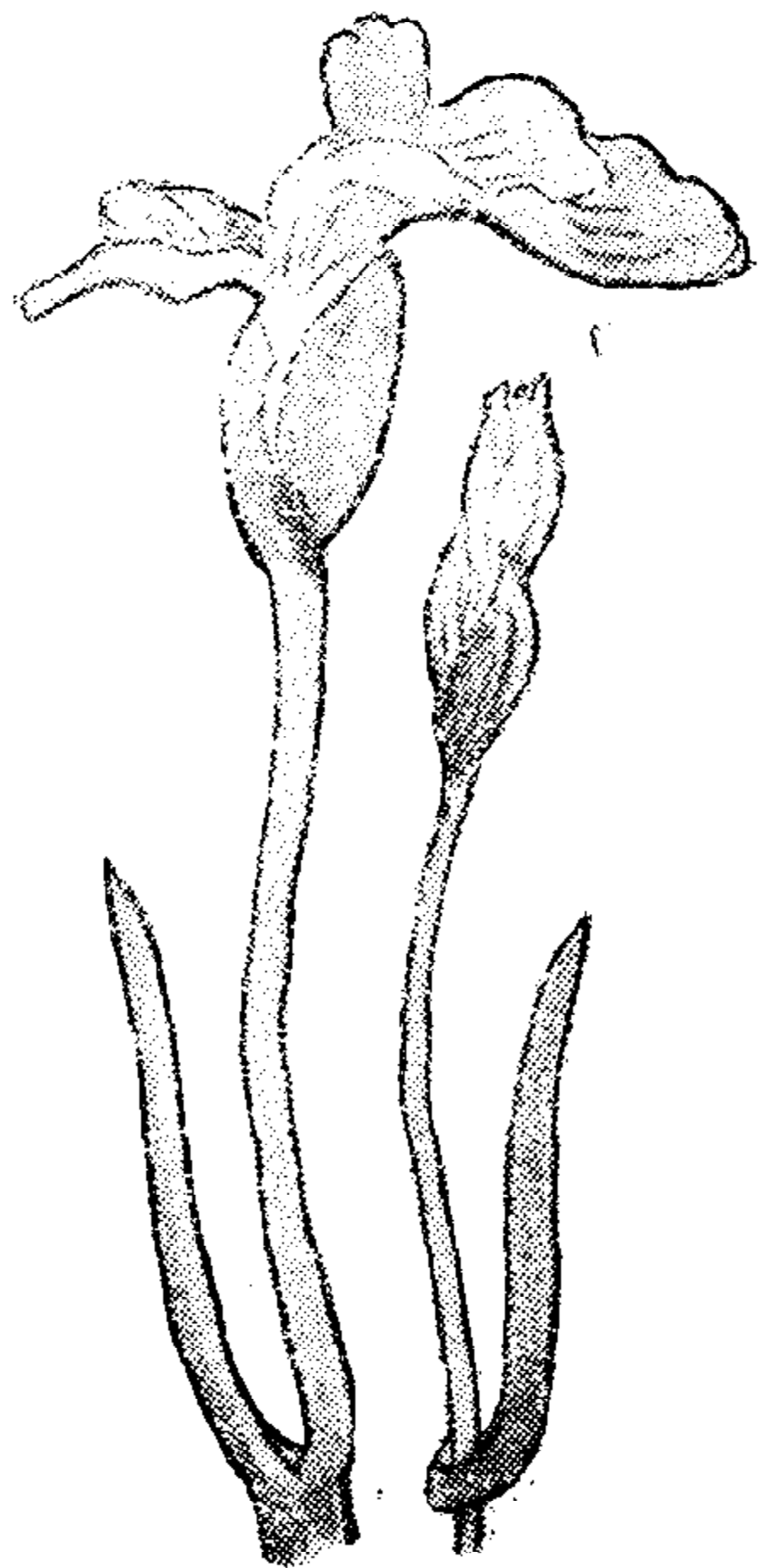
受了那人兒的騙

八

一個檳榔剖成兩片
你我各吃一片
假如沒有你這可愛的情郎
什麼檳榔覺得香？

九

妳的唇紅如玫瑰
妳的心白如茉莉
我乍見到圓晃晃的檳榔
竟想到妳胸前高聳的乳房



寄

楊光政

去秋我們同遊於棲霞山嶺，
 趁了一段火車又一段步行。
 車窗外青碧旋轉的鄉景；
 車中我們的歡笑和喧聲。
 下車後踏上了坡下的石徑，
 穿過了紅廟後便爬上了山頂。
 山徑中的楓葉下，柔嫩緋紅，
 坡下孤冷的屋脊和簇聚的
 森林，
 亭閣上輻射的陽光和飄然的
 風，

瑟淅的叢葉應着我們驚喜
 的心，
 途旁山壁間隱居的一尊尊
 石像，
 欣望着山間的絕景和行樂的
 人。
 冒着險我們緩緩地攀登上一
 雜草叢生的崎嶇險阻的僻徑
 ；
 矗立於山嶺而俯視蒼翠的平
 野，
 投身於自然之胸懷而奔躍着
 蒼翠之心。
 歸後在你房中，
 陳列着幾幅棲霞寫生的小品
 。
 那時我們對於大自然的讚頌

藝術化之生活的憧憬。
 呵，真美善的心情，
 和圖畫中的生命！
 但今日呵，周圍是冰寂的牆
 壁，
 淒厲地從窗外吹進來的風。
 咳，欺人的希望；
 和化成灰的美夢！
 春初月夜我們蹣跚於北門橋
 ；
 進入元宵館中痛飲着白玫瑰
 ；
 三碟的五香牛肉，板鴨和
 油鷄，
 兩客酒釀元宵和兩客春卷
 ；
 直飲得鬧嚷嚷如狂如癡，
 盡情地歡笑，剖胸地豪語。
 於是我們徒步於清寂的街衢
 ；
 沿途剝嚼着廣橘與密柑。
 街衢中浮動着我們兩個

路燈光映着人影一長一短。
 而後復折入於寥廓的鄉野，
 幾團綠葉，一池水面，籠罩
 着一片幽輝。
 那尖峭的紫金山之巔和途中
 的住家，
 併那月亮倒掛於池心的水裏
 。
 忽地「唧唧」兩聲引動了我
 們的追跡，
 呵，水面的圈輪，想是池魚
 的歡躍。
 我們——
 在這醉意中享受着春光
 和流年，
 復在這神祕的月夜尋覓
 藝術的真諦。
 但今日呵，我獨自淒寂
 地在這鎖住的鐵門中意亂心
 煩，
 在這方丈的斗室中萬念俱灰
 。
 唉，消逝了的青春，
 和催老了的心情！

窗下

路易士

太陽西沉，
 黃昏踱進我的窗，
 稔熟的顏面，稔熟的氣息，
 用不着寒暄，各自無言。

× ×

書案上，殘花一瓶，
 芳香留在昨宵裏，
 如我的昔日夢，
 憔悴，壓着沉重的傷悲。

朝霧

林 琴

昨天，我又
 見到了那個人，
 在梧桐樹的路街邊，
 低着頭默默地跑過
 ；
 是天際飛來的一支金箭，

向我心窩射過。

我回來了，

我懊喪地回來了。

我咀咒我自己：

「爲什麼

我竟那麼的懦怯？

爲什麼

我沒有勇氣把心海打開

爲什麼

我不敢昂起了頭向前跨步？

我回來了，

我懊喪地回來了，

默默的把粉紅色玫瑰籽粒

秘密地埋葬在心底海

——呵，但願不讓人知曉

我知道，

在我和人之間

有層冬天的濃霧。

父 親

胡祖源

無情的

像雨點般鉄硬的「栗

子」；

而我：

却是他嚴厲中憐惜的

撫愛。

我還緊記

一個嬌美的春天，

他帶我遊天堂的杭州的

情景：

白天裏攜着我的手

上靈隱、玩西湖……

夜裏就跟他睡在一起；

他用着自然的美景

寓有教訓地指劃給我看

他最喜歡喝酒，

往往一頓飯會吃上一

整半天，

他什麼都吝嗇，

可是，當捧起酒杯灌向

喉頭，

便連一些絲兒的吝意

也沒有了！

——這個性情他十足地

遺傳給了我。

幾年來，

我浪跡在浙東的山地，

用筆頭磨得來的錢，

付學費、充零用窮酸

得可憐。

他往往寄給我比錢更貴

重的詩篇：

父親不能供給你應享

的權利，

我慚愧，

當我接到你寫着「父

親」開頭的信！」

歸來了，

載着滿身的創傷；

我丟失了一切僅次于生

命的財產。

懊喪：連失去了活下去

的勇氣。

幸虧是他撫愛的話，

召回了我童年的生趣！

可是父親是變了，——

彎曲的背現在更彎曲了

本來矮的身體現在更短

縮了；

頭頂，光禿得找不到一

根髮；

嘴邊，却長出簇簇的白

鬚；

我駭異：

這短短的五年給他竟這麼大

的變！

爲了一家的生計，

父親仍熬受着辛勞，奔

波東西。

看着他矮小的身軀，

艱難地擠向「飛快」車

廂裏去的刹那，

我不禁湧出了二十年來

的回憶：——

流掉出珠粒般的淚滴



舊樓

朱櫻

卜居到這所窳敗的舊樓洋中來，快要二年了。說這所屋子是窳敗，一點也不含糊。每當你一人斗室獨坐時，忽然會有悉悉率率的泥灰莫明其妙地飄下來，弄得書桌上鋪了一層白粉。至於一到雨天，這個樓面具有每一座屋子無可避免的毛病——漏水。而且這漏水的地方恰好是我置放面盆的所在，聲音特別來得沈着——搭，搭，搭。

因此每當雨天，就會使我想。起在「脫變」中的舞台面，那個傷兵病院中的辦公室裏，也不免於漏水。住漏水的房子成爲很普遍的通例，也就不覺其苦，何況一年中不會天天是陰雨的日子。不過，當我的樓房中，遇到風向不好，吹的是北風，雨水會從窗隙中濺進來，緣牆而下，一直淌到樓板上，像長江一般的從千山萬壑中奔騰而下，迂迴曲折，一直到樓板的平原上，流勢遂緩慢下來，這樣要等風歇雨止的時候，

才可使源流斷絕，然後再做「治水」的工作。至於門窗油漆之被風雨剝蝕，更是必然的結果，所以說這屋子是舊而且窳敗，並沒有過份，是事實。

但在白天，也自有其好處。朝北的四扇窗子很大，前面並無高樓大廈阻擋，臨窗安放下一隻書桌，假如桌子收拾得整潔一點的話，確可以稱之爲「明窗淨几」。日光不能射到房間中來，但憑窗一望，斜陽掛在道旁的梧桐樹梢頭，常常令我聯想到大漠落日的雄偉景色，即此已足使我滿意，這樣，於是就住了下來。

有時坐在這房間中，常置身於冥想的廣野中，覺得窗子好像是一個畫框，搖曳在秋風中的梧桐，對面紅瓦的屋子，天上浮着的朶朶白雲……便是一幅自然的畫幅，配在這畫框中間。有時街車駛過，鈴聲，叫鞭聲之外，復雜以隆隆車聲，冥想的思潮，彼此不調和的聲

音打破，才覺得自己所坐的椅子腳太高了，靠背太直了，假如，假如在這樓屋中安放下一隻沙發，即使舊一些也不妨，那是怎樣的好呢？至少我可以在沙發中捧了一本書，抽一枝烟，享受一些幽閑的趣味。但我也知道理想常比事實更其美妙，假定將來有這末一個境界吧，寄希望於來日，這是最好的一個安慰。

於是因爲討厭椅子的不舒適而常想俯窗看看。在不知不覺中我有了俯窗的習慣。因爲在早起的時分，我就要站到窗口，把窗子打開，算是呼吸一些新鮮空氣，其實這種衛生的事還在其次，被天上的一層曙色的光彩所吸引，使我有探望的心理倒是本意所在。夏夜苦熱時，我常要從床上翻身起來，走近窗口，此時恰值中宵，繁星點點，使我領略到「夜看星斗靜」的真實性。我開始對於仲夏夜發生好感，有時受到生活的鞭子的重笞的時候，悶得透不過氣來，往往想到讓我也來做個夢吧，如同莎翁所給予我們的豐富的靈感一樣，在仲夏夜中讓我夢入仙國，暫時把塵世的煩惱擱在一旁。於是在憑窗眺望後再回到床上，果然會入夢，不過夢見者並非仙

國，時有常是故鄉，夢中的人物儘管是日間每日所接觸的親戚友好，但地點則總是自己兒時游釣所在的故居中。故鄉的數椽老屋，其實也有近十年的睽違，但每夢必是這所屋子，未免引起另一種的寂寞來。尤其在夢醒時仍是一片漆黑，天色離破曉尚遠，街頭只有喊賣「新鮮麵包」的小販，似乎拉長了宏亮得和大花臉一樣的喉嚨，叫賣麵包，證明方才夢中所見的家園，屋前屋後的花花草草都是夢幻。

上面從俯窗說到入夢，離題愈說愈遠。其實白天憑窗往下望，定要令人失望。下面是一個水門汀天井，午間有三四家人家都在牆腳畔的自來水上淘米，經數次的簸滌，棄下的污水一直滯積在溝槽裏，陰溝已經汗塞，污水被封鎖在上面，好似永無出清的一天。有兩隻鴨子在溝畔嚼嚼喝水，得意之餘，便發出茄茄的怪聲，拍拍翅膀，搖搖擺擺地在大井中來去。如此而已，此外就別無更好的景色可以欣賞。

住在這所小樓上，也有數次送往迎來的事，永遠不會使我忘記。有一次是壽君從南方來，預先來了一個電報說趁某某輪來滬。到了那天，我準時趕

到碼頭上去，不料船已靠埠，問問海關檢查員這船幾時到的，回答是已經有兩個多鐘點，再想問下去，檢查者已在執行公務，使我無從再問。看看船上，已經有旅客上下，這時在碼頭上像有一個水手模樣的人，我托他上船去問有無一個名×壽君的旅客，那水手去了二十分鐘模樣，回答我沒有。那時天氣已很熱，我在碼頭上已奔跑了一個多鐘點，看看毫無希望，心裏想或許沒有坐這船來，這樣，就決定了回來的意思。誰知跑到家中，一個頗長的軀幹跑來和我握手，「哈囉，好久不見。」此人正是我在碼頭上找不到的壽君。於是欣喜之至，問起原委，誰知這船按預定早二小時靠岸，他一上了岸就雇車一直到我家中的。在小樓中爲此久別的友人洗塵，互道別後的情形。他還是第一次到我的寓所，認爲房間亮是第一個好處，房間寬大是第二個好處……我趕快把別的話插進去，不希望他再來發現第三個好處，實在這屋子陳舊不堪，再說它好，要成爲作文的欲抑先揚了。記得剛搬來的時候，爲了要掛一副對子，站在梯上去敲一隻釘子。誰知釘子沒有敲進，牆壁中有不少灰砂

傾筐倒篋而下，把我的眼睛都迷住，於是只好把掛對子的事擱在一旁，先要出清眼皮間的灰砂，以至流了許多無謂的淚水。這是最冤枉的事。

說起流淚，我最反對人家看了電影或話劇暗中流淚。我常常想爲一件不相干的事下淚終有些婦人之仁，更何況電影或話劇明明知道是在表演。要說感動則可以，感動得以至淚下則大可不必。曾經使我感動的電影有孤兒樂園，孤星淚，萬世師表等，但並不至於使我的眼睛潤濕。現在爲了砂泥障眼，却使我淚流滿面，雖然催淚的作用不同，但也認爲擲之虛耗，頗不值得。

這晚上壽君在小樓中過夜，舖了一條席子在樓板上，那時天氣已漸燠熱，就含糊請他權宿了一夜。有一首五律宋詩昔日常被我們唸熟，其開首四句是：「一鉢卽生涯，隨緣奉物華，是山皆有寺，無處不爲家……」我的朋友來滬後有時住在別處，有時則住在我家中，來去時把一枝牙刷帶在身邊，他說，只要帶了這一件東西，就隨處可以住宿。因此我會戲改上面的宋詩爲：「一刷卽生涯，無處不爲家。」去調笑他。小樓中多了一個友人，頓時

熱鬧不少，晚上特煮了一壺咖啡，促膝談心，當時的盛情，至今猶在目前。

又有一次是送別，友人張君爲了謀生關係，要到香港去。可是這次的去港，所謀的職務尚無把握，但因上海一無依傍，只得冒險一走，大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氣概。事實上也確然如此，因爲受托者對於張君的職位含糊其詞，如其友人已到了香港，那方面想想特爲費了川資，不遠千里而來，似乎難以再行捱揆，便可肯定下來。那天托旅行社代購的民生輪房艙票已經送來，明天早晨一定要開船。張君遂於晚上到小樓上來話別。這天天氣不巧，下着簾纖細雨，更其使離別的空氣濃重。我對張君說，此去你的職業大概沒有問題，倒是我們要見面的機會，愈來愈少了。有許多時間都是在沈默中過去，張是一個好思索而大喜歡多談的人，我遂只能以烟捲代替言語繚繞的烟霧把我們的面孔隔絕，免得猜透彼此心事。隔了半響，他起身告辭，外面雨聲仍是淅瀝不已，我爲他喚了一輛人力車，在黯淡的路燈下，在細密的雨絲中，目送此搖曳的人力車緩緩沒

入黑暗之中，我的身體不禁顫抖了一回，回到小樓上，覺得離我遠去的友人又多了一個，曾見一個畫家的絕句有云：「細雨遍三月，無人又一年。」其寂寞境况，意在言外。執筆時恰值秋雨淅瀝，張君之別，爲時適已一年有餘，自去年冬日的戰事爆發，不通音問者及經年，因此更覺得人生如浮萍一般的飄忽不定。

這一篇小文原是要記這暫時寓居的小樓，却是一大半的閑話都與樓居無涉。其實住在小樓中也絕少精彩的事可談，在文末僅想補充一句，朝北的窗外面尚有百葉窗爲蔽，燈火管制時用以閉闔，雖室內點一百支燈尤也與戶外無涉。前樓沒有百葉窗，那父親極胆小，每當警戒警報時便把電燈完全熄滅，其令郎要讀法文，認爲難管制而燈仍要開，只要光綫不漏至戶外即得。因此父子發生衝突，幾至動武，實屬不幸之至。像蝸居這樣，便不會發生這種事情，只是關緊了百葉窗睡覺，明天上寫字間往往有遲到的危險而已。



睡覺

王爲恆

吃、喝、拉、說話、睡覺和求偶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六種技能，也就是人類存亡絕續的關鍵，而在這六種天賦的技能中間，最不需要學習的就是睡覺。

甚至我們還可以說，睡覺的技能反而是越學越糟的，你沒有瞧見嗎？初生出來的孩子，一天到晚睡得多麼香甜？即使再大一些，白天睡不着了，但到得晚上，也總能一上床就鼾然睡去，及至年齡逐漸長大，超過了三十以後，（平均說）不但睡眠的時間反而漸漸減少，而且還有許多人竟會躺在床上睡不熟，幾乎完全喪失了睡覺的技能。這不是越學習越糟，越訓練越退步嗎？

還有，我們每當達到第二天有什麼要事，隔夜必需早早安睡的晚上，也往往越睡越睡不着，因爲睡眠原是一種天賦的本能，只宜聽其自然，萬萬用不得強，一用強，阻力就會跟着產生了。

可是天賦給人的本能，也不免略有高下厚薄之分。就把吃的本領來說，我曾經親眼瞧見一位先生，可以把鼈魚的頭砍下之後，馬上提起來湊在嘴唇上生喝牠的血；以前我家裏所雇用的車夫，一頓飯可以吃七大碗八大碗；但三十多年來，我自己卻從沒有一頓吃滿二小碗飯。這在睡覺也有同樣的情形。籠統一些說，大凡身體肥胖，屬於多血質一類的人睡覺底本領最好，差不多祇要身子橫下去便可以睡着；反之，一般身體瘦弱，屬於神經質的人，可就大不相同了，他們每一晚所睡熟的時間不但遠不如前者之多，就是在上床以後，也往往要費許多力量，才真正的合眼睡去。

我自己就是屬於後一類的人，簡直終年睡眠不足，每次和人家談到睡覺的話，總不免要自己怨尤一番。

朋友中間，有一位褚先生，人雖並不胖，睡覺的本領却非

常高明，最不容易的是他的景況時常很窘，所處的環境也相當複雜，同時他老先生還歡喜跟女人們發生一些「攪七廿三」的關係，然而祇要睡到床上，便立刻可以「萬慮全消，安然入夢」。這不是得天獨厚嗎？另外還有一位韋先生，身子比較胖一些，但也不及殷秀岑的二分之一；可是有一天，我跟他同乘電車，在霞飛路聖母院路口上車，中間好像我還和他說過幾句話，但到得巴黎大戲院時，他已經歪着腦，合上眼睛，睡得怪香甜了。

睡覺本領的高下，除天賦的影響之外，人爲的環境當然也大有關係，就像我自己，在二十三歲以前，睡覺的本領委實不在別人之下，從來沒有在半夜裏醒過來的事。待到一進報界，弄了這勞什子的筆桿以後，每晚一上床，便漸漸感到沒有把握了，即便在身子好的時期，也祇能睡熟六七小時，逢到心緒惡劣或精神不好的日子，那就至少再得打一對折。同時我有一位表兄，以前當小學教員，幾乎每天晚上，都得替學生改卷子，用腦的時間太長，因此也患了失眠症，後來他棄學就商，最近三四年來生意做得非常順手，一方面口袋裏的

是增多了，而在另一方面，他所化的精神却反而大爲減少，從前患的失眠症，就此不藥而愈。據他告訴我，近來沒有一個晚上不是「一覺睡到大天亮」的。

此外，我相信體力的勞動，也足以促成睡眠的酣暢，工人和黃包車夫中間，似乎很少有患失眠症的吧？記得九年前的一個國慶日，我和老友倪哲存徐煥明二兄從上海搭了隔夜的夜車上南京去遊玩，車上未能安睡自不必說，而一到南京，又因爲精神太興奮的緣故，竟不會先休息，三個人馬不停蹄的足足玩了一整天，晚上睡在中央飯店裏，大家從八點鐘上床，一直睡到第二天的七點鐘，誰也不會醒過，其酣暢舒適，真非言語所能形容。真可說是我生平所睡的最痛快的一覺。

再有，睡覺的技巧亦復因人而異。試舉一例：

大約五六年前，我們新聞界裏有一位趙先生，不知道用何種方法，把自己的睡覺的技巧訓練得登峯造極，出色驚人，他可以接連三天五天不睡，也可以連續着睡上二三十小時，逢到工作緊張的時候，他可以

把一天應睡的覺，分爲數次解決；譬如下午二時到五時先睡三個鐘頭，接着便工作六小時或七小時，到晚上兩點鐘再繼續睡四五小時，天亮立刻又爬起來工作。最妙的是他一躺下去就睡熟，一站起來就醒，真像開抽屜抽屜一樣的爽快便利。並且他的睡覺是完全不受身外的一切底影響的，他在床上可以睡，在沙發上，甚至伏在桌子上，也可以睡；他在靜的地可方以睡，在鬧的地方也可以睡，即使在同一間屋子裏有兩桌人打牌，他也決不在意，只要他想睡，便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攔阻的了。

像趙先生這樣的「善睡」，當然我也必須承認是很少的例外，或許一萬個人裏頭竟找不出兩個來（黃包車夫除外）。然而普通人有一種睡覺的技巧，在我看來，已經也覺得很可佩了，那就是夫妻同衾而眠。我每次走進親友的臥房，看到他們牀上祇有一條棉被的時候，心裏總禁不住要兜起一個疑問：「他們公母倆睡在一條被裏怎麼能睡熟呢？」因爲，我從很小的時候起，便養成一種習慣，不能跟任何人合用一條棉被，直至結婚以後還是如此。

此外，又有一部份人是有一「擇席」之症的，那就是說，換了一張床，便睡不着覺，這當然也是睡覺技術的拙劣所致。記得我有一位表姊，生性最愛潔淨，（大概有「擇席」之病的人多數是有潔癖的）輕易從不外宿，無論在何種困難的環境之中，她也必然要竭力趕回家去睡覺。後來她到蘇州去唸書，入校的時候，千方百計的托人向校長懇說，要把她自己在家里睡慣的那張大床搬進宿舍去使用，校長起初堅持不許，我表姊便在無可奈何之下，勉強在學校裏所備的小床上睡了兩晚，可是兩晚都沒有睡熟，第三天哭得雙眼紅腫的吵着要回家，校長先生這才知道這位小姐真有一些古怪，便特別通融，讓她家裏把她睡慣的大床搬了進去，一時親友間傳爲笑話。（不過幾年後她出嫁的時節，却並沒有再把這幕好戲復演出來。）

睡覺的時間，普通總是在夜間的，但在大都市裏，也有不少人由於職業或興趣的緣故，到了晚上不能睡或不捨得睡，結果便只得學耗子的樣，改爲「晝伏夜出」了。

裏担任編輯工作的同行，聽他們的意見，十個中間幾乎有九個半是深以日夜顛倒的生活爲苦的，並且大家都說「身子吃不消了，身子吃不消了。」例外的祇有寥寥一二人。

把睡覺的時間全部移到白天來，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若每天在午飯以後，學宰吾老夫子的樣，稍稍「晝寢」上一兩個鐘頭，倒確是十分有益的。所以朋友中間，都稱睡午覺爲「睡衛生覺」。大凡能夠天天睡衛生覺的人，精神都非常健旺，身子也不難漸漸肥胖起來。但問題是在生活這樣困難的社會裏，能有幾個人每天可以在午飯之後有那末一兩小時的空閒，而且還可以隨時找到一張床或一張沙發？所以統計起來，有福氣睡這種衛生覺的人，多數還是生活悠閑的中上階級！

我有一個時期也想睡這種衛生覺，不料睡在床上，無論如何，不能合眼；把孩子們趕完了也沒有用，把手巾覆在臉上也沒有用，心裏默數一二三四也沒有用，試了五天，一分鐘都沒有睡熟，真可說是天生的「苦命」了。

新嫁娘

洪山道



張誠儀正對着鏡子梳頭髮。她側着頭向鏡子裏照了照，覺得左面的一叢還不十分整齊，於是再塗上些油；細細的梳幾梳後，看上去已差不多了，可是她還不大放心，拏了一面小鏡子對着大鏡子前後照了照，頭髮是可以看得過的了，祇是眼睛還有些紅，任憑再撲些粉，再拏毛巾細細的擦總不能掩去眼眶邊上的一圈紅痕。她輕輕的嘆口氣，站起身來走到窗前，打開窗，讓風吹進來。

這時剛打過九點，秋天早晨的陽光淡淡地照在她的臉上，將她的臉顯得更圓，更紅，她

的一個家，從今天起她便是這房間的主人了，她已不需要再上學校。學校祇是為小姐們設的。小姐？她現在可是小姐？昨天在家裏還被人稱作二小姐的她，僅僅祇過了一夜，便該換上一個新鮮的稱呼了。

門外有人輕輕的打門，隨着門就被推開了，一個女傭捧着兩盞碗點心進來，一看見她站在窗口似乎感到些奇怪，一面輕輕的放下碗，一面說：

「新少奶：這樣早您就起來了？唷！怎麼開着窗，一清早當心着冷。」

這新的稱呼正打在她的心裏，使她有些窘，平時她以「被養育的小鳥」去嘲笑同班預備結婚的同學，但是現在呢？自己不正走着和他們同樣的路麼？自己不但是被養的，更成為被獵人所狩獲的小生物，在平時曾經極力痛詆被父母所強迫結婚的女子，罵她們懦弱，罵她們是商品，她奇怪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怎麼這一點勇氣都沒有，向父母這一點論說的能力都沒有，憑人將她們帶到禮堂上去，和自己不願意甚至陌不相識的人交拜，然後帶進新房，像一頭鳥一樣。

「可恥啊！」她輕輕說着。「什麼？」

「皇后？」

怎麼不是皇后呢？同學們圍着她替她化粧，三妹在旁邊打趣她，媽媽匆忙的走上走下，一進房就笑，客氣的甜蜜的稱呼她為二小姐。

等到結婚典禮一開始，禮堂裡就肅靜了，她由嬪相扶着，她當心的走着，她記起在電影中所看到的走法，那多莊嚴，她一定也要那樣走的，自然她是那樣走了。

她並沒聽見主婚人介紹人說的是什麼？反正是舉案齊眉，白首偕老等等吧了，她將耳朵放到來賓中去，來賓的低語像羣蒼蠅在嗡嗡的叫，但有兩個聲音像打雷一樣，這兩個聲音自她走進禮堂時就有了，那兩個聲音一直打擾她。

「可惜啊！」

「他有錢呢！」

她極力想忘記它，但這聲音就像惡魔一樣老在耳朵邊叫着，她想找出說這話的人，但是禮堂中有誰會大聲的說話呢？祇有介紹人在上面漲紅着臉嚕嚕囁囁的說着。

她偷偷的將眼去看她母親，母親站在一邊望着她的嬌媚笑，滿意的笑，她成功了，像個猶太商人作成了一筆交易那樣的笑。所不同的，猶太商人是為了自己笑，而她却為了她女兒以後的生活笑。

新郎站在旁邊，嚴肅地像尊石像，但是誰都知道那是裝出來的，他也是笑，眉毛笑，眼睛笑，心裏笑，從那時起，他

更加相信自己是對的，他更要努力實行這一點信念：

「想法弄錢！儘力弄錢，錢能使你滿足。」

因之新婚第一晚在枕邊向他的嬌妻的第一句話就談起錢：他有多少錢，從什麼地方可以賺一筆錢，怎樣可以賺得更多的錢，錢多起來多起來……

她看看床上睡着的人，他正熟睡着，鼻息一高一低就像在說：

「錢！錢！錢！」

錢倒底有什麼用呢？她活了二十歲，整整的二十歲，知道用錢去買戲票，買糖果，非但能買死的東西，而且也能買活的東西，買雞，鴨，豬，狗。

友

但是這多奇怪，她！張誠儀！已經生活在世上有二十年的人，有自己的靈魂，有自己的思想，却也給錢買了，非但買了她的過往，她的現在，她的青春，而且買了她的將來，她的終身。

她心裏感到微微的熱起來，擎起桌上的蓋碗飲了一口，她想這裏面一定是潔淨的涼開水，每天早晨要喝的淡味的涼開水。但這水今天變了，碰在舌上甜甜的，有股桂圓香味透出來，她悟到自己又浸沈在幻覺裏去了，她該換過另一種生活

，完全改變去以前的生活。但是多末可怕，一個人會改變得這樣快！一個月，不，幾日前她還自在地和一羣和她同年紀的人在一起談笑，一起唱歌，而現在呢？他們仍舊這樣過着，自己却已經要嘗試去生活

活在一個陌生的家庭裏，極力裝出幽靜和有禮貌來，叫一個陌生的人爲媽，認一些生疏的人爲弟妹。

「我的媽呢？我的弟妹呢？」

她心裏問着自己，她當然知道她的媽媽和弟妹就住在隔壁一條路上，只要費上五分鐘就能走到，而且從窗口看出還

可以望到那個家的屋頂。她一向是不留心到那屋頂的，但現在這紅色的瓦却給了她一種親切的感覺，在這屋頂下面正住着她所親切的人。這其間相隔得這樣近，可是她覺得在它們之間却好似築了一條溝，這條溝分開他們，他們祇能在這條溝的兩面望，却不能再聚在一起親密的談笑了。

她知道僅僅一夜功夫，她和她就變成生疏了，她記得親戚處嫁出去的人再回到母家去時，一切的人都會莫名其妙地客氣起來。爲什麼？沒有人知道，是否爲了一個女人已獲得

一種新的更大的愛護而可以放棄了舊的麼？她不由得再看着睡在床上的她，這人難道就是她的新的更大的安慰麼？不是

，她從他身上不能找出使她得到安慰的地方來。她所有的安慰在另一個人身上，那人有一對深沈的眼睛，柔和的聲音，更重要的是懂得她的心，但是這人却遠離開她，即使再相見時，也成爲不過是一個陌路人而已。

陌路人？不會的罷？妹妹呢？

她總該還和以前一樣親切的，就在夏天，她們還每晚一同到街上蹣跚，衝着晚風，幾個人跨着大步走在街上。那時的情景才是可貴的，年青人無忌憚地打趣着，這世界絲毫也未

會驚動他們，誰也沒有想到以後，祇有目前。那時雖也想到婚期將屆，但祇不過像大海中擲下一塊小石，稍微波動一下就完了，偶然有人提起她的婚事，衆人似乎並不介意，這事在他們看來祇不過是兒戲，因爲她們並沒嗅到些微結婚的氣息，而且誰也不會相信這婚姻

是真的，這樣兩個不相同的男女會結成夫婦。

「多快！」她看看窗外，陽光已經移過了，床上的人還熟睡着絲毫沒有醒意。

「已經是秋天了。」

她震了一下，這是誰在說話呢？她環視一下室中除了她之外沒有第二人能說話的了，她當然知道這是自己說的。但是她覺得這句話很熟，似乎有人說過一般。她儘力想憶起這句話的人，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想出來，她用手拍拍腦袋，忽然苦笑一下說。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罷！再想些什麼呢？」

她掩着口打了個呵欠，走到鏡子前，團團的轉了一圈，仔細的賞鑑自己身上每一部份，微微的笑了，鏡子裏不是顯出一個年青的少女麼？有什麼兩樣呢，和在學校裏的時候？

「我還是一朵花那樣的艷麗呢？」

她得意的欣賞自己的足，那足套上了一雙用白軟緞製成的精巧的鞋子，鞋面上綉着花。再上去便是紅色的旗袍，那旗袍適當的裹住她的身體，這高價的料子上也正有着一朵朵的花，她輕輕的撫着這些花朵，不禁猶疑起來。

「這些花難道永遠不會凋謝的麼？」

她想起來了，她無力地坐了下來，用手支着頤。她妹妹的臉又浮在她眼前。

那是夏末了，母親打開一包包的衣料來，一面向她說：

「誠儀：你的好日將近，應該少出去跑，而且，已經是秋天了。」

她並不回答，看着她母親將衣料一件件拏出來，翻到了一件紅色的，母親好像對於剛才的責備表示歉意的笑着說：

「我知道你喜歡紅色的，所以大都剪了些紅色的料子，但是這一件却最漂亮，你看。」

她拏衣料在身上比了比，料子上的花朵在燈光下閃閃發光，這光就像把劍一樣刺進誠儀的眼睛，刺進誠儀的心，使她不敢抬起頭來。她早先還存着結婚是不會實行的想念，因爲誰也沒有想到這問題，而且誰都沒有爲這事情忙着，一切都仍舊照着老樣。但是今天母親却剪了這許多料子來，就在目前她一件一件拏出來，就在目前她親口說起結婚這兩個字，這還能是真的？這還能是個夢？

「怎麼？你不喜歡這花樣嗎？」

她聽見母親在問，惶恐的抬起頭來答道：

「我很喜歡，我更喜歡這樣的大花朵。」

說後她就懊悔了，她爲什麼要說喜歡呢？她不是根本反對

這次的婚姻嗎？她的妹妹，她的朋友，還有些認識她的人都不贊成這次婚姻，她們都期待她有會作行動上的反抗，即使不成功也至少會使婚期延遲下去的，但是她自己却像匹羔羊一樣預備讓人牽她上屠場去。

晚上，客廳裏暗暗的，幾個年青人圍坐在那裏，一點香煙的紅光時時衝開一小塊空閒隱昧的照出幾張默然的臉。

沒有一個人出聲，靜靜的讓時光滑過去，終於，有一個人輕輕的說了。

「說呀！姐姐，這樣坐着是不會有辦法的呀！」

「說些什麼好呢？」誠儀苦痛的說，「我的一切都完了，我的前途都完了，在我的前面祇是一片黑暗……」

突然有人在角落裏笑出聲來，打斷了她的話。這笑聲帶着善意的譏諷，在這笑聲裏可以聽得出是爲了這少女的猶疑而憤怒，爲了這少女的懦弱而不平。

她的妹妹起來捻亮了一盞小燈，這燈光微弱的射在每個人臉上。這些臉充滿了憤怒，充滿了年青人的祇有熱情而不知如何對付這種事情的迷惘。他們眼看着一個無知的少女又將被人送進墳墓，他們除了同情

之外還能做些什麼？

誠儀端正的坐着，她的眼望着前面，這眼睛失去了固有的光輝，她的面上充滿了無助的死色。她熟悉坐在她身旁一些人的臉，他們都等着她開口，祇要她一開口，祇要她說出預備怎樣做，他們會盡力幫助她的。

「叫我怎樣辦呢？我心亂如麻，看看將來祇是黑暗，我的一生完了……」

這些反覆絕望的話並不能引起人的絲毫同情，因爲當她說到一半時，仍舊有人在笑，笑得使她不能再說下去。

「怎麼辦呢？」有人跟了一句，「辦法是有的，祇是……」

誠儀的腦中一霎時浮上從書本子裏看到的少女因反對婚姻而堅強反抗着家庭的影子，也浮上因決裂而偷偷出走的情形，她知道母親那方面無論怎樣也沒有轉圜餘地的，那末她祇有出外！走到那裏去呢？親戚家是絕對不會留她的，朋友處也不成，因爲這出外是誰也確不定日期的。照種種看來這次出外無疑是終生的別離，以後

她將自己找生活。自然她不怕做一員家庭叛徒，她能吃苦，但是憑什麼來維持她的生活呢？等到不能支持後，她也將淪爲終日徬徨街頭的人了，而且，母親將怎樣憤怒和悲傷，親戚們將怎樣揶揄她，冷嘲她！

「但是媽媽那面……」

衆人不作聲，誰都不能解答這問題。

爲了母親，爲了家庭，誠儀便從小進到少奶奶了。

「少奶奶？」

她淡淡的笑了笑，回頭看看床上睡着的人，那人一絲也沒有醒意。她覺得無聊得很，走到窗口望下去，正見兩個少女挾了書包嘻嘻哈哈走出去，忽然想起有人會送過她一首短詩，末二句這樣寫着：

「唱吧！
唱出您心底悲哀，
莫讓青春在無言中消逝去」

「我的青春呢？」她懷疑的回過頭去看看床上的人，那人仍熟睡着，鼻息一高一低，好像說：

「錢！錢！錢！」

離別

胡白華作

鄭遠畫



舒民在三樓亭子間裏整理他底簡單的行李，下午的陽光從窗外的粉牆上反射進來，亭子間裏映着寂寞的光影；明天早晨他就要離開這個寄寓了將近一年的地方了。中年的居停主人原是舒民底父親生前的朋友，所以他們夫婦把舒民是當作自己的子姪看待的，而他們所鍾愛的小女兒菱娜，也是把舒民當作哥哥一般——她原只有一個比她大兩歲的姊姊。在舒民以一個孤獨的旅人心情，投在這樣一個溫和環境裏，有時他幾乎誤認自己爲其中的一員，可是這不過更使他心靈上感到異樣的寂寞而已。

現在他爲了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獻身給一種艱難困苦的事業，用青年的生命去冒險，在別離的前夕，看看這個塗着溫和色調的亭子間，以及那些同他廝守了很久的書桌和床鋪，却不禁掀起了些輕微的留戀。

「到處都是別離，在一個地方埋下一些留戀，只是增加痛苦底記憶罷。」舒民坐在床邊上望着放在書桌上的那隻沒有蓋好的手提箱，他有點迷惘了。一陣急促的步子響到三樓上來了，是熟悉的步子。舒民問了一聲：

「是菱娜？」

菱娜沒有回答，她輕輕地喘着氣走到門口，尖尖的三角臉上泛着微紅，兩只黑大的眼睛落在舒民底迷惘的臉上。

菱娜手裏提着一只紙口袋，他在門口停了一停，然後微笑着走了進來，她那藍布的單衫掩不了她底心房的起伏。

「在理箱子？」她走近書桌，從紙口袋裏拿出蘋果，一隻一隻地往箱子裏塞進去。

「哦，太多了，你吃一隻。」

舒民從箱子裏摸出一隻蘋果塞在菱娜手裏，她茫然地望着手裏的蘋果問他：

「明天早上就要走嗎？」

舒民沒有回答，他把眼睛移向窗外，他怕觸及她那裝不出笑容的臉。

「我知道你不想再來了。」

她低低的說着。

「也許。」，他的聲音也有點啞。「不，未來的一切誰知道呢？也許不久還有見面的日子。」

沉默在他們之間停留了幾分鐘，他覺得彷彿有許多話想同她說，但是却不知道要說什麼。「爲什麼對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說些不必要的話呢？」一個漠然的微笑浮上了他的臉。

舒民靠近菱娜站着，菱娜掠了掠她蓬鬆的長髮，正想開口說什麼，忽然樓下叫了兩聲「菱娜」。是姊姊薇娜的聲音。菱娜正要走出門，却又反身把手裏那隻蘋果塞進提箱，忽然地跑了下去。舒民聽到她走到二樓才响亮地回答着：「是姊姊叫我嗎？」接着聽到她們姊妹兩個在客堂裏談話的聲音。

一個寂寞的影子落在舒民的心上。亭子間裏的光線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黯下來了，他默默地掩上箱蓋，然後下樓從後門走了出去。

晚飯後，舒民低着頭走進弄堂裏來，兩手插在褲袋裏，晚風把他底領帶飄到肩膀上，他也懶得用手去動，他彷彿在沉思，但是他並不能想什麼，心

裏是紛亂的一片。一串離別的苦痛壓在他底心上，他想到一年前離開了母親從故鄉跑出來，那時他也有別離的悲哀，但是爲了自己的學業和前程，却不得不忍心離開母親的淚眼到這個都市裏來讀書；現在自己爲了更大的責任，犧牲了學業，犧牲了一切去冒險。「呵，我離開了所有關心我的人，更遠離了母親……」一陣涼風迎面吹過來，他打了一個寒慄。

賣炸白果的小販在弄堂口叫了兩聲，又挑起擔子走開了。舒民低頭看見脚下拖着自己的影子，心裏起了無邊的寂寞。在黃昏的燈光裏，一個苗條的影子迎着舒民移過來，舒民仍然低着頭向前走。

「舒民！」一聲低低的呼喚投在舒民的耳邊，是菱娜的聲音。舒民看見菱娜停了步子站在牆腳下，他加快了步子走過去。

「是你，要出去嗎？」他隨便的問着。

「哦，不，我在這裏走走。」她的眼睛睜得很大，兩隻手搓着她的小手帕，煩亂的心思從她的手上表現出來。她望着他：「你今晚不再出去了嗎？」

「唔。」他毫無感情似的應了一聲，於是他的眼睛沿着褲

管子望下去停在自己的皮鞋上。

微涼的晚風拂亂了菱娜的頭髮，她動了動那黑而長的睫毛，她的眼光也在舒民的皮鞋頭上停了一會，然而很吃力地抬起眼臉，就着昏暗的燈光看到了舒民臉上那樣嚴肅的表情。他們的眼睛接觸了一會，兩個人的眼臉又幽幽地垂下來了。一輛包車拉着一位老太太在一家門前停下來。舒民看了看手錶：

「你爸同媽在家嗎？我應當去向他們告別了。」

「哦，他們還沒有回來。」她好像思索了一下，「本來是叫我一同去看電影的。」

「姊姊呢？」

「她在彈琴哩。」菱娜側過頭去聽了聽，不聽見鋼琴的聲音，只有晚風吹動着樹葉子發着沙沙地响。「是的，剛才還在彈的，現在大概睡覺了……你明天清晨就要動身，也該早點休息了。」她仍然一動也不動的站着。

她心裏也彷彿覺得有許多話要同舒民談，但是她覺得時間已經不早了。手錶上已經是十點半鐘，時間很快的從她們之間溜過去，它將帶走了同她們朝夕相聚的舒民。她心裏感到

一陣酸。舒民祇用着柔和而冷靜的眼兒愛撫着她底臉，她想哭。

一隻黑貓躲在牆腳下用兩顆亮晶晶的眼睛望着她們，然後寂寞地叫了一聲溜走了。

紛亂的思想像迷霧一般包圍着舒民的身子，他很煩燥，在窗口呆呆地站了一會，便解衣就寢，但是怎樣也不能入睡。闔上眼皮，那一副黑大的眼睛總不肯離開他，他想，「我不是忘不了這副眼睛呢？」是的，他曾經爲這副眼睛迷惑過，它的溫和的光輝，曾撫慰了他寂寞而孤獨的靈魂，他也曾經在這副眼睛裡領悟了菱娜心底深處的祕密，然而現在這副眼睛是深深地苦惱着他了。

過去的一切浮現在他底心上，他又記起了她第一次投給他那個異樣的微笑，後來隨着時間的進展，他們在無言中互相認識了對方，菱娜是活潑而好勝的，但在舒民面前就變做安靜而溫柔了；她肯聽他的話，也很信任他。舒民常常在心裡想，「如果自己有一個妹妹像菱娜這樣關心自己，不也是一種幸福麼？」因此，他私心總把菱娜當作他底妹妹看待，于是在公園裡散步，在讀書，閑談的時候，菱娜成了他唯一的

伴侶。她底姊姊薇娜對於他們這樣地親密，不免有了近乎懷疑的表示，然而她們底父母知道舒民是誠實的青年，並不以女兒同他接近而不愉快，在舒民的心裡，也確實沒有想到會對菱娜發生超乎友愛以上的愛戀。

可是，這半個月來，菱娜知道舒民決定了要到遠方去，便常常在他面前緊鎖着眉頭。他也爲了這個在自己的心上激起了種種矛盾，然而，一個重大的責任在向他表示，他不得不勇敢地拋開一切。

樓下有了菱娜底爸爸的聲音，舒民才知道他們夫婦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回來了。他不敢下去看他們，過了一會，他又聽到菱娜咳嗽的聲音。

舒民心裡很不安寧，在床上翻了幾次身。他希望能夠暫時忘記一切。

過了很久，他才昏昏入睡。清晨，亭子間裡還停留着隔夜的昏暝，舒民翻了一個身，已經被自己的心跳驚醒了。手錶上的指針正指在五點上，他跳下床打開窗子，深深地吸了

文

友

一口新鮮的空氣，弄堂裡靜悄悄地，兩隻小麻雀在對過牆頭上無聲地覓食。初秋的曉風拂在他底臉上，他感到頭腦子有點沉重。

每天看慣了的一切，今天好像都對舒民散發着溫存的氣氛，就是從窗口望到的那一塊天空，和一角毫無表情的牆頭，他也覺得有點可戀。他的眼光掠過那扇奶油色的房門，他覺得那上面仿佛留着菱娜的影子——菱娜是常常在那個門口閃了進來的。他又想起菱娜每次同他兩人相對的時候，她總是那樣顯得有點不安的樣子，但是當着多少人在一起，她便豪放而明朗了。「這些我雖然都讀得很熟悉，可是自己一直却裝着不很關心，這樣地做作，對於一個純潔的處女心靈該是一種殘忍的傷害吧？」他的手停在額角上，悔恨嚙食着他的心。他嘆息了一聲，「唉，有些同學常常罵我矯情，現在我是承認了。如果告訴她我是愛她的，她也不會有累自己，而且她正是一個最同情自己的人，可是……」

一隻孤另另地小鳥飛在天空，舒民底眼睛被牠吸引着，跟得遠遠地，遠遠地，終於看不見了。他坐到書桌面前，隨手撕下一頁日曆，在那背面寫着：「菱：爲什麼我們要認識呢？現在我不願離開你，但是却不得不走了。你是很瞭解我的。我還記得你有一次開頑笑說我是「天空裡的孤鳥」，是的，現在我又孤另另地飛去了；我知道，以後當一隻飛鳥掠過你底眼睛，將會喚起像寂寞的回憶。我非常感謝你，我會永遠爲你祝福的。」

用困倦而遲頓的眼光直視着他，同時慢慢地撕掉她寫的那張紙，然後她低垂了眼臉。舒民想抓住她底手大哭一次，但是他的心在顫慄着，他無聲地坐進沙法，把臉孔埋在手掌裡。

「就預備走嗎？」艱澀的語句和在鋼琴的餘音裡。舒民抬起頭來望着她的眼睛：「啊，你今天起得太早了。」菱娜底疲倦眼睛和失神的臉

「菱娜，你笑一笑吧，離別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我們還有見面的時候呢。」菱娜悲苦地望着他的不自然的表情，一個黯淡的微笑像無力的陽光一樣在她臉上現了一下，即刻就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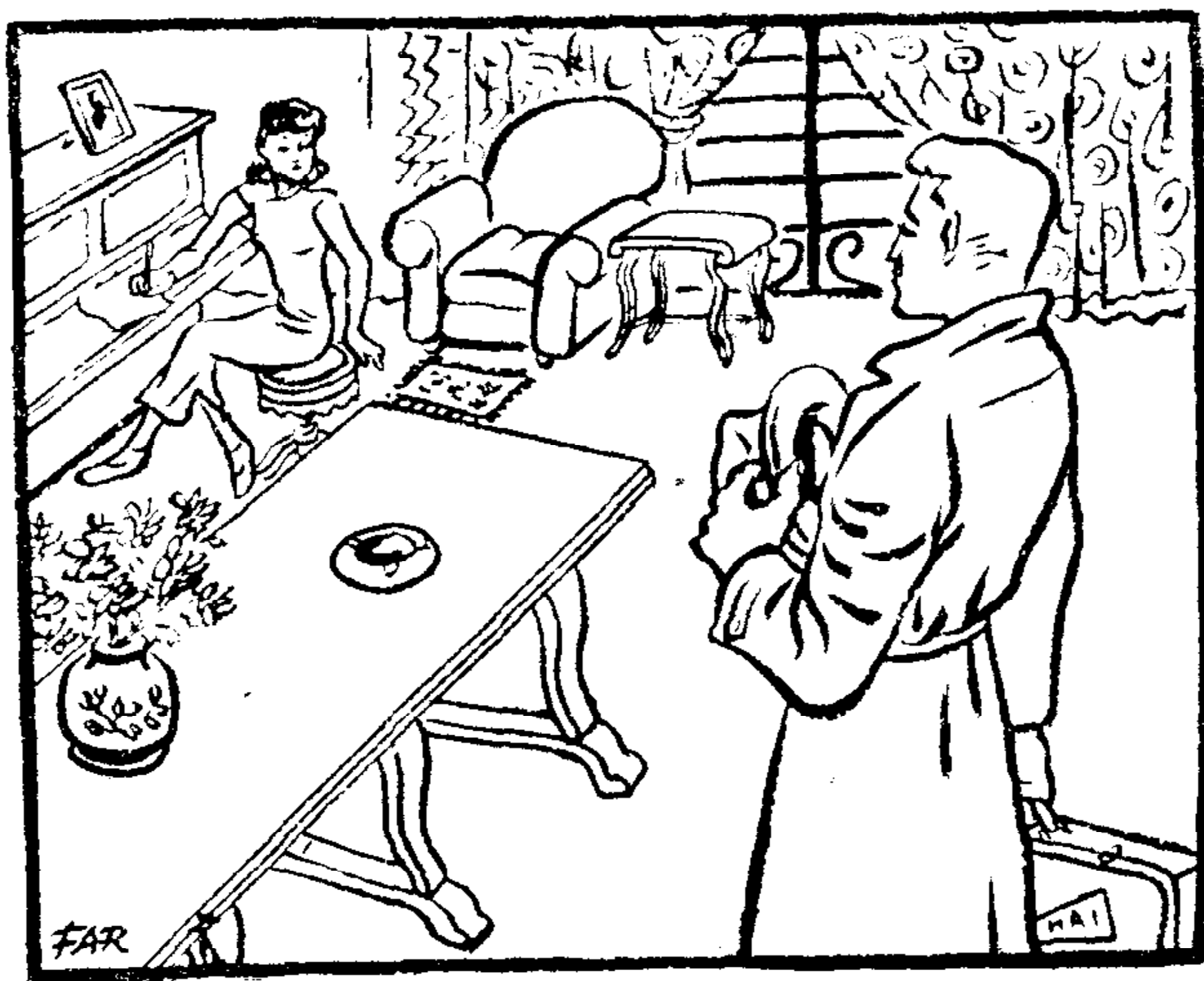
大門外面汽車的喇叭響了，傭人把舒民的行李拿到汽車上去。菱娜呆呆地倚在鋼琴上。「我不及向你爸同媽告別了，請你替我告罪。」他又笑了笑，「還有，你的姊姊，她會罵我的。」他忽忽地拿起雨衣，菱娜在他前面向門外走出去。他們停在門口，舒民深深地對菱娜望了一會，然後無可奈何地踏進汽車。忽然他又從車廂裡退下來，在衣袋裡掏出那張背面寫了字的日曆塞在菱娜手裡。汽車開動了，舒民在車廂裡換轉頭來，正接觸到菱娜底淚汪汪的大眼睛。於是他自己的眼睛也模糊了。

傭人替舒民打好行李，連他底一隻手提箱一同拿到樓下去了，他茫然地在亭子間裡呆了一會，然後慢慢地走下樓。整個的屋子還在睡夢當中，寂寞得叫人窒息，舒民走進光線微弱的客堂，菱娜的背影却意外地呈現在他的眼前。她正伏在鋼琴蓋上不知寫什麼東西。舒民走到她身邊低低地叫了一聲「菱娜」，菱娜掉轉頭來，

沉默的時間在繼續着。菱娜揭開琴蓋，無意識的輕按了兩下琴鍵，顫抖的音韻幽幽地迴盪在空間，她自己的心也在顫抖着。她的手又觸動了一個低音的琴鍵。側轉身子幾乎是悲慟地問他：

色，說明了她夜來的失眠，舒民的心裡感到很大的痛苦。靠牆立着的一隻大時鐘緩慢地敲了六下，舒民走到樓梯口用電話叫了汽車。然後他走過來做了一個勉強的微笑對菱娜說：

「爲什麼我要留下那張日曆呢？」舒民在懊悔着，他想，「這不是增加了我心上的罪孽嗎？」



。西東寫在正她，室客進民舒



熱而來，離開他的村子祇有十幾里路了。他到家裏，撲了一個空，他的家眷，妻和四個孩子，一個祖母，已經在一星期前跟着親戚向西走了。

在事前，他家眷約好，萬一危急的時候，他們逃散了，相會的地點，便是漢口，漢口有他的二姑丈在那裏。村上的人告訴他說，他的家眷便是和二姑丈的家眷一同走的。

趙榮林便和村上幾個智識份子，一同向西逃難，不上半個月，他們便到了漢口。但家眷却一點消息都沒有，他和二姑丈在漢口盼望了快近一個月，仍舊音信全無。他們起初是失望悲苦，後來盼不到，便死了心，每夜去茶館聽說書，解解愁悶，榮林剩得隻身一人，預備向西北走，開始新的生活去了。

二

有一個叫做趙榮林的，本在上海開書店，八一三事變的前夜，他不曉得到底住在上海好，還是逃到鄉下去好。他的店本在租界上，他是一個無主意的人，朋友對他說：「將來上海要成爲孤島，米沒有來源，自來水也要斷絕，住在上海的人，說不定要活活餓死；我們反正是要向內地去的，所以我主張應該首先把家眷向內地撤退！」

一則經朋友的相勸，二則趙榮林在故鄉W縣有些田地，三則他自己本有棄商而從事文藝的志願，所以就聽從朋友的話。八月十二日那天，家眷乘事變前最後一班從上海開出的首都快車回到W縣鄉下，他自己留守在上海店裏。

榮林的家眷，在陰曆十月初十頭上，聽見敵聲來近了，飛機在頭上像織布梭子一樣來來去去，就在門前錫滬公路的第十一號橋上轟炸起來，夜間照明彈四處不斷。女人是膽小的，榮林的妻秀鳳投來投去要逃走，却沒有一個人引導。到十三那天，鎮上的二姑母家却託人帶來一個口信，說：「可要逃的，要逃，叫兩隻船，和我們一同走。」

秀鳳好容易叫到了兩隻船，一隻船被二姑母家和二姑母的姑母叫做蘭伯伯家的東西塞滿。還有一隻是坐的秀鳳家的母親和兒子，秀鳳的姑母，姑夫和孩子，又加上東西，他們在船上，日夜祇能

坐着，睡也睡不下。蘭伯伯的男人本是做小學教員的，最近有一個族叔做了經理處的處長，他便謀得第一倉庫的庫長，大家都叫他姜庫長，這蘭伯伯便是庫長太太了。

庫長太太並不是坐船去的，是第二天，陰曆十月十四那天，由庫長從宜興派了一輛汽車前來接她們。坐汽車的人，除了庫長太太一家，一個婆婆，兩個兒子外，有資格同她合車的，便祇有一個庫長太太的姪女兒名叫菊珍的。因為她已經初中畢業，是一位十足的唸書小姐了。

說到這位庫長太太，自幼會讀過四五年書，舊制初小畢業，勉強寫得一封家信，身材短，臉龐可以算鵝蛋臉，但看不出有美麗的地方，眉毛雲雲眼睛動，倒是會說會話會算計的人。年紀三十三四歲，不幸的是她生在新舊交替的時代，自幼把一雙腳纏得尖楚楚的，一雙腳上十個腳趾，有裹得彎曲在腳底裏了，走起路來扭扭捏捏的，成爲八字式，但她算嫁得了一個知識份子的丈夫，又是蘇州城裏的破落鄉紳，她拼命的學時髦，買一雙球鞋，鞋頭裏塞了許多棉花，祇是走路姿勢總改不過來。她還要學騎腳踏車，她穿了一身女學生的運動衫，騎在腳踏車上，把那副樣子特地攝了一張照片，看見這張照片的人，看的時候，大概都要抿緊了嘴，繃了眉頭，纔能看得下去呢。

她在八一三事變到來以後，她的丈夫一做了庫長，她便說要去當看護，嚷着

要進什麼訓練班去，隔壁的老式婦女聽見了，都在背後竊議她說：「她那樣的人會去當看護，天下沒有一個女人會在家裏，都要去當看護哩。她有兩個孩子，家裏又沒有別的女人，她走得開麼？」

三

秀鳳的兩隻船到了宜興，到姜庫長那裏送了信。庫長太太和那位菊珍小姐，拍粉點胭脂，外邊披着大衣，搖搖兀兀的下船來，看見秀鳳們幾日幾夜沒有好好的睡覺，蓬頭赤足，眼皮浮腫的神情，她說：「喔唷！你們到這時候纔到，船到底慢，我們汽車是快哩，真的一個眼雲雲就到了！」說着，就笑拍着菊珍的臂膀說：

「阿是我們汽車寫意？」

「那當然！」菊珍回答說。

船上原有兩名勤務兵押船，這時，庫長太太把勤務兵叫上去，搬下來幾十箱的罐頭牛肉，罐頭鴨，以及其他的罐頭食品，米——麵粉。

宜興也快要靠不住了，飛機又來轟炸，日兵又從太湖裏渡了過來。庫長率領着一批軍士回船，又要向金壇退走。庫長太太誠恐秀鳳這批人跟着她，看她們身上的打扮，料她們不會有多少錢，要吃她的用她的，心裏想遣開她們，便向秀鳳道：「替你們叫一輛車子到南京去罷！一輛車子要三十塊錢呢，你可有麼？」

「車子銅錢是有着哩！」秀鳳雖是一

個鄉村婦女，但她却頗能隱藏不露，她身邊原帶有幾千塊現鈔。如果蘭伯伯問她，什麼要多少錢，什麼要多少錢，問她可有，她總冷冷的說：「那是還有哩！」

「先生！你總算行好事的！」秀鳳的娘在哀求。
「行什麼好事，快點滾！」科長的竹桿快要打上去了。
於是這一批又趕上了岸。

「那麽就讓她們等在上面罷！」庫長太太說着，一面自言自語道：「也算有那種勿識相的人，嚙不知識的，自家靠靠別人就算了，還要帶了親親眷眷一大

了漢口，也許碰到榮林，就不必愁了。這些親親眷眷，倒答應不下，說聲我來養，將來的事那裏能知道呢？」所以她也祇能看着自己親生的娘和胞弟哭哭啼啼的上岸。至於小姑和姑夫一家，更不必說了。

四

庫長們的船開了，到了第二個碼頭，要燒飯吃了。

庫長太太說：「到外面來是要點銅錢呢？去買點淡鹽，買點菜！你可會帶多少錢呢？」

「買小菜的錢是有呢！」秀鳳說。

秀鳳上去買了些豬油，買了幾尾魚，煮好了，却給庫長太太和孩子們一頓吃光，因為她們先吃。吃剩了的飯，用開水泡一泡，給秀鳳們吃些湯壳落水壳落的泡飯，吃也吃不飽。煮飯的勤務兵本是秀鳳二姑母家隔壁的一個竹匠，現在却也來仗勢欺人，秀鳳還帶着一個吃奶的小孩，她向竹匠說：「我是有孩子吃奶的，湯壳落水壳落的東西可吃得飽呢？你揀乾一些的盛給我！」

那竹匠把碗一樁厲聲說道：「都揀乾的，湯叫什麼人去吃？」

秀鳳道：「難道湯一定要吃掉的麼？」

「我勿會的，你自己來！」竹匠說着，不盛給秀鳳了。秀鳳氣得抽咽似哭個不住，泡飯也吃不下去了。奶奶也沒有，孩子又在號泣。那庫長太太又在憎厭孩子的哭聲，秀鳳便把沒有乳汁的奶

文

後來汽車叫不成，還是大家坐着船走。便是庫長所有的汽車也丟了，庫長和太太們也都坐着船走了。庫長和科長們是一隻大船，庫長太太也是一隻大船，船裏還用木板攔着高舖。這時，庫長太太想：「如果這些人跟過去還了得，誰養得起他們？」便授意屬下的一個科長，科長拿了一根大竹桿走過來一個個的審問：

「這是什麼人？」

「是我們的伯伯和姑夫！」秀鳳說。

「留不留？」科長問庫長太太。

庫長太太尖尖嘴搖搖頭。

「上去！」科長揚着竹桿喝。

「啊！蘭伯伯！你做好事，我們總算是親眷哩，現在叫我們上去，丟在半路上，叫我們怎樣呢？」

那庫長太太蘭伯伯祇裝做不聽見。

秀鳳的伯伯和姑夫一家終於被趕了上去。

科長又到第二批逃難人的面前：

「這些是什麼人？」

「是我的娘！」秀鳳說。

科長又向庫長太太請示。

「一榻刮子替我趕上去。」庫長太太紅了臉說，「平時一口湯罐水都喝勿着，現在你也是親我也是眷——逃難沒有親眷了！」

最後輪到秀鳳了。秀鳳本來想替自己的姑娘和母親說些好話，但想到自己不知可能夠等在船上，所以便嚇得不敢做聲了。這時她和四個小孩在船梢的角落裏已縮做一點點——四尺多長的人縮到只有二尺長一團，孩子像小雞一樣鑽在母親的翅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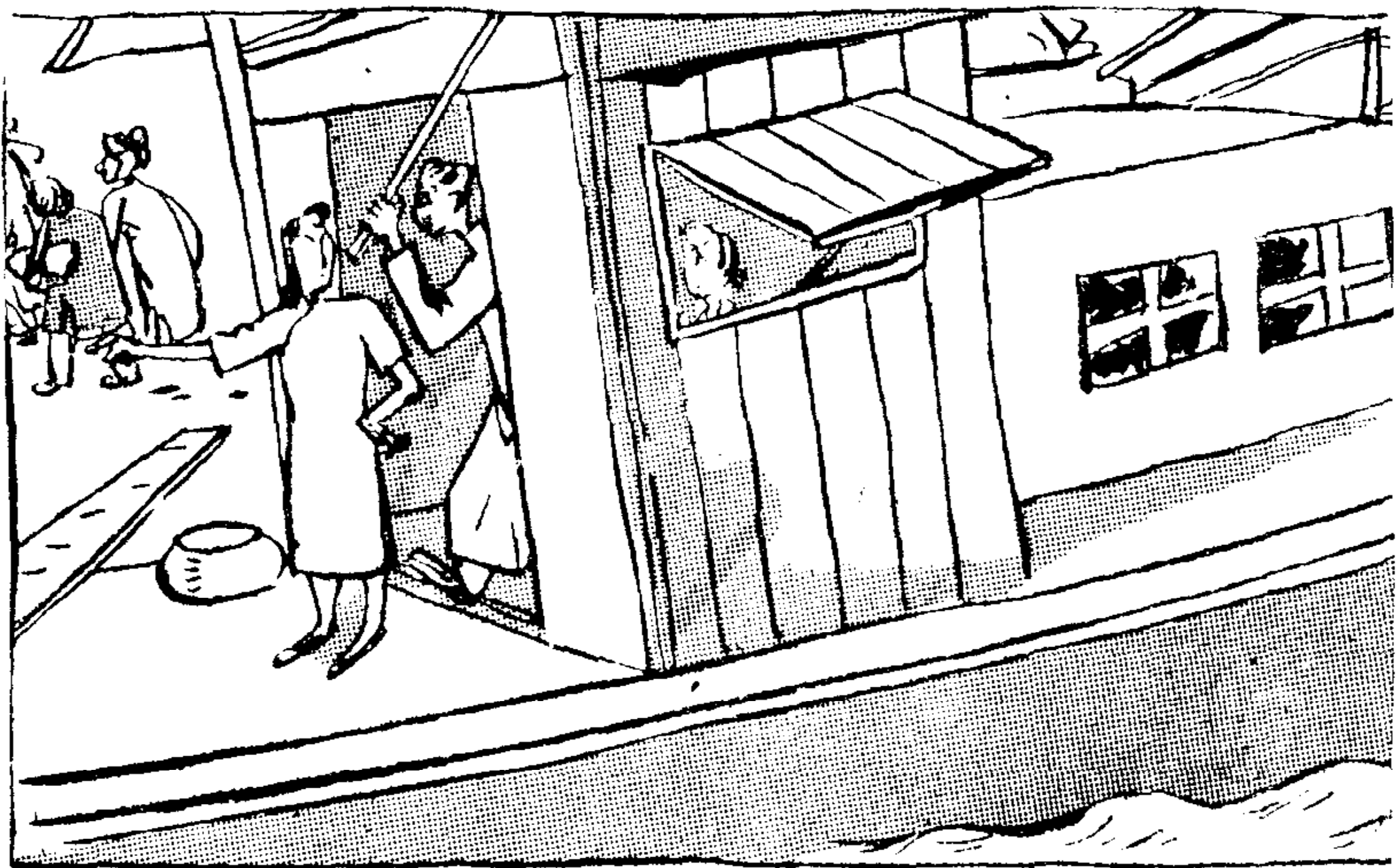
「這批人怎麼樣？」科長又問。

庫長太太用生氣的目光看着菊珍，菊珍便說：

「這是我們舅婆裏的新嫂嫂，那個是我的舅婆，讓她等在船上罷！」

秀鳳聽了菊珍的幾句話，好似臨刑的死囚得了赦書，活着了一條命一般。菊珍再對庫長太太解釋：

「伯伯，你勿曉得，當初榮林表哥和我們約定，本來由他帶領我們逃到漢口去，現在榮林表哥來不及從上海回來，也許他已經先到了漢口，假使我不帶新嫂嫂去，我到了漢口，怎能見榮林表哥的面呢？所以我舅婆裏一家人無論如何



「！去上趕我替子刮榻一」：說臉了紅太太長庫

有這些錢，一年二年，不要來靠你；到

頭緊緊地塞在孩子的嘴上，儘他乾吸，吸吮得奶頭澈心疼痛。她想：「我平時本也是用了頭娘姨服侍的人，不要靠什麼人的，現在在這裏不得不受你的氣！唉，榮林榮林！都是你害了我，丟我們大大小小，爲何不來接我們？我恨不得把孩子一個個的都丟入塘河裏，自己也是一跳，看你怎樣？只是我這樣，你一點也不曉得，我死得不分曉，我忍耐着，如果有一日見你的面，我要打你的耳光，我要問問你，我爲你受這種苦不要去說，倒是受這種氣，真正一刻也難過！我平時是半句話也受不住的呢！」

文

友

到吃夜飯的時候，庫長太太們拿出罐頭鴨，一大塊一大塊的吃。秀鳳的小孩子，這時特別乖，竟看着她們吃，一點也不鬧。秀鳳的大孩子六歲了，又怪聰明的，當他伸過碗去添飯的時候，給那個竹匠把碗一拍，碗落下去打碎了，大家都責怪他，那可憐的孩子會說了，哭着道：「又不是我，是竹匠一拍纔落下去的！怎麼怪我呢！」

秀鳳看着孩子，又止不住雙眼流淚，抽抽咽咽的哭了一陣。

「小孩子碎了碗也不打，總不會看見做大人的對小孩子這樣的寶貝，這種嘸不知識的女人！」庫長太太說，「總是小孩子，大人阿會有意拍碎小孩的碗呢？」

秀鳳聽了，她想：「我近在這裏，親眼看見竹匠拍的，怎麼叫我再打小孩子呢？」便不去理睬她，儘她去說。

晚上，秀鳳最小的孩子因爲沒有奶

吃，不住的哭吵，便在船艙口點一支洋燭，讓孩子看看亮光，可以不哭。庫長太太驚呼道：「噯！怎麼做大人的一點點都不曉得當心，嘸不知識，燒壞了一隻船你賠得起麼？」庫長太太總喜歡橫也說別人沒有知識，豎也說別人沒有知識的。

她那種說法，便是秀鳳的二姑母，就是庫長太太——她的親嫂子也聽不過去了，她憤憤的說道：「燒勿壞的，一支洋燭點在那裏怎麼會燒壞一隻船呢？」秀鳳聽了氣的本也想說：「燒壞了我來賠！」

她一想，「這時我在趁她的船哩，要靠她哩，怎麼能和她鬥嘴呢？」所以就悶氣吞聲不響。

五

第二天，又過一個市鎮，庫長太太又要催秀鳳買小菜了，她又道：「到外頭來是要點開消呢，你可會帶多少銅錢囉？」

秀鳳答應說：「姆！吃用總帶一點呀！」

庫長太太又說：「貓要逃難，狗也逃難，阿貓阿狗，人勿像人都要逃難，嘸知識的人，都勿會估估自己的量！一個人可曉得自己？」說着，又問秀鳳道：「你到底可會帶多少銅錢哈？」

她問了一遍又一遍，連坐在身旁的婆婆都聽不過了，便火勁勁的反問道：「你只去問別人家，你自己可會帶

多少錢囉？」

給阿婆這一問，她纔不再問了。她倚在阿婆的身邊，一刻也不能安靜，她說：「從前說我們姜龍文怎樣怎樣，現在也有一日要來靠我們龍文了！現在是都來龍文長，龍文短，從前是都不認得龍文哩！」

阿婆看她媳婦那樣的輕骨頭，那樣的瘋狂，理也不去理她，祇是不做聲。她却那裏能安靜，一會兒把嘴湊到阿婆耳邊去「測測觸觸」，不知講的什麼，一會兒又湊上去「噤噤咕咕」，她完全高興得瘋狂了，這怎麼辦呢？但她的阿婆是官宦人家出身，她一見她瘋狂，便端坐不動，愈顯得莊重，每當她把嘴湊上耳朵的時候，便索性閉着眼睛像入睡的光景。但可憐的，這位庫長太太，祇是不住的癩癩，這時候任是天皇老子也止不住她的狂態哩，最好我們讓她索性去大跳大號一番也許可以把她的毛病醫治一些，也許就可以使病稍爲安靜一點兒罷？

庫長太太自己的兩個孩子一會兒打筋斗，一會兒把雙手吊在船棚上，像小猴猴一樣。秀鳳的孩子躲縮在娘的身邊，看着那兩隻猴猴跳來跑去，他們差不多像呆木的元景。但是庫長太太的眼裏祇討厭別人的孩子，她在那裏咕嚕道：「小孩是不懂的，要大人識相，那種大人勿識相，就叫嘸知識，勿領孩子會！沒有教訓！」這種話，是以爲說她自己，但在船上的人，都知道她是說的秀鳳

。她的婆婆又聽不過了，便插嘴說：「別人家的孩子再乖也沒有了，你再要叫他乖，除非叫他們不等在這船上哩！」

「菊珍，我們不是在逃難，叫游歷，到一處游歷一處！」她又向菊珍講話了。

菊珍和着她的興說：「真正是游歷！逃難的人，再要寫意過我們是沒有的了！」

她的婆婆又聽不過了便披着嘴道：「你們這樣算寫意的麼？一點都不在眼裏！我年輕時跟着我的父親，那纔算威風呢，他做山海關總督，到北京總是包一節火車，上車下車都有官兵排隊接！你們這個算寫意的麼？哼！我看都不要看！」

「菊珍啊！」她又就向菊珍說：「我和我的親眷比不得別人，我們是割不斷的親眷！」

「割不斷的！一直親下去，那裏割得斷？」菊珍也說。

「菊珍啊！我是不當你姪女兒看待，當親生女兒看待的！」

過了一會，她高興昏了，又說：「菊珍啊，我當你妹子看待的！」到底她把菊珍當做什麼看待，莫要說旁人，連她自己也不弄不清了。

一會兒，她又湊向她阿婆的耳朵邊去：「王家的女人是，我看見得也氣！叫我做了她，我便要怎樣怎樣！」她一會兒說某人長某人短，一會兒又說某人短某人長；她的阿婆實在經不起她的狂態，她索性鑽到被窩裏睡去了。

六

過了溧陽，不知庫長太太還是有心要

丟掉秀鳳還是怎樣，把秀鳳們放在一隻大木船裏；那種「焦湖」船，像三層樓房一般高，從船艙裏到船面上要用梯子

。秀鳳想，「這樣的船，飛機來看見了，一定要轟炸的，我本來爲要活命纔出來逃難，如果這樣，我要逃什麼難呢？」

她便嚎啕大哭起來，三個孩子跟着媽媽哭，老祖母也哭的一片悽慘的哭聲，他們想用哭來感動別人的救援——她們整整的哭了一晚，把眼睛都哭腫了。船上人勸她說：「不要緊的！」她那裏肯聽，天亮後，她哭吵着要換船，要和庫長們的船一同走，因爲她想：「大船是行起來慢，一定要落後的。」她們總算不會白哭，前面船上有一位科長聽見了，過來問她們的原由，答應她換船，幾件行李也沒有人幫她拿，一隻大的箱子，她在岸上慢慢的像車輪一樣由她一個人推過去，用四隻箱角上轉過去的。她這時披了頭髮，穿一身短衣，下面鞋子

失掉了，赤了腳，不知成什麼一種形狀了。她已經想定，如果庫長太太不答應她，將雇了一隻船到「揚林」去，因爲她剛纔看見一個親戚在岸上經過，說他們都在「揚林」。她到了那科長的船上，她睡在後梢，艙裏滿載軍毯，科長也睡在後梢。科長問她：「你和庫長是什麼關係？」

她告訴了他。科長又問她的大孩子：「那麼你們的

爸爸呢！」

大孩子說：「我們的爸爸在上海！他是報館的編輯，我們是開分店的！」

科長說：「噫！怪不得生出來的孩子這樣的聰明，會說！」

秀鳳說：「因爲我們的先生來不及回來接我們囉，我們的先生也是場面上人，不是低三下四的人！」

那科長明白了。晚上睡的時候，人類到這時，有一種壞習性不免要抬起頭來，所謂「乘人之危」，科長利用自己有照顧的恩惠在秀鳳身上，便暗中去用指頭抓抓秀鳳的手，秀鳳想這時全靠他

動身，便儘他去抓，他見她不縮，便胆大握住了她的手。因爲船梢上還有舟子家的男女一家睡在一旁，所以科長的慾念祇能進行到握着手爲止，他握着她的手，總算心滿意足的睡去了。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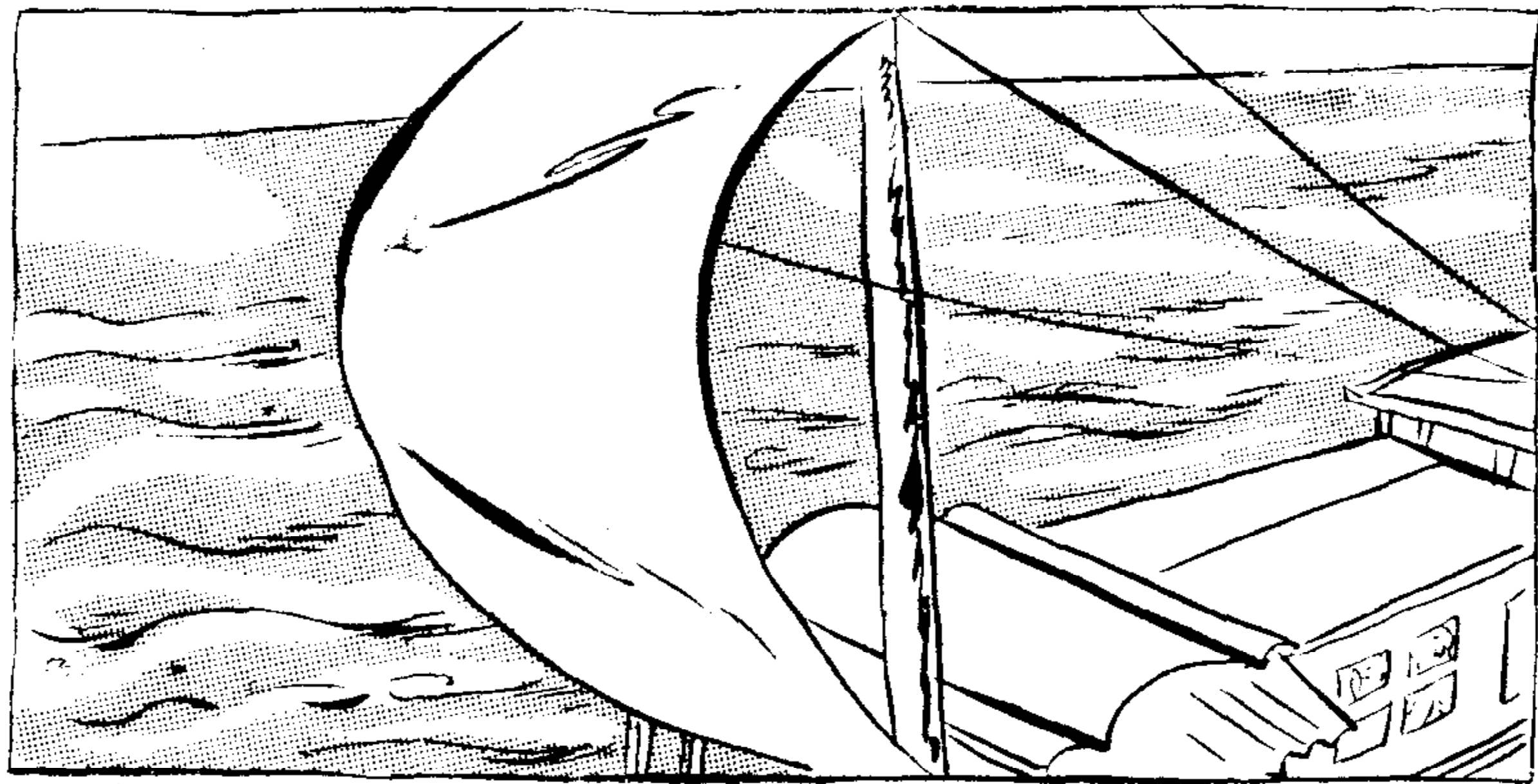
船到了東壩，要一隻一隻的拔過去。很多的大船拔破了，笨重的軍需品不得不拋棄了一點。過了東壩，庫長太太又把秀鳳一家安置在一隻滿載軍衣的小船上，艙裏的軍衣堆得像小山一樣，她們祇得睡在船頭上，不滿三尺闊的船頭，要住上三個小孩，兩個大人。船又小，又載得重，出了東壩，一連是兩條大湖，一條是固城湖，一條是石湖，都像太

湖一樣，白茫茫的沒有邊際。那天是橫風，船家是一個老頭子，他貪省力，扯起了橫風篷，一隻船在湖面東奔西馳像

S形的走着，船身在浪頭上跳和縱，船頭底下只聽得「壳通通壳通通」的水聲。傾側的程度，一面船舷離水三四尺，一面却水在船頭上裏來裏去，弄到秀鳳的被窩都濕透了。秀鳳看見這種險狀，

翻了，還不下篷！」可是老頭子不理他。秀鳳索性拖緊了孩子鑽在被窩裏，她想：「我又不曾游水，船翻了，總是一死，還不如讓我不看見那種危險情狀來得好；現在祇好聽天由命，讓天來照應我們老老小小罷！」

其實庫長太太坐的那一條船，船頭上多麼寬闊，可是她那裏肯容秀鳳們睡，甯可空在那裏。不要說秀鳳這樣的婦人，便是途中有一羣逃難的，說是榮德生的女婿，帶着不少婢僕他上來請求趁趁他們，願出多少錢，庫長太太却不依，拗頭拗腦的說：「榮德生來哈德生，都不在我眼裏！他這時可是只好來求我，可是我不答應，看他怎樣？」



船身在浪頭上跳和縱

嚇得什麼似的，想：「今天一定死在水裏了！」

老祖母在唸佛，船上還有一個湖南逃出來的壯丁，他便喝着老頭子說：「船要

後來那個人請求不論在那地方，祇要搭他的一個娘，其餘的人都在岸上走。我們的庫長太太在這種地方，竟是鐵石心腸，一點也不肯通融。那個人便索性直接和後面一排船交涉，那些船也是屬於第一倉庫管理的，後面有一隻船上的人答應了他們，連婢僕都上去。庫長太太倒也不會拿什麼辦法出來。

秀鳳的船，從下午三點鐘光景進湖一直開到將夜快，忽然來着一陣猛烈的狂風，那隻船像發瘋的樣馳出去，全船的大小都驚呼了，不知是神明照顧還是怎樣，這條船給一陣風一直捲到湖邊，半個船頭擱住在岸灘上，岸灘那邊却有一個小小的村莊，他們就在那裏停泊過夜。

過了這一場險，她們再在路上半個月，平安地到了漢口。庫長在安徽奉了軍令，要到宣城去。庫長太太便也獨自

月，平安地到了漢口。庫長在安徽奉了軍令，要到宣城去。庫長太太便也獨自

回到漢口，因為他帶着一批罐頭食品要
到漢口賣出去。

秀鳳一到漢口，從大輪船裏轉到駁
船上，駁船纜靠江岸，碼頭上便有一個
三十來歲的男子在笑迷迷的接她，那不
消說，是她的榮林了。他看他的妻和小
孩，臉上都帶着一副風塵憔悴之色。便
接過她手裏的男孩子，向自己面上親熱
了一會。她們上了岸，叫了一輛馬車，
二姑丈和家眷，也雇了一輛，一齊向中
山路慎思里駛去，那裏是他預先為她們
租下來的房屋。

秀鳳一到慎思里，要緊把路上受的一
段氣告訴榮林，便抱着孩子，拉一拉榮
林的衣角說：「我們到外面走走去！」

幾天以前，榮林看見許多別人家逃難
出來的眷屬，男的攙了大孩子，女的抱
了小孩子，在街上散步，他心裏是何等
感傷，何等羨慕，希望也有這麼一天來
到，今天這個希望是實現了，他滿心愉
快，聽他的妻告訴他在路上種種的悲憤
，他說：「我在路上時常想的，我看見
了你，總要像戲裏一樣，奔上前來拉住
了你大哭一場！」榮林受着妻子兒女的
溫情，到西北去的幻想，這時一點也沒
有了。

八

我們還要說到那位庫長太太，看見秀

鳳有了丈夫依靠，不要靠她了，並且秀
鳳也換了時式的裝束，手頭頗拿出些
錢，她就頓時改變了態度，反而湊上來
替秀鳳添粥盛飯，說：「你有小孩的，
我來替你帶帶好了！」那位竹匠不消說
得，他暫時做了他們幾家合用的勤務。

庫長太太賣去了罐頭食品，便要緊上
宣城去管束她的庫長，她是能幹人，把
兩個孩子和婆婆放在漢口，自己隻身趕
到宣城去。她到了宣城的那一晚，正值
庫長在堂子裏，和當地某一個有名的妓
女打得熱火，她聽得了這個信息，馬上
以大無畏精神闖進堂子，打一個落花流
水，可是這件「庫長太太打堂子」的事
情却鬧得滿城皆知，成爲一件新聞，連
上面的長官也知道了，同時又查出庫長
賣去麻袋幾千隻，私賣軍用品的罪名是
很重的。庫長對他的太太放下了臉說：
「你既害到我這樣，我也顧不得你了，
我如果不走，我的命要完了。你事前毫
不替我設想，你算能幹的，現在，我祇
有逃回滬方管轄不到的地方，先回蘇州
去，你到漢口去罷！」

這件事情，不能容他們片刻的猶豫。
庫長走了，庫長太太祇有哭喪着臉回到
漢口去，好在她的「能幹」還在，便一
個人帶領了孩子和婆婆從粵漢路，經香
港，上海，回到蘇州。可是，這時候，
我們也不便再稱呼她是庫長太太了。

文化短訊

△華北作家協會所出版之「華北
作家月報」，本爲非賣品，自
本年六月號起，已擴大爲文藝
雜誌，該期中有周作人，俞平
伯諸氏之作品，主持人仍爲前
「華文大阪每日」編輯柳龍光
君。

△上海五大書店（商務，中華，
世界，開明，大東），刻與日
本方面合資設立聯合出版公司，計華股
占百分之五十一，日股占百分之四十九
，將承印全部國定教科書。該書店並擬
出版學術性之月刊一種，名稱已決定爲
「學術界」。

△因紙張缺乏關係，上海各雜誌已有盛極
而衰，漸見不能支持之象。至今未能按
期出版者已有「小說月報」，「萬歲」
，「人間」等三種。陶亢德主持之翻譯
雜誌「東西」亦已于出版兩期後正式宣
告停刊，聞將併入「古今」半月刊。

△「萬象」已于六月號作一小結束，聞七
月號起將有革新氣象，主編陳蝶衣已辭
職，改由名記者高季琳氏接辦，一般推
測或以爲水準當可較前提高云。

△日本東寶少女歌舞團在滬先後兩次公演
，大得好評，近在上海與中華影業聯合
公司合作攝製歌舞片，即可竣事，且言
東寶方面報答上海觀衆起見，有作三度
公演之可能。

△據日本報紙方面傳：郁達夫與巴金二氏
，有回上海之說。該說係根據日本作家
河上徹太郎氏談話，殊不知河上先生何
所依據也。

機械部 建材部 鑛油部
纖維部 穀肥部 雜貨部
家具部 外國部 工場部



出漢口 九江 蕪湖 蚌埠
張南京 鎮江 常州 無錫
所嘉興 硤石 杭州 蘇州
·工場· 蘇州 上海

大丸洋行

上海北四川路八一號

電話(代表) 40015

蘇州百貨公司 蘇州北局 電話 1122 1126

大丸吳服店 上海文路 電話 40713 40714 40217



編 輯 室

△本期封面承陳張荔英女士慨允借予傑作靜物一幀，實爲本刊生色不少，女士藝術造詣頗深，留法多年，作品曾獲沙龍展之入選，實爲中國有名之現代畫派者，前月曾出其近作四十餘幀，公開展覽上海都城飯店，一時哄動上海藝術文化各界，云。

△木村增太郎氏爲日本經濟界之權威，現膺國府經濟顧問之要職，兼中央儲備銀行之顧問，氏關於新中國經濟之重建，學識尤多，爲最熟悉中國經濟之專家，本期蒙木村氏撰賜「論中國統制經濟」一文，爲氏近年來參贊中國經濟之實談，誠爲現代經濟界一重要參攷之文獻也。

△本刊第二期會刊載陳柱尊氏的庚辰消夏記，接讀者函稱，所載嫌少，未罄所欲；近承陳氏惠撰續稿數則，均關於近代名家書道之述評，讀之益覺醞醞有味。

△人羣在浩劫臨頭時，同情心往往不易見到，却隨處遇着自私自利的勢利氣氛。在「庫長太太」裏，愈加反映出女人勢利程度較深，氣量較狹，女人

對女人尚不能稍予同情與援助，這真是人類間一大憾事。作者把各國人物的性格描繪出來，故事展開亦驚亦喜，這是值得推薦的一篇小說。

△文朗先生是一位極有名的小說家，其作品有翻譯成日文的，有改編爲電影的，我們希望不久就能發表他署真名的小說，這小說的名字大概叫做「啓示錄」。

△下一期，本刊將刊載予且先生等的小說，特此預告。

文友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二元五角 郵費在內

工部局警務處登記證 C 字一〇九一號

宣傳部登記在申請中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 吾 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五號

發賣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電話三四三二一三四三三

約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及各大書局

本刊價目(郵費在內)

每月(二册) 五元

三個月(六册) 十四元

半年(十二册) 二十七元

全年(二十四册) 五十二元

各種公積金 四十八百拾萬圓



資本金 五千萬圓

華興商業銀行

總行 上海

分行 南京，蘇州，杭州，蚌埠，無錫

辦事處 鎮江，蕪湖，南通，嘉興

陸軍海軍
策會社
御用

土木建築請負材料販賣



株式會社
華名

東和組 東和組營造廠

本店 上海北四川路九三二號

電話
四四一八五四番
四四一八五七番

出張所

杭州新民路三六五號	電話・二三一五三
市中心區南二條通二一二號	電話・二三三七八
浙江省石蒲港	電話・(02)五〇五七五
香港九龍金巴利道三六號	